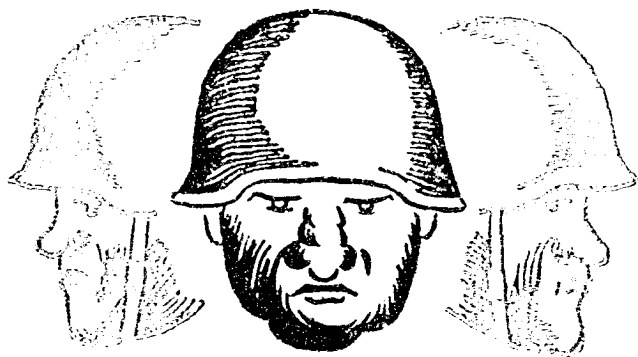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出版



# 勇士們

ERNIE PYLE 著

世界書局出版

蘇聯作家

美國恩尼·派爾著  
林疑今譯

勇

士

們

中外出版社印行

勇士們 目錄

第一章	進攻西西里	(一)
第二章	工兵戰	(一七)
第三章	古來征戰幾人同	(三六)
第四章	人物及其它	(四八)
第五章	荒誕的步兵	(七六)
第六章	這英格蘭	(一〇三)
第七章	法蘭西萬歲	(一一六)
第八章	巷戰	(一二九)
第九章	巴黎	(一四四)
譯者後記		(一五五)

男

士

印

22

本書謹向我們成千成萬的戰友致敬——  
這些偉大英勇的人物，永遠闕不了舉。

我聽見說有一位英國高級軍官，走上一個戰鬥剛剛結束的戰場。死了的美國兵還躺在各人的軍火壞裏，手裏還緊緊地抓住來福槍作射擊姿勢。這位英國老軍人以一種肅然起敬的聲調，再三自語道：『勇士們！勇士們！』

——節錄自作者的『這是你的戰爭』

## 第一章 進攻西西里

我們進攻西西里島的時候，有兩次的危機。那兩次在當時都是險象環生，不過收場時卻又是那麼倖倖，彷彿命運之神特地從死亡中搶救了我們。

第一次差不多演成的悲劇，原因是我們進攻西西里那天早晨，天氣太惡劣。前一天夜裏，天氣變壞。黎明時候一片灰色一片霧，海上浪花四濺。我們這些相當大的船隻尙且滾滾滾去，忽上忽下，那些平底的登陸小艇，簡直像軟木塞，老是在海上打轉。天氣越來越壞。中午的時候，甚至航海爲生的水手，也覺得波濤洶湧，難以支持。下午三點左右，海浪衝上我們的甲板。薄暮的時候，浪高如山。風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在狂嘯怒號。我們在甲板上站都站不穩，而我們那散佈得很遠的護航隊，則全在打滾和顛簸。

當天下午的最初幾個鐘頭，各船的司令官開始縮眉頭。他們的人迷惑，困惱，憂愁。真該死，這地中海一月來天天都是波平如鏡，現在突然間掀起這狂風大浪！我們的全部冒險，說不定因此慘敗，白白地犧牲了數千人的生命，延長戰事好幾個月。這場狂風大浪曾引起許多嚴重的危險：

(甲) 我們大部份的士兵上海灘時，因爲暈了船，身體羸弱，心無鬥志，因此他們三分之二的戰鬥力被摧毀了。

(乙) 我們那些速度最慢的駁船，因爲浪高，差不多走走不動，駁船上那些寶貴的裝甲配備，說不定不能準時趕到指定的地點。

(丙)浪頭這麼高，大運輸艦上那些突艦艇幾乎無法下水。有的船會因此打沉，有的人要因此犧牲，結果大大削弱整個進攻的力量。

有一時期我們覺得要避免全軍覆沒，最好將登陸的時間延長廿四小時。要是延期的話，我們全部艦隊得掉轉頭，多在海上航行一天。不過這麼一來，敵人發現我們，痛擊我們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

我問問那些司令官。他們的回答是：「天知道。」  
他們當然想改變計劃，但是事到如今，也沒法改了。我們祇好硬着頭皮幹下去。(後來我才知道最高統帥部真的也會致感延期的。)

爲着防衛敵人的空襲，我們艦隊中許多船上裝有掩護的輕氣球。船隻擲落進海浪間的凹痕時，甲板猛烈地扭動，這種震動可使飛得高高的氣球，掙扎開了原來的繫索。那掙扎開的銀色袋袋，越飛越高，飛進空氣稀薄的高空，一炸炸開便消失了。午後我們看着輕氣球一個一個溜走了。一時有二三十個點綴在我們護航隊的上空。那天夜裏天黑的時候，我們全部艦隊，只剩有三隻輕氣球。

那些小小的驅逐艦和裝載步兵的突擊艇，有時候給海浪的凹陷完全吞沒，隔一會兒則又給浪頭拍得那麼高，好像是從海中跳了出來。午後我們船上有好些水手暈船。我們派一隻驅逐艦巡視全艦隊的船隻。驅逐艦帶回來很壞的消息，因爲全體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經暈倒臥床。一條船上有一位陸軍軍官給海浪沖下船，在四條船後的海上被救了起來。



這狂風大浪打擊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盼望，我們禱告，天氣到漸漸的時候會變好一點。事實上可沒有變好。晚飯時軍官們開玩笑。有一位說：「諸位想想看，我們夜裏上海灘，暈船暈得快死，肚子裏都吐光了，突然間面對着一個蒜氣撲鼻的義大利兵！」

夜裏十時我和衣而寢。我既不能幫人家的忙，而那打滾的海浪也開始使我肚子不好過。我生平從未這麼沮喪過。我躺在床上，以太豐富的想像力幻想美軍於日出以前，全軍覆沒。我終於睡着的時候，風還在嘩，船還在震動擲落。

我在睡夢中聽見船上的擴音器，有隆隆的傳令聲：「準備開砲。我們也許得開砲打毀敵人的探照燈。」

我嚇得一跳而起。船上的機器停了。風也好像停了。全船動都不動，寂靜得好像是墳墓。我抓住鋼盔，趕到甲板上，定睛望望船欄干外。我們已經下了錨，在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得見西西里島上諸山黑暗的輪廓。海水以一種溫柔撫摩的聲音，沖洗着船的兩邊。我們到了。暴風浪已經去了。我低頭望望地中海的海面，光滑有如檯布。已經有突擊艇從我們旁邊掠過，向岸上進攻。一點點風都沒有。奇蹟已經發生了。

另外的一次危機，與暴風浪接踵而來。我們這條船只要還在大海上航行，我相信這探照燈的故事一定老是以傳說的姿態，逗留在軍官及士兵的艙房裏。那故事的經過只有幾分鐘，而我們這艘的命運，全靠敵人高興怎麼想。敵人的沒有下令殲滅我們，原因不明，大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其實在的原

因。

我們的船和岸上相離約有三哩半，我們的地位簡直就在大槍口送死。有兩三條小一點的船比我們更近岸，但是艦隊的大部份則在我們的後邊。我們的這位海軍上將一向就有喜歡親自參戰的名譽，而這次進攻中，他真是名不虛傳。

我們的船剛剛停一會兒，岸上的大探照燈便一閃而亮，探照水面，岸上的守兵一定是聽到了海上有聲音。燈光在黑暗的水上掃來掃去，探查幾回以後便死停在我們船上。我們屏息以待的時候，探照燈一個一個都停在了我們的船上。他們找到目標了。

海岸線上數哩一共有五支探照燈，用五條白光捆住了我們，弄得我們好像是赤裸裸的嬰孩。要是學嬰孩啼叫有濟於事的話，我一定啼叫起來。因為探照燈這麼一照，我們的人已經給敵人抓到斷頭台上。我們不但是被敵人發現，我們簡直是聽中之魁，無法逃命。

我們怎麼開快車，也逃不出那些白光。我們在敵人大砲射程之內，開炮起來又簡單又容易。我們簡直是坐以待斃。五條殘酷的燈光抓住了我們，而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當第五支探照燈停在了我們船上時，我底兒女都變成無父的孤兒了。」事後有一位軍官這麼說。又一位說：「我們下錨的時候我便嚇壞了。鐵鏈的聲音那麼大，你以為連羅馬都聽得到。」

第三位軍官說：「我旁邊站着的一個人，呼吸聲音太大，弄得我連拋錨的聲音都聽不到。隨後我才發現其實我旁邊並沒有人。」

我們都已準備好開砲打那些探照燈，不過我們還是等一等。我們只有三個辦法——開炮而引起敵

人的反擊；或是起錨偷跑；或是像箱子一般坐着不動，恐怖地等待着我們採取最後一條辦法。我們的海軍上將決定採取這辦法，因為海上有薄霧，敵人或許看不到我們，不過敵人既然看不到我們，爲什麼五支探照燈都照在船上，上將也無以解釋。

我不曉得那五支燈照着我們好久。好像是好幾個鐘頭，說不定是五分鐘。不管怎麼樣，經過一個不可相信的長時間後，有一支燈突然一閃而熄。隨後旁的探照燈，也一一不規則地滅了，最後一支燈照着我們好久，好像是在和我們開玩笑。隨後它也滅了。我們的人又在有福氣的黑暗中。一門炮也沒有開。

在這等待的時間，時時都有突擊艇從我們旁邊疾馳而過，幾分鐘後便上海灘。探照燈又開起來探搜登陸的船隻，但是從此以後，那些燈只是忙着射照海灘上。因爲距離近，我們進攻的部隊沒好久便把探照燈打毀了。

我不曉得是否有的探照燈一滅了以後人便離開了。義軍岸上的炮台爲什麼不對我們開炮，確切的原因不明。天亮我們登陸以後，我們有些人去探問事情的真相。那些管探照燈的人我們找不到，但是據義方的兵士和平民說，島上的人非常怕我們海上的進攻，不敢先動手。

那天夜裏管探照燈和炮台的義大利人，我一生不會忘情。感謝他們的客氣，因此守着天堂大門的聖彼得，要聽這探照燈的故事，還得稍爲等一等。

天快亮前我躺下來打瞌睡幾分鐘，知道黎明前的沈寂不會長久，只要太陽一出來情形便會大變。我猜得果然不錯，天剛剛有亮的意思，我們周圍幾哩便是一片大騷動。空氣中猝然充滿了聲音，危險和緊張，而那有灰光的天空，又是一臉麻子，因為有高射機關炮數不盡的黑烟點。

敵機出現上空，俯炸我們的船隻。我們數千門炮熱烈歡迎他們，同時我們飛機早就在等着他們的光臨，歡迎更熱烈。

一場惡戰於是便從夜暮後出來了。我們的小突擊艇在海灘上擠得滿滿，卸下士兵立即趕回去裝載。大大小小的船隻往岸上開，還有一些則開回來。船外有船，多到數不清，海面上極目皆是。最大的船隻停在遠一點的地方，等着輪流到它們靠岸的機會。這些大船停在我們後邊，在海平線上砌起一道堅固的牆壁。覺那道牆到海岸間的海面上，滿滿是船隻。在這一鍋大雜燴中，有一單行致諾坦克車上岸的駁船。這不撓不屈的單行列，與海灘成一直角，好像是森林中一條筆直的公路。駁船排成一單行往前慢慢開，每船相隔約有五十碼，船雖然開得慢，但是鎮定嚴肅，非達到目標不肯罷休，什麼力量也阻擋不了它們。

敵機走後，海灘後邊山上那些義大利炮可開起來了。起初炮彈落在海灘上，炸開的時候引起一片片黃色的塵埃。後來炮向船開。我們的船雖然一隻也沒有中彈，但是炮彈落得那麼近，弄得我們頭昏腦漲。它們到處找目標，我們這艘船恰巧也是目標之一。

敵人一開炮，我們的船趕快開動——並不是逃走，只是船一開動，比較不容易被擊中。一個炮彈落在我們後邊五十碼遠的海上，噴起一排浪花。炸開的時候是一陣恐怖的，半低聲的鴨叫聲，正像白

炮彈在陸地上爆炸的聲音。我們這條船本不是多開炮用的，但是上將受不了。他吩咐艦上的炮手還炮。以後十分鐘我們這條兵艦就好像是火藥庫炸開了似的。

我們先放幾炮，試試我們的射程，隨後便向城裏及山上的炮位放彈。每一回放排炮，全船震動，而那些燒焦了的與炮掃便像下雨一般落在甲板上。

我們一邊開炮，一邊備足速度走着——與海岸平行地走着，相隔有一哩。我第一次發現艦隊是怎麼應戰的。開炮的是兩條驅逐艦和我們，其餘那些近岸的船隻則全部迅速地扭來扭去，以避目標，畫着緊緊的圓圈，船後邊拖着半月形的痕跡。海面上滿滿起了這些圓形的白船痕，什麼船隻都故意混亂地扭來扭去，看起來煞是好玩。

我們以最快的速度開了三哩左右，每分鐘開幾次炮。爲某種原因，我對於船的特別速度以及炮彈傾流出去的喧鬧聲，覺得非常興奮。我小心地看，可以看着炮彈射出去，差不多到岸邊才看不見，隨後便是擊中後的一片灰烟噴起。

每一艘跑到終點時船立即回頭，轉得太快，因此非常傾斜。我們一轉身便開回去。那兩條驅逐艦也是如此，我們總是在半途上碰到他們。我們就好像三隊馬在耕田——來來去去，去去來來——一排一排，輪流耕地。這麼老是輪班來回，有一次我們最近岸，過兩個鐘頭後有一次則離岸最遠。有時候我們船就在淡青色的水邊，海水太淺，再接近岸已是不可能的了。

這場猛戰中我的人是在一隻裝軍火的大鋼箱上，上面寫着「勿挨」二字，我的三邊是炮，背後是炮口。這地方說安全也像任何旁的地方那麼安全，我站在那裏不妨事，同時什麼都可以看到。

義大利軍的炮火終而消沉下去。那兩條驅逐艦隨即開到最近岸的地方，又開始有規則地來回走着。但是這次它們並沒有開炮。它們的烟囪在猛吐着黑烟。不過烟好像不肯凝在一起，它洩跑了因此才將海灘完全遮住。在這掩護幕下，我們那些載坦克車的駁船和更多步兵的船隻開始靠岸。

我們不久便看到坦克車在攻城了。他們只須放兩回排炮，城裏便投降了。我們這一段的美軍海戰戰於此結束。我們最大的任務完成了。

在進攻的術語裏，一支軍隊進攻新的地方的那一天叫做D日，而進攻海灘的時間叫做H時。我特別偏愛的第三步兵師，其H時則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上午兩點四十五分。

上述時間是指大軍初次攻進海灘的時間。事實上傘兵和莊稼兵（指美國中西部農莊牧場子弟或雇工，精騎善射。）於好幾個鐘頭以前，早已在海灘上作戰。還有兩支美國大軍，自北非洲分別出發，和我們差不多同時進攻右邊遠遠地的海灘。他們登陸的時間，我們只須聽他們最初進攻時的聲音便知道了。

當時我在船上，好像岸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事後回想起來，知道了一切經過的真相，原來也並不怎麼特別富於戲劇性。我們攻佔的這一段海岸線，相當容易，而我們的海軍大炮於天亮時才向岸上開炮。初步的工作，是由突擊部隊以步槍，手榴彈，及機關槍等完成的。我們從船上聽得見機關槍的卜卜聲，先短後長。

我也不曉得是否聽到了義軍的的機關槍聲。我們在突尼西亞時，總軍的機關槍打得比我個快得

多，因此我們一聽便聽出來，但是那天夜裏的槍聲只有一個速度，質的方面並無差別。我們時而看到一顆紅色的曳光彈在黑暗中畫弧線。我記得那子彈一定是從岩石上彈出來的，因為它突然一轉，直衝上天，衝到相當高的地方。偶然也有手榴彈迅速的閃光。夜裏全沒有空戰，只是海灘上曾放過些照明彈。

實際上我們這一段的進攻，其好看還比不上我們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練習登陸。

比較緊張的是我們右邊十二哩至十五哩的陣地。登陸的步兵第一師遭遇到頑強的抵抗，護送的海軍且得開炮，轟擊山上敵人的炮隊。再遠一點是步兵第四十五師，登陸時有風浪，而海灘又險削。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夜間大炮放曳光彈，好看極了。儘我們坐的地方好像是在看人家打紅色的網球，不過球只是往一個方向打去的。遠遠地黑暗中先來一個金色的閃光，閃光中閃出一小紅點，那就是大炮彈。它差不多即刻就走了全距離的百分之九。倏即它又神速地遲緩下來，好像是有人板下了制動機，炮彈的高速度與低速度飛行間，變得突兀，好像並沒有逐漸的變化。它改以低速度飛行時並不向下彎，怪的是差不多是平直地放射着，彷彿炮彈底下裝有車輪，在一條平坦的路上被推着走。它在空中走了不能相信的長久，然後一閃即逝在岸上。隔了相當久的時間我們才聽到沈重的爆炸聲由水面上傳了回來。

天亮時我們從船甲板上，隔海望着李加達城。我們看得見美國國旗飄揚在城正背後山頂上的一個炮台上。當時城雖然還沒投降，不過有些美軍兵爬到山頂上升起旗來。

海軍的運輸持護軍隊登陸，不管怎麼艱難，不算過份。普通人那裏會知道領着一個被護送的艦

隊，於半夜三更在黑暗中摸索，在一個陌生的海岸線上找到一個指定的小據點，然後送船安全上岸，其中不曉得有多少困難危險，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舉。在我們這一段，所有的船隻都在正確的地點登陸，一點也不差。他們說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有個兵士後來對第三師師長特魯斯高特少將說的話，可以代表吾人對於海軍最好的稱讚。那兵士說：

「師長，我手裏抱著我底小黑狗站在突擊艇裏的時候，心裏實在害怕。來了我們抵岸，大家擁擠下水，心裏嚇壞了。後來我們涉水，望來望去，我的前面就是師長對我們說的白房子，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害怕了。」

我原是特派隨從海軍的記者，本來只預備集中精力記述進攻西西島的海運部份，並沒有打算上岸待幾天。但是當時機會太好，我也就上岸走走，我跳上一隻適攻用的駁船，在南岸上岸，與首批的登陸突擊軍相距約六小時。

登陸的部隊找不到敵人。我們的行動大概是完全出於敵人意料之外。我們的軍隊訓練極精，沒有避過敵人的抵抗，甚至大大失望。

有一門大榴彈炮，剛剛挖好洞用草木掩護起來，我停下腳和炮手們談話。炮手們在挖狐狸洞（單人壕）。地硬很不好挖。我們的兵士對於戰軍很生氣。「我們連開一槍的機會都沒有，」有個兵士實在厭惡地說。

又一位說：「他們是走跳板的軍隊」——不管這走跳板指的是什麼。



我和二位莊稼兵談一談。這兵參加過第厄普 (Dieppe) 及法國北部邊境，而兩英法海峽 (The English Channel) 及吉達 (El Ghat) 及其它惡戰。據他說西面此時最為容易。他又說德木人受訓練得利如刀鋒，現在忽然敵人並無頑強的抵抗，失望之餘，坐臥不安。他這可憐的傢伙，竟然因為這生氣！

這位莊稼兵是軍曹懷德 (Manuel White)，中等身材，二頭金髮，為人和藹可親。他是甘塔基州米特斯基羅人，海外作戰已有一年半。從前他在家鄉執伯父管一家酒吧，他說他戰後返家，一定把酒吧間的酒喝個精光，一生就以酒癮為家。

軍曹懷德和他的指揮官於第一批登陸的部隊。敵人藉手個以機關槍構成的掩護隊掃射他們，他們於是便繞一哩四分之二的路程上山，用手榴彈幹掉那機關槍位。而敵人三個逃掉。這懷德說，「但其他的三位則登天了。」

我們這一段是全部進攻軍西翼的尾端，包括李加達城的兩邊，共有十四哩長的海灘戰線。我登陸時海灘上已經全部組織好，我們部隊登陸只有幾個鐘頭，竟有這樣成績，使人驚愕和信。看海灘上的秩序井然，好像我們登陸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黎明不久以後我們岸上的部隊連同兵艦的大炮，便把山麓上敵方殘餘的炮隊撲滅。從那時候起，這登陸的第一天就像普通的日子，以最快速度將軍隊載上岸。敵方唯一的阻撓只是五六次閃電式的俯衝轟炸。

每個連攻的潛隊行動完全獨立。我們這三艦隊載的是步兵，共有數百餘艘，其中主要的長幾十條新型的登陸艇，這些部隊，貨車，坦克以及各式各樣的供給物。

我們艦隊裏的船隻，除了炮艦以外，都是平底船，可以直接靠灘。這些船隻好像是一條龍艦鋪在

水中，縱目所視，海面上處處皆是。海灘太小，它們不能一齊靠岸，因此得等指揮船的信號才開進來，起運以後立即趕回護航隊，作第二次的裝載。

幾二百來名兵的小艇，起運只要幾分鐘，但是大船裝坦克，卡車，大炮的，則需要更長久的時間。海灘的長度太狹窄，我們的船在離岸五十多碼便擱淺，對於起運工作不大方便。大部份的士兵跳入腰深的水，涉水而上，海水寒冷，幸有微風，不到半小時便吹乾了，只是靴子裏邊整天都有漬漬的泥聲。據我所知道的，我們這一段的軍事行動中，並沒有一人淹死。

海灘本身立即組織成爲大都會式的大碼頭，長有數哩之遠，有數百個兵士佩着黑黃二色的臂章，上面有SP二字——岸上巡查——指揮進來的船隻。白色的大旗，五尺來方，上面有各種顏色的記號，指定船隻從什麼地點登陸。油漆過的木牌立即在岸上架起，指導各部隊向各處走。交通次序極佳，差不多沒有道路擁塞不通的毛病。工兵隨着進攻部隊登陸。工兵鋪下數百碼的麻袋布，上面用小雞式的鋼絲網一鋪，就把整個海灘改成一條堅固的路面。

我們岸上的組織那麼快，使我目瞪口呆。到午後三時左右，海灘鄰近，甚至進入島的中心，到處滿滿是軍隊和各式各樣的車輛。在一個山坡上集中的坦克車，足以應付一場大戰。吉普車衝來衝去。電話線鋪在地下，果子園和老房子裏則建立起司令部。醫務隊在樹下或是荒涼的石棚下工作。

野地上堆滿着數千箱的軍火。戰地廚房已經成立，不久以後兵士們便有熱的飯菜可以吃，不必再去吃那登陸時帶在身邊的K種乾糧。

美國士兵們嚴肅地趕着幹。有些軍官比較狡猾，但是在這陌生的地登陸的，大部份的人鎮靜，堅

決，能幹。西西里島上的人，都是站在一邊呆看着，對於我們工作的又快又準確，透露出驚嘆的神氣。我們這一段敵人的全部防禦工事，差不多等於兒戲。他們並沒有破壞碼頭，還有兩條渡河的橋樑，他們要是炸毀的話，我們的軍力便被分割爲二。他們在海灘上只是埋了一些地雷，簡直就沒有鐵絲網。我們進攻時，本以爲敵人有用地雷，機關槍，大炮，鐵絲網，液體火，或是什麼新式武器築成的銅牆鐵壁。結果是什麼都沒有。這情形有點像是比拳，你踏進養拳的場子時，滿以爲要和拳王喬魯易斯拚命，想不到對手竟是不堪一擊的無名小卒。

義軍退時並沒有留下多少誘敵的捕射機。我在野地上隨便走，差一點走進了一個，不過這陷阱並沒有佈置好，只是隨隨便便地放在那裏。我在下邊碼頭上又發現好幾箱的捕射機。但是箱子開都沒有開。

城外路上的障礙物，好笑極了。只是一些小木架子，大小和灶房裏的桌子差不了多少，上面繞着些鐵絲網。這些障礙物擺在路上，我們只須把它們撥開就是了。它們阻擋不了一條牛，坦克車更不必說。

我們這一段進攻的士兵既然無戰可談，他們只好到處看看，看看這陌生地有什麼好東西。登陸第一天最受討論的發現，竟是大家猜不到的。既不是義大利女人，又不是酒，更不是埃特那山。他們發現的是一田一田的番茄！他們當然就吃！當天我至少聽見二十來人說起番茄，好像他們所發現的是金子。還有些人說發現西瓜，但是我倒一個也沒有找到。

我帶油工罷部隊的小車子進城，車上有三位軍官，兩位是伊鄰諾州人，一位是來自紐約市的勃魯克林區。開車的是軍曹陶敏那，其餘兩位軍官則手執着手機關槍，以防敵人的狙擊。陶敏那也在忙着我狙擊兵，因此把吉普車一開開進街中間的一個炮洞，差一點車子翻倒。他祖先是西西里島人。他的父親就生在這城二十哩外的一個小鎮。據他所知道的，他的祖母還住在那裏，他義大利話講得好，因此也和街上的本地人攀談。本地人說他們討厭德國人，因為德人欺侮他們，餓壞他們，把許多麥子儲在城裏的庫房裏。他們盼望我們打開倉庫，分點麥子給他們。

李加達城約有三萬五千人。城中有一條小河流過，有一條寬闊的大街，一個好好的小港口。房屋是用當地的石頭蓋成，一片古老的暗灰色，但是堅固結實。城裏沒挨炸過。惟一的損壞是當天黎明時我們船上開來的一些炮彈。有些房子短了一角，街上也有些相當大的炮彈洞，但是從大體上看來，這城的運氣很好。

據本地人說，我們這一段的義軍沒多少抵抗，原因是他們不想打。他們的不想打很顯明，只是當時我們和其它的美國部隊少有聯絡，我們還以為敵軍暫退，準備在另外一個地點和我們幹一下。

太陽出來還沒到兩個鐘頭，我們軍隊已經將俘虜營造好。俘虜營是用鐵絲網在上上下的山坡上圍了起來。那一天整天有被俘的士兵和平民整步上山入營。我所參觀的第一營，裏邊約有四百名義大利兵和兩百名平民，都坐在鐵絲網裏邊的地上。裏邊只有兩個德國人，都是軍官。他們倆坐在另外一個角落裏，不和與義大利人混在一起。其中一位沒穿褲子，他腿上受傷地方擦有紅藥水。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們的羊牽得來。

經過一番調查以後，那些無辜的俘虜便放掉了。義大利俘虜一點也不沮喪失意。他們嚼着餅乾，有聲有息地他們說話，他便愉快地說了起來，他們向美國衛兵討火。就像往常一般，到處都有俘虜說他們曾在勃魯克林住過二十年，笑嘻嘻地跑上來，問你紐約市的某一區怎麼樣。他們的父親和親戚，得了安慰似的，他們與其說是被征服的，不如說是被解放的。

路上和地裏的平民，向我們笑笑，招招手。小孩子對我們行禮。有許多人高抬兩條手臂，作為他們對於V字的解釋法。他們反覆對我們說，他們本不願意打仗。西西里人的歡迎，我們的士兵不大理會。因為我們正在忙着運配備上岸，圍捕真正的敵人，建立據點，沒有閒功夫去握手寒暄。無論如何，我們還在和這些人作戰，他們雖然荒謬得可憐，究竟還是我們的敵人，管得我們跑這麼遠的路程來打他們。

從大體上而言，這些本地人差不多是第三等的人民。他們穿得破破搖搖，看起來好像他們一向就是穿這種破衣服。他們的臉龐大多沒有表情，而他們老是阻礙交通，就像那些阿拉伯人。到了晚上，我們士兵們對於這新佔領的土地及當地人的印象，集合起來成爲一句話：「媽的，這地方像非洲一樣壞。」

我們初次看了西西里以後，大家都失望。我本以爲它是個青蔥茂盛，風景佳麗的島嶼。我大概想的是加勃麗島，不是西西里。西西里的南岸在我們看來是一片黃灰色，沒有多少樹木。麥田已經收了穀子，剩下來一片赤裸裸的，有塵埃的乾地。鄉村是一片淡灰色，從遠處一看，鄉村和四野分不開。

水極少。海灘後半英里左右的山坡有野草冒着烟在燒，原因是野草中了我們炮艦上的炮彈。

這地方比北非湖陰涼，要是下午不刮狂暴的大風，弄得在露天講話都有困難的話，這地方的天氣很不錯。那風刮得我們的駁船在淺水裏直打轉，比敵軍更延攔我們的工作。

我們隻時兩西里第一天結束時，大家環顧周圍，不禁油然而生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甚至有點驚慌。我們的登陸太容易了，因此大家都有一種慌張不安的感覺，覺得在什麼地方繞了一個可怕大錯。我們本以為海灘上總是血戰一場，結果是並無此事。我們這一段的戰線，長共十四哩，我們本以為死傷一定數千，結果只有驚人的少數。

這一天日落時，陸軍所佔領的一切，根據原來計劃，是五天才能佔領到的。甚至下午三時左右，內地數哩附近，就有那麼多的美國部隊和車輛浸透各處，彷彿這地方並不是我們當天早晨才進攻的西里，而是我們住了好幾個月的突尼西亞，至於海軍方面的運載進攻西里部隊，第一天起運的結果已經比原來的計劃早三天。

登陸第一天還沒完時，被護送的船隻已經趕回非洲去裝新的士兵和配備。我們這進攻的艦隊則除了正常武器的出毛病外，沒有什麼損傷。這經過太好了，但是同時也太不合理了。就是義大利兵不想打的話，德國人怎麼肯讓他們不打仗？什麼事情發生了？敵人的閃葫蘆裏不曉得還有什麼藥？沒有人敢輕易相信西西里戰役已經結束。猛烈的反攻大概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德軍的俯衝轟炸已經以每小時二次的速度開始了。但是我們人人總覺得我們一動手便佔優勢了。

## 第二章 工兵戰

西西里戰役的後半期，我將全部時間消磨在兩師陸軍附屬的工兵部隊裏。這些工兵奮勇作戰，身先士卒。在西西里戰役中我好多次聽見人家在誇他們，上自將軍，下至小兵，都有人在說：「這仗的確是工兵戰。」他們講得一點也不差。我們逼追敵人的逐漸撤退，每進一步全靠我們工兵以什麼速度開發公路，掃清地雷，繞過炸毀的橋樑。

西西里的北邊，峯巒連綿，山谷窄削，退兵是最理想地方，而德軍也加以充份的利用。他們渡過去的橋，差不多每一條都炸毀。單軍美軍這一區，他們所毀的橋近一百六十座。敵人在橋邊可以繞道的地方，海灘上，甚至果子園和小樹林裏都埋了地雷——果子園和小樹林又是我軍紮營的合理地。這一切雖然對於我們的前進不至於致命的延擱，不過德人可因此有相當逃避的時間。普通一條炸毀的橋，相當容易繞了過去，我們大約只須兩個鐘頭，掃清地雷，用開路機開一條粗型的通道；但是陸軍偶而要找一個極麻煩的地方與你為難，你要繞過去至少要用廿四小時以上的時間。而且這些工兵部隊廿四小時的完工，又是等於和平時代正常工作的好幾天。工兵部隊兩件法寶，一是地雷檢查器，一是開路機。正如一位軍曹所說過的，「這仗是開路機的仗。」

在西西里的時候，我們陸軍要是沒有開路機，其結果一定和沒有吉普車一樣糟糕。敵軍在西西里炸毀的橋，比在突尼西亞炸得更徹底。在突尼西亞他們只炸毀橋梁的一個徑向。但是在西西里他們可把整條該死的橋，從頭到尾，全炸淨光。他們甚至用一千磅的火藥來炸一條橋。有一條七個架徑的長

橋，他們把七個架徑完全炸掉。這種毀壞法實在荒唐，糟蹋物資到此地步，弄得我們的工兵生氣。炸毀一兩個架徑，其延擱我們其實就等於炸毀所有的架徑。

西面里的橋樑，優美古老，不是石頭架成的，便是裏邊鋪碎石，外邊用磚頭包起來的。敵人這麼澈底的毀壞，就等於砍下一棵蔭涼的大樹，或是毀壞一間教堂的外表。戰後這些橋樑都得從新修造，而這這幾百個架徑很需要一筆錢，本來大可不必破壞。照我想，德人和義人以爲我們美國總會慷慨來修的，他們也樂於炸得玩玩。

德軍時常把懸崖絕壁邊的一條險徑炸毀，修起來比橋還要麻煩。險徑兩炸毀我們常常無法繞了過去，交通只好暫停，等到有臨時的橋樑搭了起來。

我們偶然也碰到一條完全沒有毀壞的橋。時常因爲河床太平，繞道太易，不值得花炸藥。開車子經過一管偶然完整的橋樑，我時常有一種奇異的，差不多是不道禱的感想。德軍甚至留下一條原來想炸毀的架橋。他們本來都已經預備好火藥，派一個人守到最後的關頭才點上引火線。但是這人並未完成他的使命。我們先鋒巡邏隊發現了他，開槍打死了他。

至於地雷方面，德軍在西西里比在突尼西亞也是浪費得多。第四十五師的工兵隊找到一個地雷陣，佔有六畝地那麼大，裏邊一共有八百個地雷。我軍死傷於地雷者相當多，特別是軍官們。軍官時常在前面巡視敵軍摧毀的情形，在地雷檢查隊趕到前，便中了地雷的埋伏。

敵軍於破壞交通及埋伏地雷方面，有二次精采表演。一次是一條五十碼長的，崖邊的險徑，下面是海，敵人炸毀後，我們沒法子繞過去。還有一次是敵人在愛特那山北邊山崗下一條路上埋地雷。那



幾方奔火山石，火山石裏的鐵質把我們的地雷檢査器弄亂了，因此地雷的埋伏非常困難。

西西里據說夏天缺水，因此我們進攻部隊也帶水登陸，可供五天之用。第四十五師共帶十五萬五千加侖的水，有的裝在大水桶裏，有的裝在五加侖的水罐裏。我們有三條船，船上各有一個五加侖的大水桶。黃輪船又裝有十二萬五千加侖，都是五加侖裝的鐵罐。這就是說這一師從非洲帶來兩萬五千噸水。別的師也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在西西里找水並不至於那麼困難，我們其實不必帶那麼多的水，不過凡事還是先有防備的好。拿被審說軍隊是餓肚子餓死的，照我想，我們差不多也可以說軍隊是缺水前送的。沒有水你便完了。

西西里全戰役中，第四十五師每天用五萬加侖的水，平均每天每人用二加侖。爲比較起見，我們以新墨西哥州的拉斯維加斯城來做比較。此城共有一萬二千人，每天用一百萬加侖的水，每人每天平均幾達一百加侖。這麼一比，相差似乎太荒唐了，不過我軍部隊的用水，還不至限於絕對的需要，因爲普通軍隊每人每天一加侖也活得下去。

勢陸軍預備水的，是士兵的責任。士兵隊的軍官緊跟在撤退的敵軍後邊，到處找有水的地方。工兵隊每次總要爲一師人找到三個有水的地點，——一師共有三個團，每團一個地點——另外再預備好一個個地點，以應急用。水點一找到，工兵隊即派他們的輕便濾水機前往工作。所謂濾水機者，包括摩托抽水機，沙濾器，氯化器，和一個可以疊合起來的帆布水桶，可以裝三千加侖水，裝滿的時候兩肩

圍那麼高。澄清的水抽進這帆布水桶。隨後團部的車子便從附近幾哩開來，日夜排好隊來裝水，或用水桶，或用水箱，或是將水裝在輻射器裏。

上邊添了「水點」二字和一個箭頭的木牌，釘遍附近數哩的路上。

西西里的水溝主要是井，山泉，小溪，炮彈洞，和田溝。第四十五師的工兵隊找到一個炮彈洞，裏邊有一個打破了的總水管，從這裏涌出來的水，供給師部好幾天。第四十五師又發現西西里有些乾涸了的河床底下，還有暗水存流，只須鑽空數尺，便可抽水。

有一次他們將抽水機往一條小田溝一插，那條溝只有四尺深一尺寬。他們以為溝裏邊的水頂多只是對付一條水牛，但是想不到水老是流出來，因此他們也度過了難關。

西西里人城市的水政並不一致，從新式的二十吋的生鐵管，到羅馬時代傳下來的原始的土管子，各式各樣都有。但是我們的工兵隊總是避免從本地人的水管，接水取用。我們因此頗得民心，因為據當地人講，德軍可全不講這一套。事實上我們不但不與民爭水，我們且以水救濟幾千無水的人民，因為他們的水管炸壞了。

我們找到的水，不管是什麼水，都沒有多少關係，因為水抽上來的時候經過沙濾器，沈澱物便濾清了。隨後他們便在抽水機裏放澄清水的化學品。我們打進水的氯氣，來自粉裝的一加侖鐵罐。普通的比例是一分氯氣，對一百萬分的水。第四十五師工兵營所帶來的氯氣，可以用半年。氯氣以外，還用明礬和蘇打灰。過一會兒後，水有什麼怪味道我們都不覺得了。

第四十五師帶來六套全套的濾水機，此外又有一套機器專從海水裏蒸溜食水。最後這一套機器可

從未用過。

每位步兵出發或作戰時，每每不只帶一個水袋，時常是兩個水袋，但是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時而可以帶到一個兵士的皮帶上吊着六個水袋，好像是一塊葡萄——其中一半水袋是從義軍俘虜身上搶來的。義軍的水袋外邊包有灰泥，可以保持水的冷度。

我還可以私下報告諸位，要是有好管閑事的人，特爲去看看那些水袋，便會發現其中有一二個裝的不是晶麗的清水，而是一種奇怪的紅液體，俗名叫做「維因諾」(Vino，即葡萄酒)，其功用無疑是屬於紅藥水的那一類，預備擦在蚊子咬壞的地方。

我和工兵第一百二十隊在兩西里前線混過一個時期，這一隊工兵是屬於第四十五師，大部份是我第二故鄉新墨西哥州人。他們原是新墨西哥老部隊的一部份，那老隊伍大部份在巴丹半島血戰中犧牲了。這些來自沙漠的士兵，講話瀟灑，聰明而閑散，我回到他們的中間，心中高興，因爲我可以和他們談談故鄉的城市，特別是能夠找到一兩位小同鄉，就住在峻嶒高原上我家那籬笆看得到的地方，大家談起來很痛快。

這第一百二十工兵隊的隊員，大多是西班牙種的美國人，紅印度人，純粹的新墨西哥人，和一些美國東部的人。領隊的是中校法朗慈，從軍前原是新墨西哥州拉斯維加斯城電力公司的監督。他在軍政原務已有三年，從未回家過。第四十五師的訓練二年有半，弄得人人差一點發瘋，以爲永遠沒有被調往海外作戰的機會。

我的碰到羅華多上尉，也就是這一種自形慚污的最怪的例子。去年聖誕節他本有回家的假期，但是他不肯回去，因為他在軍隊裏已有兩年，尚未被派出國，沒臉回家。後來他終於出國作戰了，想回家而已屬不可能。

工兵隊的行營官是海因斯少校，原是新墨西哥州有名的體育教練。他盼望今年九月中家裏可以出一位足球健將。他盼望將來回家時，趕得上兒子畢業大學的典禮。

工兵隊裏我有兩位小同鄉，都是上尉階級。其中一位是史特朗上尉，我見他時還是連長，不久便升在營部工作。他和兩位軍曹乘的一部吉普車，給一門八八生的大炮炸得粉碎，幸虧人在二秒鐘前跳了下來，把車子丟在一個大溝裏。他們這僅以身免的大險，是他們那一營最險的記錄。那兩位軍曹有一位曾在聖達非鐵路上做技工。

幾天後又有一位上尉僅以身免。那上尉第一天開着一部簇新的水陸兩用吉普車，中彈全部燒掉。那一天我本來預備搭他的車子，因為生病入醫院，所以沒有去。

你們看我的人多聰明，知道什麼時候應當生病。

工兵隊因為地雷和大炮而受的損失，相當嚴重。據法朗慈中校估計，他們工作一半的時候至少是在斷斷續續的炮火下，而有一時期，他們還走在步兵前面的八哩半。

中校本人是個高大的，講話遲緩的，典型西南人。他的精力煞是驚人，因為他可不是初出茅廬的。在危急的時候，他可以工作到早上四時，倒在地下躺一回，七點鐘時又起身照常工作。

在作戰時候，軍官們也像普通的兵士，只好躺在瘦弱潮濕的石地上。但是在作預備隊時，軍官便在樹底下找塊平滑的地方，鋪好墊子，還用毛氈和軟褥。這裏有些軍官還用白絲綢修飾品。他們找到了個破的降落傘，以幾罐頭食物的代價購一值本地婦人替他們縫好，縫成被單。

這一營的工兵大部份講西班牙話。我偶然聽到軍官間在用西班牙語說話，大概算是一種練習，不然就忘了。照我想，這批來自新墨西哥的兵士們，真處境遺憾的是吃不到家鄉的西班牙菜。他們的親戚偶然也寄些胡椒和香椒的罐頭來，一有這種好東西寄到，他們便小聚一下。有一位上尉，從前曾在聖達非鐵路工作，現在有一套脫新墨西哥的乾穀，特為煮起來預備過聖誕節才吃。

你們也許很少聽人提起過，前線軍官的帶地圖，其普遍有如劍盜。作戰的軍官要是沒有地圖，他一點用處都沒有。

每一師的地圖是工兵管的。一師兵走到原來地圖的邊境，管地圖的軍官，必須從他那輕便的公文箱裏掏出數千張新地圖。地圖規模的宏大，簡直驚人。第卅十五師進攻西里時，帶的地圖有八十三磅重！我可忘記問人家一共是幾張圖，照我猜想，一定將近五十萬張。

第卅十五師的地圖比我們從前用的好得多，原因在此：我們從前的地圖，主要的是根據義大利的老地圖。我們進攻西里時的幾月前，我們派偵察機往西里拍照。這些照片到後立即送到華盛頓。華盛頓如果發現照片中有新的東西，就加在地图上。

這種地圖的修正，一直繼續到最後的時刻。我們進攻西里不久前，第卅十五師才從美國出發，華

管轄地圖的人，於最後一星期才將地圖印好，裝在不透水的箱子裏運載上船，一共是八十三噸重。

第一百二十工兵隊有一次運用考古的工夫解決他們的問題。敵人將一條橋炸斷，他們於是到處找可以繞道的地方，偶然發現一條羅馬時代的石路，好幾世紀沒人用了。石路上差不多全長着沙草。他們把這古道收拾乾淨，利用它的一哩半。要是沒有這條古道的話，他們得派四百個人，以十二小時的時間建築一條繞道。利用古道的結果是：一百五十人的四小時。

在全戰役中工兵們特別小心，避免破壞當地人的財產。他們寧肯加工，加時間，不去損壞人家的果子園，房屋，或是葡萄園。有時候他們造一條路，特地繞過果子園，寧肯不直穿過去。這一種的體恤，替我們結交了不少朋友。

我見到一位閩路機的司機，他把他那部又笨又大的車機開得極端靈活，彷彿是魔術家在耍紙牌似的。他的名字叫做約瑟。甘巴朗，是麻州的紐頓城人。他原是義大利人，七年前才移民入美。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是十足的美國人了。他有位弟兄在義國軍隊裏，在埃及為英軍所俘。他的母親和姊妹住在那不勒斯附近，他很想於戰事結束以前見見她們。我問他對於向他本國人作戰，是不是有點不好過。『不！』他回答，『我們既然必須打仗的話，打他們和打旁的人們還不是一樣。』

甘巴朗自從開始工作時起，便是頂刮刮的司機。有一天下午我坐下來看他工作兩小時。有一條路炸壞了，路邊有一大塊凸出的岩石，他就在這石頭上鑿了一個大洞，以便交通。他駕馭那龐大的開路

藝非常熟練，因此有成羣士兵軍官圍在炸彈洞口看，欣賞評論他的工作。

他身經一次大險，死裏逃生。他在一條炸毀的橋邊繞道，想不到開路機上的一個刀口碰上了地雷。地雷的爆炸把他的人棒下車子，弄得人糊裏糊塗，但是可並沒有受傷。開路機則繼續開着走，衝下一個五十尺深的懸崖，翻了一個筋斗，正正地落在地下。落下後機器還在動。

我們靠近海岸的士兵，偶然也有在地中海洗浴的機會。我可以順便這裏報告，在西西里戰役中，工兵會掃除一共七哩的海灘，以便兵士下水游泳。在山上我則看到成百的兵士，在西西里人的馬槽裏洗身，或是以他們的鋼盔淘水淋身。美國兵着重身體上的清潔簡直是一種基本的心理綜錯，在我們這些不洗浴的大哲學家看來——包括亞拉伯人，西西里人，和我——實在是荒唐。

第四十五師於數星期苦戰後，被調至西西里島北岸爲預備軍。接防的隊伍是第三師。我隨同把敵人趕得更遠的第三師作戰。

我轉入第三師的第一天，便看到西西里戰役中人最困難最精采的工程。諸位看報，也許還記得卡拉伐點（Point Calava）這地方。這地方是塊大岩石，突出海上，構成一條山脊，適至內地。海濱的公路在這塊大岩中間打了一條隧道。公路在這隧道兩邊——都像架子似地架在險削的岩牆上。我們的工兵以爲德軍大概會炸毀隧道的入口，封閉起來不給我們用。敵人可並沒有這麼幹。他們有更好的主意。他們於隧道入口後五十尺左右地點，在路架上炸了一個一百五十尺長的洞。他們炸得又深又徹底，你丟一塊石頭下去，那石頭就得滾到底下一兩百尺遠的大海。

我們這次可是真被擋住了。我們不可能繞過岩石，因為岩石直削落海。我們又不能夠繞道盤出，因為一般要盤好幾星期。那個洞我們又沒法子填滿，因為東西一填進去便沉海底。

士兵唯一對付他的方法是築橋，雖然這是非常困難的工程。但是橋終於還是搭了起來，而且工作時間還只是廿四小時。

士兵隊的第一批軍官去觀察隧道時，我也跟着去。最後四哩我們下着費車步行上山，因為有一種橋炸壞了。我們和一營步兵一同走，他們正在追擊撤退的敵軍。

我們走到隧道口時，發現地道下埋有地雷。但是敵人所埋的地雷，一看就看得出來，因為奧巴岩石留有挖過的痕跡。因此我們的工兵員須把它們挖出來，一共放鬆了二十來個地雷上的翻炸機關。隨後我們便走到裏邊的大炸洞口，而工兵們也離開他們的計算。

工兵們計算的時候，一團步兵一個一個地爬過炸洞去。每次只爬過去一個，雙手抓着岩石的凸出地。隨後又有一團步兵，每人只帶着背帶動的武器和食糧，翻過岩石上的山背去遠處。在不到廿四小時內，這兩團兵就爬走在我們前面約二十哩，與敵軍保持接觸。因此於這炸洞上架橋，以便運載供應品及掩護他們的大炮，實是舉世生靈。

我們於下午二時到那地方，過了兩倍鐘頭後，那炸洞口的公路小平台上便是一片紛亂，彷彿是什麼房子火燒，一街凌亂的槍聲。空氣像灰管纏繞在一起，這地皆是。三個巨大的空氣壓縮機停在一排，車輪轉開時間，一片混亂，可以說是空氣壓縮機典型的姿態。此外再加上大鉗鉗，叮叮當當，一片刺入刺透的響聲。



開路機開來清除炸洞口公路上的石頭障礙。卡車拖着長的拖車，運來路軌和火木頭。此外又有人運來鋼索，一小桶一小桶的釘子，各式各樣的鐵桿和鏈子。

第三師幾千部的車輛都停在十里外，避免妨礙工兵工作。工兵隊每次派一分隊工作，因為洞口小，全連的工兵都來，站的地方都沒有。

晚飯時卡車運來熱的軍糧。第三師的工兵隊，只於中午吃乾糧，早飯晚飯非有熱東西吃不可，不管是怎麼困難。因為他們這麼辛苦工作，熱的食物是一種軍事上的需要。游擊時工作已達高潮，一半的工兵已經赤膊。

地中海的夜是熱帶的夜。黃昏時月亮出來，照着我們一會兒。月是蒼白的新月，耽擱不久，時有高飛的雲塊掠過，灑下黑影。後來連清淡的月光都沒有了，漫漫長夜的黑暗降落在這恐怖的黑淵上。但是全夜工作從未遲緩或是延擱下來。

第三師其餘的士兵並不是坐下來耍。步兵們繼續爬過去追德軍。供應品和大炮改以船載到路的那一邊。甚至有的工兵也搭着船走。他們發現前面數哩外還有旁的炸洞。那些洞小一點，一架開路機就對付得了，只是沒法運開路機過隧道裏邊那個大洞。因此工兵隊便徵用兩條西里小漁船，大約有划子的一倍大。牠們將這兩條漁船綁在一起，上邊釘着木板，就以這臨時搭成的駁船運載開路機。漁船的前邊綁有一架水陸兩棲的吉普車，以一鐘頭一哩的速度慢慢地開着走。

我們俯瞰着吉普車走得那麼慢的時候，第十工兵隊長露齒而笑着說：「那就是工兵自造的薄

真正的大海軍則於全夜裏以武裝的登陸艇運載供糧高和大炮至前線。半夜裏可發生了一件趣事。我們的工兵在炸洞上邊那塊懸空的石壁上鑿了洞埋了炸藥，預備炸毀其一部份。

一切都準備好後，人人都回到隧道裏去避爆炸。後來炸聲來時，全山震動，連我們的人都發抖，以為隧道塌下來了。在靜默的深夜裏，這炸聲真是嚇人。

我們炸石壁的時候，恰巧有一小隊海軍艦隻正在黑暗中的海岸邊走着。這突然炸聲使他們吃了一驚。他們大概以為有人從岸上向他們開火。因此我們的人剛剛到炸洞邊繼續工作時，突然聽見底下黑暗的水面上傳來海軍司令有回聲的命令，聲音清清楚楚，彷彿是劍子手的呼喝：「準備回炮。」

我們的人立即慌張地散開！大家都往地上一倒，像耗子似地竄回隧道去，彷彿是德軍的俯衝轟炸機已臨頭頂。我們也不曉得究竟後來怎麼了，只知道海軍幸而並沒有開火。

十點半左右時，第三師師長杜魯斯谷少將親來看我們工作情形到什麼地步。在這時候，在炸洞上搭橋是他人人生最主要的興趣。自然他對於工兵們也不能幫什麼忙，他只是捨不得走開。他到這精站，和軍官們談談，過一會兒他走開幾步，在地上坐了下來，點起一根烟捲兒。

不久以後有一位兵士走過，看見了師長香煙的火光，便靠近去說：「喂，借借火。」少將遞給兵士的吩咐，而兵士全不知道他借的是師長的火。

杜師長像其它行動重要的要人，能夠以十來分鐘的清醒提醒精神。因此他並不回司令官上床睡覺，只是靠在石頭上打瞌睡。有一位工兵拖着一支空氣橡皮管，從旁邊走過。橡皮管纏在師長的腳

上。那位疲乏的工兵發火起來，他對於躺在地上的那無名的黑人影呼喝道：「你不工作的話，滾開這個地方。」

師長爬了起來，一聲不響地退了幾步。

工兵們不斷地工作下去，連裏每位軍官都熬夜守着，以便一有困難，即可裁決。但是我的人太餓，終於搭了一部交通車回到營盤裏去睡覺。天亮前的一個鐘頭，我聽見他們喊起一分隊休息的工兵。他們喧鬧地吃了早飯，上了卡車，天剛亮時便出發了。不久以後有三卡車疲憊的工兵回營來，吞了一些食物，便倒在地下毛氈裏。他們對於公路上那極重要的障礙，發動瘋狂的猛攻，於全夜裏沒有一時刻的懈怠。

黎明不久以後我回到炸洞那地方。我第一眼看去，好像並沒有多少成績，但是從工兵的眼中看來，所有的基礎都佈置好了。他們在底下鑿齒形的石坡上鑿了兩個洞。那兩個洞可以安放笨重的直柱子，不至於有重載的東西一放下去，便滑到海裏邊去。炸洞的那一邊也已鑿炸平，修成路的模樣，佔去了全洞的三分之一。炸洞的兩端釘有小架子，架子上裝着木頭，以便做將來的橋台。鋼釘深埋在岩石裏，以便鉤住鐵索，隧道的入口堆着兩尺粗的大木頭及長長短短的木頭，接在一起以便搭橋。

早上十點鐘時，大的直柱子滑下石堤，由底下一羣坐在斜坡上的人們接住，裝在炸好的洞洞裏，隨後石堤上的人拉着綁在木頭上的索子把柱子拉直。同樣笨重的梁木也小心翼翼地滑下石堤，以至木頭靠在直柱上。

有一位半裸體的兵士，簡直像馬戲班走鐵索似的，慢慢地走了出去，用一件空氣推動的傢伙在兩

填橫木上鑿了一個長洞。隨後他釘一個鋼桿進去，將那兩根木頭釘在一起。旁的人們則在加支柱，用大鏈子打釘子進去。隨後工兵在炸洞的兩端架起鋼索，纏在直的撐木上，又用一個裝在卡車上的絞盤用力絞緊。

下一場戲就像中國苦力的工作。一羣汗流浹背的赤膊士兵，每二十人橫着一條接在一起的長木頭，安放在在那兩根直柱子的上邊。這些長木頭放下去後，中間那一段有點往下沉，但是大部份的重最還是由底下的鐵索分去了。他們一共放下十條這一種的長木頭，而橋樑也開始成形了。巨大的縱桁釘了下去，厚重的木板鋪了下去，釘在縱桁上。有人用石頭砌起橋的入口。橋差不多完成了。

早上十一時左右，吉普車開始列隊排在階道的尾端。車子上載的是偵察分隊，機關槍手，和一箱一箱的軍火。他們有渡橋的最優先權。杜師長又來了。他坐在一塊木頭上和工兵的軍官談話，有耐性地等着。昨天黃昏時工兵隊的軍官對我說，第二天中午吉普車便可以過炸洞了。當時他們講這種似乎是不可能的話，但是他們當然知道他們講的是什麼。後來第一部吉普車果真於正中午小心地開過橋上。他們猜得那麼準，他們也得承認是偶然的。

第一部吉普車坐的是杜師長和他的車夫，只要橋支持不住，便得跌到底下二百尺的海裏去。工兵隊會主張先由他們派一架吉普車去試試看。但是師長一看到橋弄好了，便坐上車開過去。這事情做得雖不像戲那麼緊張，可倒是一件緊張的事。這證明着頭子對於他的工兵隊有絕對的信心。我聽見兵士們稱贊這件事達一小時之久。

吉普車隊跟着師長蛇行過搖動的橋樑，工兵們則在橋底下計算每次重疊的沉度。吉普車爬過處

隙，橋軌軌出響。雖然如此，橋還支持得住，因此旁的都沒有什麼關係。第三團主要槍隊伍過橋以後，交通又告中斷三小時，以便工兵加強橋的載重量。他們在橋下正中間的地方又加第三根粗柱子，這就進行了。

加柱子這件事又是一件麻煩，但是午後四時正，第一四分之一噸重的卡車開了過去。車子的重量越來越重，到天快黑時，連一部粗大的開路機也開過去，從此以後，什麼東西都可以過橋。

那些疲憊的人們開始收拾工具，裝在卡車上。工兵隊的軍官們，沒有睡覺三十六小時，現在回歐園去洗洗身體。他們已經造了一條脆弱的橋，一條滑稽的橋，一條可以引為自傲的橋，但是最主要的，有這種橋也可以打勝仗。而他們建造的時間只是一個夜裏和半個白天。師長非常高興。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迫着人，不管是在戰時或是在平時，拚着命做出超出意外的大事業，有的則是偷閒索賚，敷衍了事。隨便那一羣兵士中間，你都可以找這兩種人。工兵們的工作每每是時停時續的趕工，但是趕起來便是拚命的趕，因此他們中間手足快的人，大概比軍隊其它部門都多。我一生從未見過像工兵們這麼硬幹的人物。當時有兩個人我眼睛睜開不了。他們倆簡直像魔鬼那麼拚命死幹。他們倆都是伍長，他們的特別賣力沒有多少好處，頂多也不過是將來有小小升級的機會。我不相信他們是為升級而拚命。這種人的硬幹一定是出自天性，一種對於工作的自傲，一種神祕的力量逼着他時時拚命努力。

這兩位是阿德契，一位是多立維爾，前者是威斯康辛州人，後者是哥羅拉多州人。二人都是

圍空氣壓縮器鑿岩石的。阿德契全夜工作，夜班於天亮換班時，他不肯下班。他一直幹下去，完全沒有睡覺。最後幾個鐘頭他下到橋下去觀察，檢查橋的吃重力，看着那越來越重的車輛在薄弱的橋上走過。

多拉維爾也是不停地工作，從未休息，甚至從未抹過汗水，因此他那赤裸裸的身體好像是塗上了一層橄欖油。我看他整天從未停過，他的工作似乎不必聽從人家的吩咐，他知道什麼事應當做他便做去。他把叮叮常常的大鐵鎚打進石頭裏去。他展開空氣橡皮管，隨後又纏起來。他換錐子。他調節他的空氣壓縮器。他把有眼柄的鉤子錯進岩石裏去，研去大塊的木板以配上他自己鑿出來石架子。他工作態度好像戰爭的勝敗，全在他一人身上似的。

這些人我不得不欽佩，引為自傲，因為他們做的，比應當做的還要多。

第十二工兵隊的隊長是平漢班中校，原是職業軍人，四海為家，但是他的太太住在聖保羅城，因此他就以聖保羅為他的家鄉。我們從前以為職業軍人總是粗暴死板的老粗，但是我個人的經驗可證明這觀念錯了。他們的人就像旁人那樣富於人性，而我越近前線，發現他們的為人越好。就以平中校為例，他的僚屬敬重他，歡喜他。他的僚屬甚至拉我到一邊，吩咐我說說他的好處。他全夜工作，從未發脾氣或是提高聲調批評僚屬。

連長是史威特中尉，是哥羅拉多州人。他本是地質物理學家，入伍前在南美州的凡尼瑞拉工作兩年，服務於美孚煤油公司。他在西西里雖然沒發現煤油，但是他所填補的炸洞，有的深到可以取油。

史勃林梅耶中尉是烏達州人。他原是工程師，最近做了父親。他得到做父親的消息時，想方設法買到了一盒雪茄烟，遇友則贈一支，但是還剩下半盒，沒人可送。因此有時候一天辛苦工作後，回到基地剷鬍子，用剷盜拘水淋淋身，換上清潔的衣服，坐靠在一棵樹底下，抽一根煙，祝他做父親的大雪茄。雷特中尉是印第安那州人。他的父親開一間舖子專做油炸的洋薯片。年青的雷特是個藝術家，同時對於鐵路也有極大的興趣。他研究鐵路的興趣極濃，就做人家的收貨郵票。他有一次在美國中西部的一个小車站上畫貨車，他從軍出國後，聽見有人說他那張畫已經由某鐵路雜誌用彩色版印了出來。他聽到這消息，躊躇滿志，高興極了。

軍隊的主幹是一級軍曹。第十二兵隊有一位非常好的典型。他姓名也怪，叫做李維斯克 (Levest)。他自己拚做李維克，兵士們則喊他做「爸」。他年紀四十有二，看起來可不像。我在軍隊裏見過成千的人，他最近小說所描寫的老軍曹，硬硬硬而又能幹。上次大戰時李維克還是孩子。他曾在法國作戰，戰後以佔領軍資格進駐德國，一直到一九二一年。他並不是職業軍人。在這兩次大戰間的二十年中，他趁家謀生，看看這做做那。他曾在美國的西岸上當過鐵工，其實他那一行都幹過。他現在有四個兒子在陸軍裏，要是我沒記錯的話，他在海軍裏還有一個女兒。

這軍曹說加里福尼亞州的瑪麗斯維爾是他的家鄉。他的人長得精悍漂亮，留着黑髭，衣服就是髒的時候，還是整齊齊。他有有用不盡的精力。他老是在講話，講話講得響亮；他常常咒罵，指揮人家做這，指揮人家做那，連軍官他都隨便發施號令。

我初看到他時，奇怪得合不攏口。後來我對於他的氣派，也逐漸了解了。他並不是自作聰明或是不懂規矩。他不過是個天生的領袖，一切工作的中心。他是那種有天賦而講實際的人物，樣樣事情都會做，並且比人家做得好。此外他又會講一口純正的法文，而他對於義大利文也學習得快。他的一位上司對我說：「他的話講得太多，吹得太高，但是他所講的他都做得出來，我真盼望我們不至於損失他。」

我問個兵士們對他的意見，因為他罵得兇的就是這些兵，有一個兵說：「媽的，我們這一連要是沒有他不曉得怎麼辦。他真的是話說個不停，但是我們不理會他。你聽聽他現在破口大罵。他今早下床一定是下錯了方向。」

事實上這軍曹並不是那麼兇暴。他常識豐富，他的文法好。他什麼都會談，從政治一直到開路機，特別細小的事情他都留心。有一天在高山路上，他喊我們的吉普車停下來，問我們的車夫幾句話。當他走回他自己的吉普車時，他掉轉身命令我的司機道：「把那些地團滾來。喊一部開路機回到這裏來。帶來五加侖的瓦斯，把你那空下來的車胎弄弄好。媽的，你對於你的車子怎麼不賞心？」

「空下來的車胎？」車夫問道。

「是的，媽的，」軍曹呼喝道。「已經走氣了。」

他和我們談話時，身子靠在那車胎上，只須伸手輕輕一按，便知道車胎走氣了。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這樣的。

在隧道炸洞口架橋的最後半個鐘頭，我看了一齣等於在紐約賣八元八角錢的好戲。橋差不多搭好



了。二十四小時瘋狂工作的最高潮到了。工程已經完成了。只有一個人可以做最後那支柱及平衡的工作，那人坐在高懸在洞口一條橫樑的尾端，手裏拿着釘鎚，兩腿盤住橫樑，好像是在騎着小馬似的。那個騎在橫木上的傢伙當然就是軍曹李維克，他頭戴鋼盔，身穿工作褲。他這繁重的工作費從來不脫掉，不管是那一種天氣，不管他做的是什麼事。他的臉龐，污穢、嚴肅、流汗。他縱目所及的都由他管理，在炸洞口的兩邊，有兩大羣的士兵站着這亂罵亂喊的工匠扮演的角色。

觀衆們的專心注意，可以說是他們對於他的技術的稱讚。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緊張的觀衆。觀衆包括各階級，從小兵到將軍。

「放鬆一點，放鬆一點啊，媽的，」軍曹對石堤上管絞盤的人喊道。「夠了——不要再放。丟根大鎚子給我。綳的，長釘到那裏去了啊？誰有長釘沒有？」

「現在從堤上看起來怎麼樣，中校？橋港不多是平的了。好了，放鬆。小心那空氣管。讓它一直落下來。喂，你那個在底下的，管心啊，媽的。」

軍曹李維克用大鎚將最後一口長釘深深地釘了進去。他由各方面看着他的工作，發現他的工作完成了。

於是他以一種工作完成的姿態，爬起了身，由窄狹的橫木上走到安全的地帶。你差不多有一種幕幕戲散的感覺，而我曉得我們人人都得壓制自己，不至於喝采起來。

這次大戰後裏是有人再編一個「光榮何價」(What Price Glory)的劇本，我知道誰可以當主角。誰？當然就是軍曹李維克，媽的，你以為是誰啊？

### 第三章 古來征戰幾人回

我們這些戰地通訊員在西西里中部的時候，有一時期是住在一個桃園裏，就在義國某勇爵的別墅裏。這勇爵顯赫於戰事爆發前便溜之大吉，就像普通的王族一樣。無論如何，這勇爵蓋了一座石頭的大房子，是粉紅色的宮殿式，俯瞰周圍綠哩高高低低的鄉野，風景絕佳。這別墅裏有普通王族所養的孔雀，昂然走來走去，但是可沒有洗浴間。飯廳的天花板是請畫家親手畫，樓梯寬大堂皇，但是王族用的還是瓷的洗臉盆和舊式的馬桶。這真是十足以代表歐州貴族破落戶那種破舊的，羅哥哥式的住宅。勇爵住在這相當奢華的房子裏，他的用人們可住在棚棚裏，或是甚至住在別墅後山的山洞裏。他們的模樣好像是流浪的吉布賽人。

德軍及義軍曾在這裏住紮。我們到時，別墅的內部全毀了。我從未見過這麼完全的毀壞。每間房都堆着際深的毀壞物。敵人於逃走前將別墅搶個精光，僕人們告訴我們可恥的消息，因為搶的毀壞大部份還是義軍。敵軍將屋子的一切都搜過，一架一架子地搜，一抽屜一抽屜地開，名貴的碟子摔在瓦鋪的地板上，香瓶子打碎，女人的衣服丟在雜堆裏，油畫撕下墜索，藥箱子摔在牆壁上，梳粧盒打破，酒瓶子倒在池上，流出來的酒在乾的時候把垃圾堆黏成奇怪的一片。

這真是野獸做出來的事。我們躡腳走進去，怕有敵人的誘敵捕射機，後來終於決定敵人並沒有這「種」的佈置。我們中間有的人於是便往毀物堆裏找紀念品。照我們觀察到的，美國軍隊紀律相當好，

並沒有去亂搶人家。他們得到的紀念物，每每是從敵軍毀壞堆找出來的，或是老百姓自願奉送的。我所搜得的，只是在男爵夫人縫羅房的地板上的一些花邊零頭。

後來我們決定飯廳是房子裏最不憐的地方，因此便拿起掃帚，鏟子和水來打掃。於是這飯廳就變成我們的記者房間。信號兵隊由一架輕便發電機拉線進來，我們夜裏便有了電光。

有一天旁的記者們都走了，我正在裏邊寫東西，有一個走散的兵士驚奇地走進這毀壞的別墅，跑來窺探我。

他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告訴他這本是義大利一位男爵的住宅。他下一個問題是那麼典型美國人的，我不禁笑了起來，雖然同時對於普通士兵的文法不通和缺少知識，有點慚愧。

他說：「這些男爵究竟是啥子？他們是不是像英國那種貴族？」

爲避免技術上的討論起見，我只好告訴他說這實際上差不多一樣。他顯然滿意地走了。

我們別墅後邊那桃園的露營，什麼都好，只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後院的環境太鬧。黎明前的一個鐘頭左右，我們老是給一個最驚人的音樂隊所吵醒。我從來沒有聽見那麼古怪，那麼嚇死人的吵鬧聲。珠雞咯咯叫，鴨子哇哇地叫，小牛叫，嬰孩啼哭，大人喊嚷，孔雀啼叫，火鷄啼叫，什麼聲音都有。而在這可怕的喧鬧中，再加以一條單獨的驢子，在最有戲劇性的時機，諷刺地長啼一聲，弄得我們這些氣死的人也只好硬笑起來。

男爵的僕人都是窮酸相，不過人似乎都是相當的好。他們的孩子整天都在我們營裏，很安靜很瀟

願，他們那麼饑餓地看着我們，我們只好送罐頭給他們吃。我們教他們說 *Crasie*（義語：謝謝），但是不成功。

有一天有些記者正在洗衣服，一個西西里女人走了過來，把衣服檢去洗。

她洗完的時候，我們問她：「多少錢？」

她說：「不要錢。」我們說，那麼我們給你食物。她說她並不希望有什麼食物的報酬，她不過是爲我們効勞而已。我們還是給她點食物。

這一類的事多到無以數計。工兵部隊對我說，西西里人有時走到他們工作的地方，拿起鏟子來挖土，報酬一點也不肯接受。西西里人不管你怎麼批評，他們總不是偷懶的。有一位兵士曾作這樣的結論道：「我們和阿拉伯人住了九月以後，看到有人自動來工作，我差一點不相信我自己。」

我碰到影星巴勃·賀卜（Bob Hope）和他的勞軍隊。事實上我們一同在一個西西里被炸過的城裏，到處狂歡地亂玩，彷彿我也是勞軍隊的隊員。

關於這美國黨人來海外勞軍的政策，有些人提出反對。我偶而聽見一位軍官說道：「無論如何，我倒上這裏打仗，不是來消遣的。難道他們不知道現在是戰時嗎？」但是據我個人的經驗，最堅持用這種口調者，每每是距離前線相當遠的人。我個人則主張給這些電影明星給軍隊一點美國的風味，我可以證明兵士們的確歡迎歡喜。

賀卜是到非洲勞軍最成功的一人。他知道兵士們要的是什麼。不管是重傷病院，滿溝是痛苦的傷

員，還是上萬槍戰爭磨練成爲粗暴的老兵，他一樣對你得了。賀卜進醫院的時候，他大概會找一個金身細帶的可憐兵談一談。他也不脫什麼同情的話，只是和傷者握手說道：「今天晚上我演的戲你看沒看？或者你已經生病了吧？」

賀卜於正式演出的時候，則小心說明他那勞軍團團員受徵的身份，以證明這些來勞軍的，並不是逃避兵役的人。他那唱歌的賈克·披伯（Jack Pepper）被兵役署列爲五X，那就是說「人太胖，不宜作戰。」賀卜本人則被列爲四Z，那就是「個夫」的意思。至於彈六弦琴的羅愛諾（Tony Romm），則列爲兩個S，兩個E，意思是「有兒女的單身漢。」賀卜這樣說法，當然引起開掌大笑。

賀卜騎軍隊的第四位隊員是可愛的法蘭西絲·蘭蘭特（Frances Langford，著名的歌女）。他們真的看到了戰爭的實在情形。他們每次停在一個城裏，那天夜裏便有空襲。到後來好像德軍故意想找他們來炸。我和他們在一起兩次，兩次在兩個城裏都有空襲，我可以證明那兩次空襲的確可怕。

這慰勞隊在西西里的時候，表演的地點比其它慰勞隊都更近前線，觀衆敵目的大，也是首佔第一。有一天下午，他們向一萬九千人作室外表演。他們隨便到什麼地方，不管是因公因私，都受歡迎，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人——連法蘭西絲也在內——都是自自然的正派。

現在我立筆爲據，證明賀卜在西西里僥以身免的險事，不管他說得怎麼險，都是確實的。

從前有一時期很待行嘲笑工兵，現在說來也怪，這種日子已經漫過去了。陸軍裏工兵所受的調練及組織，均爲上乘，而他們的士氣，又是極佳。在西西里的時候，甚至步兵都向他們脫帽致敬——

因為他們時而真的衝在部隊的前面。

每二師步兵有一營工兵。這營工兵是那師的一部份，一同工作，一同受苦。每工兵營分為四連，一共是八百左右人。有時候這四連工兵分別派在各步兵團工作，散開在各地。有時候步兵在山區作戰，全師排成一條二十哩以上的戰線，工兵連則集在一處工作輪班休息，每一連每隔三天可以調為備隊，休息廿四小時。

師屬的工兵營外，還有直屬軍團的工兵。後者受第二軍團的直轄，由軍團長官隨便調動。軍團的工兵追隨在師屬工兵的後邊。師屬工兵的工程，因為逼於時間，多是暫時的，軍團工兵對於這些臨時工程，則予以加強和調和。

對於這問題，來自新墨西哥州的畢立拔斯上尉，曾這樣解釋法：「我們師屬工兵的職務是肅清障礙，鋪路造橋，以便師裏邊兩千左右輛車子以最快的速度前進。我們的興趣只限於本師。現在有一條被炸斷的橋，我們架起臨時的架徑，要是師裏最後一部兵車過去後架徑即斷，在理論上我們的工作還是完成了。因為我們的目的只在於運一師的人和配備過橋，不要多花費一分鐘做不必做的。建造一條永遠的橋以便將來運輸源源而來，那是軍團工兵的職務。」

師和軍團間做同樣職務者，彼此每每相輕和相妬。但是在工兵方面，却有一種互相敬重的態度。彼此敬重，彼此相誇。軍團直屬的工兵隊很好，時時緊跟着師屬的工兵隊，有時候師屬工兵隊集中全力對付一個特別困難的破壞，軍團的工兵甚至搶到前邊去對付敵軍其他的新破壞。

工兵營的軍官們起初差不多都是平民工程師改行的，後來陸軍擴大太快，工程師越來越少，於是

派到士兵營的青年軍官，有的是初從軍官學校卒業，少有工程的實際經驗。至於普通的工兵，每一連裏只有極少以前做過營造工作。其餘的工兵各式人物皆有——辦事員、屠夫、牧童等。負責幹事的就是這些少數有經驗的工兵，而他們的重要，有如軍隊的任何部門。

實際上工兵連的每五人那一行都齊備。有一天他替他雷偵察器，明天他是石匠，後天他是木匠，大後天他做普通挖空雷鐘裏面的水工等。但是他可不像國內普通的小工，因為他工作的一半時間，是在炮火之下。

據組織表位軍中的職務表，他是在西面這特種戰役中，他們的許多職務，只是徒具虛文。他們主要的工作可以分爲四種類：監督架橋的總道；肅清地雷陣地；爲全師人找到水，濾清水；預備好地圖，以便給開真的實用。後三者聽起來好像並沒有什麼，但是可是重要的很。

頒給勇敢的勳章是個枯燥的儀式。我從來不去採訪。但是有一天夜裏我聽見有三位老朋友將一同得獎，我使跑過去和他們一同吃晚飯看看熱鬧。

我的三位朋友是：中校騎士禮（奧亥奧州人），少校赫爾利（加里福尼亞州舊金山人），少校馬巴爾（麻塞諸塞州人）。當典禮是總司令部的一位命令官，餘者二人悉係憲兵司令（其中赫爾利後於義大利作戰時殉職）。

他們紮營的地方是賊匪火線的一個山坡上，在一棵大樺樹的底下。我約於五點半鐘前往，他們正坐大篷帳外的帆布躺椅上，以望遠鏡看着遠地的作戰。

這戰爭的一個特點是最恐怖的時期，而插有矛盾的安靜，關於這，隨便那一位兵士都會同意。我們的部隊正在苦攻特路安那城。這城懸在數里外的山頂，好像是一座大尖岩。那天下午我們的最高總師下令出動全部空軍及炮隊轟炸該城。轟炸開始時可怕極了。數十架飛機旺旺地飛過去，丟下死亡的炸彈，飛機走後我們的炮隊發動最兇猛的推炮，比我們以前在突尼西亞的炮轟還要兇。我們對於一擊即，也從未用過這麼大的炮火。

在山上特路安那城，世界末日到了。從望遠鏡看來，那城好像是裂得四分五裂，飛彈起來。一大塊一大塊的塵沙和黑烟，直冒上天，地平線上懸於好像是一片鉛板一片霧。我們頂大炮彈的爆炸聲是那麼猛烈，連我們坐着的地方也震動。我們的炮隊排成一個巨大的半圓形，發炮聲震天地，好像一隻猛獸，從被毀壞中突躍出來毀壞世界。

在望遠鏡所看到的上方，有幾百的德國人在死去，在那遠遠地山脈相連的世界，似乎已經到了末日。然而我們則坐在這樹下的餐椅上喝着冷飲，一日工作完畢，安靜舒適。我們坐在那裏看，好像是在看戲似的。這竟然是真事似乎是不可能的。過一會兒後，我們走進樹底下一個大帳篷裏的軍官飯廳，喫喫嚼嚼得來的德軍的牛扒，滋味甚佳。

晚飯後受獎的六位兵士和三位軍官便在帳篷外排列好。這九個的確是合法的英雄。因為他們建功時我適在附近。

事情發生於我生日前一夜裏，德國轟炸機老是在按照明彈和炸彈，弄得全夜裏我們都睡不着。有一刹那我還以為我活不到四十三歲。我們的一架發電馬達着了火，時間是非常的不幸，因為下一批敵



機，卽以此火爲自然的目標。

三位軍官和六位憲兵趕去滅火。他們工作時敵機俯衝下來。這九個人繼續撲火，不管炸彈就在身旁爆炸，榴霰彈到處亂飛。當時我在距離有一哩的西邊之一地方睡覺，而當最後一批炸彈下來時，我的人好像是被彈出了被窩，由此可以想像得出當時這九個人所冒的大險。九人都得了銀星勳章。

他們排成一排，高士禮中校居最後。將軍走出帳來。高中校命令九人立正。宣佈獎狀的時候，他們站得像槍杆那麼直，聽衆只有我和信號隊的拍黑員工，專來拍攝獎狀的儀式。

那六位得獎的憲兵，有兩位是紐約市勃魯林區人，一位是喬治亞州人，一位是本雪凡尼亞州人，一位是德撒斯州人，一位是敏尼蘇達州人。

我相信這些人受獎時的痛苦，比當時撲火建功所經歷的，有過無不及。他們幾人都十分緊張，十分害怕。他們這副模樣，你們或者以爲滑稽，或者以爲可憐。高中校呆板地瞪着他們的前面，彷彿是中了邪似地。他的左手弛鬆地垂在一邊，但是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握得極緊，他的手指都捏得發青了。他倆好像是不舒服的石像。將軍走近去時，每人的喉核滑上滑下兩三次，喉嚨則是那麼縮緊，我以爲他快悶死了。

最後一個人受將軍祝賀以後，將軍走開，而這排人就就癱瘓地散開了。這授獎禮看起來相當沉悶，但是對於得獎的每個人，這可是一生最得意的小高峯，到死時才會忘記。我時常聽見奧士講：「我不要什麼勳章。我祇想再看到自由神的神像（在紐約港口）。」話雖然這麼講，我倒沒聽見有人得獎時會忘記出席。人人都是坐臥不安，打發得漂漂亮亮。

向到他們其中一人睡覺的帳篷，坐下來談談往事，對於大家的團聚，很感痛快。軍中一瓶香檳，特地留下來以便慶祝盛會，而這晚上至少也有點像是特別的。他便取出了酒，每人從瓶裏喝一口。我對於香檳素來不喜歡，叫我喝香檳倒不如叫我痛痛快快地喝口啤酒。別的事件還是特別的。

在樹底下時，吹起冷風來，有人遞件茄克給我披上。茄克上有中校樹葉式的肩章，我這樣天縱會被捕的，幸而本區最高憲兵長官就坐在我的旁邊，因此我也就一技而上，盼望有隔日對我行禮。

我的主人高士禮中校，自稱為職業化的預備軍官，因為他實地服務已有十年。我們最初在法國阿蘭作戰時，他和我們在一起，後來被調到別的地方去，因此突尼西亞之戰，他沒機會參加。今年夏天他率印又調回來，德國飛機一丟炸彈，他便趕緊開去。

他在美國家裏有一個老婆，和一個十五歲的兒女。他還可愛的女孩子，老是寫信問他見到我沒有。他還有一條南斯拉夫的塞爾梅希亞狗叫做上校，現也已在維琴尼亞投軍服務，或是至少是被投軍服務。高中校家裏正屋的前窗中掛着兩面為國服務的星旗——一旗為人，一旗為狗。

天暗時我們搬到帳篷裏去，抽抽香烟。我們的談話轉到從前的日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阿蘭，今年正月在苦命的德德里，從希倍特拉的慘運，加夫沙那浩蕩的冷風，後來倍加那春天的曠野，最後在費雷維爾打勝仗時的痛快。

我們談起大家越來越疲憊，於是誰也不像剛受助擊的英雄。我們談起九個月來所走的路，一步一

步的進展；我們談起大家看到的新地方，而我們這全部作戰極樁，逐月越打越艱越疲倦，同時也是轉來越成熟，越順利，越能幹。

在這長久期間我們大家在海外見了成千的士兵和軍官。我們這些在戰事最初期在非洲，或是甚遠在英國結交的朋友，好像有一種共同的聯繫，彷彿是一個兄弟會的拜兄弟或是一小家庭的人，現在大家團聚，舒服得好像是穿舊鞋子。我們談起不在身邊的人們——例如少將費雷丹達爾和亞特金絲少校。這兩人在當時被調回美國的孟費斯城去工作。亞特金絲在突尼西亞當總司令部的命令官，就像現在在西班牙里的高士禮中校，同時也是我們聚談的中心。

亞特金絲是大家喜歡的人，因此我們談話時常提起他的名字。他從前想回國想得瘋了，而我們也知道他人現在美國一定快樂，但是我們笑着預言說，他讀到關於我們的記載時——講我們還繼續不斷地幹下去，每隔幾天還移居一次，偶而還聽聽德國夜轟炸機那不平均的呻吟聲，還在與塵沙，黑暗！以及疲憊作戰，偶而在晚飯後乘在因空襲而洩燈的暗帳篷裏，坐在行床軍上談談——他一讀到這，想起我們的模樣，他一定非常想念前線有如想家，說不定他還要哭出來。

人家對我說兵士們身經苦戰而回美國後，都有一種感覺。他想念從前那慘苦的生活，心中有一種厭惡的而矛盾的思想，想回到他們恨的地方。這話我相信是真的，但是我也知道許多兵士很想有機會可以試試這理論的真假。

除了使軍事行動顯得有精采，偶然有苦戰及死傷沉重的高潮外，我相信任何戰役的特徵是，人人

逐漸感覺到一種可怕的疲憊。兵士們的心靈，也像肉體那樣疲憊。他們這種疲憊，還夾雜着厭煩及一切歡樂的缺少。總而言之：一個人對於一切都厭煩。

步兵疲憊到一種國內人不能了解的程度。例如第一師的士兵，在前線作戰二十八天——日夜跑路作戰的二十八天。

這種行動過了幾天後，兵士們便超越了人類疲憊的程度。從那時起，他們昏昏地幹下去。他們的幹去，主要因為別人都在這麼幹，而他們就是不這麼幹，實在也不行。

諸位不曉得生平有沒有工作太苦太長久，而至於不記得上一頓飯是什麼時候吃的，遇見到朋友也不認得了？我個人雖然沒有這一種經驗，但是第一師在猛攻特路安那好久不下的期間，有一位連部的傳信兵有一天步履維艱地跑到一位上尉的跟前，興奮地說道：「我得立即找到勃蘭克上尉。重要的消息。」

上尉說：「我可就是勃蘭克上尉。你不認得我嗎？」

傳信兵說：「我得立即找到勃蘭克上尉。」說完他便撒腿跑了。上尉得派人跑去追他回來。

作戰的人們到了這個階段時還幹下去。至於陸軍裏其它的人們——供應的部隊，卡車的車夫，醫院部隊，工兵們——也都弄得精疲力竭，雖然還不至於像步兵累到那麼不像人的程度。戰事的永不停頓，永無終止，逐漸滲透他們和我們這些隨軍記者的心，弄得大家都厭倦了。

所觀征戰者，是一片永遠的，窳惡的塵沙，苦楚肌肉的硬地，隨便吞下去的敗胃的食物，熱度，臭氣，污穢的腳，發動機不斷的怒吼，永遠在走動，從來沒有安定過，永遠在走，日以繼夜，夜以繼

日。到來了所有的工作都變成一種情感的務權，上面老是一種死板不變的圖樣——昨天就是明天，特  
際安那就是關達索。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天啊，我太累了。

我注意到我們這些戰地通訊員開始有了這一種的感想。我們當然不像步兵那樣時時在打仗，我們  
在火線上祇是短短的期間，而我們過的生活也比一般士兵好一點。然而我們的生活還是奇怪地消耗，  
我們過的是原始人的生活，同時我們還必須檢討我們自己，寫寫創作。

我這話或許會引起人家的嘲笑，不過寫作總是一種累死人的工作，不管諸位怎麼想。我們這些戰  
地記者，大多像奴隸一樣工作，特別是各報的特派員。他們常常從黎明工作一直到午夜或甚至上兩點  
鐘。我相信他們一星期的工作量等於國內新聞員的兩倍。我們不斷地旅行，每隔幾天換一個營盤，在  
外邊吃飯睡覺，到處寫東西，從來沒有充份的睡眠，休息，清潔，或是任何正常的生括。

結果我們這些幹過這種工作一年的人，終而弄得糊裏糊塗。我們身心一樣骯髒。我們的情感全用  
盡了，要再找的時候，老是躲着不肯出來。我們的勇氣，死亡，戰場上的耗費，以及新佔領的地方  
等，差不多就像瞎子一般，我們只是看得迷迷糊糊，實際上什麼都沒有看進去。

老資格的戰地通訊員突然初次談起想回家休息一下。他們須要換換環境，以便革新觀點。他們覺  
得因為接戰戰爭太長久，無法判斷事物的遠近大小。

我的寫字，並不是要把通訊員寫成英雄，因為我們中間只有少數自認為是舞台上的大人物。我的  
寫字，不過是報告諸位，運通通訊員也會討厭戰爭，也會死一樣地疲憊。

## 第四章 人物及其它

沙撈越以北的義大利小城鎮，凡是戰爭所經之地，頂多只剩下一片垃圾堆。那些城鎮的斷牆殘壁，大部份都不足以作為將來復興的基礎。鎮軍佔領一座城時，我們的大炮成日成星期地轟，彈下如雨。後來城由我們佔領了，德軍又是狂轟一陣。因此每一座城都要受兩方的炮轟。

戰後二三十哩的路上，我經過了一座又一座毀壞的城鎮。城裏的老百姓大多於初次炮轟後即逃避山上。有的住在山洞裏，有的住在鄉下親戚的家裏。每一城裏總有些人不管怎麼樣都不肯離開，因此有許多這一類的人，便喪生於敵我二方的炮轟和飛機的轟炸。

鄉下的受毀壞沒有城鎮那麼容易。你必須看得仔細，才得到戰事在青翠的田野和多石的山坡上留下了毀壞的痕跡。毀壞是有的，不過只是暫時的——好比是手指破了皮，時間會醫治好它。只要一舉工夫，田野便可遮住它本身傷痕。

你隨便走，小心觀察，就可以看到戰爭所留下的傷痕：一棵橄欖樹的樹莖斷了，田野的一個角落裏有六條死滾了身的牛，一個稻草堆燒毀了，一棵栗樹連樹帶根為一個德國炸彈完全炸光了，山坡上有一小堆一小堆灰色的火藥在燃燒，樹叢裏留下來破爛的步槍和手榴彈的斷片，稗田上有千萬條交叉的車輪，因為大卡車曾在車架那麼高的爛泥裏爬過，空虛的炮窩，數不盡的狐洞，一垃圾堆一垃圾堆兩種軍糧的空罐頭，倘而有德國兵孤零零的一座墳。

現在是蘋果的季節，在城市裏和在殘留下來的鄉鎮裏，路邊有數百個小攤，出賣蘋果，廣柑，檸檬子。這義大利的蘋果的對於我們，就像我們前一年在非洲的橘柑，去夏在西西里的番茄和葡萄。

普通的兵士從在義大利登陸的時候起，就比較喜歡義大利。正如一個兵士所說的：「義大利似乎比非洲文明一點。」

我們的兵士有點瞧不起義大利人，並且完全信任他們；然而美國兵有典型美國人的驕心腸，因此可憐他們，慢慢地也就有點喜歡他們。我們覺得他們是個可憐的民族，性格不很堅強，但是本性是友善的。

有許多義大利種的美國兵，一回到祖國，如魚得水，但是並不是個個都是如此。有一天夜裏我乘吉普車，和一位軍官及一個義大利種的美國兵同車。軍官說拿不勒斯有許多女孩子——那邊的美國兵大多都有女朋友。

「我可沒有，」車夫說。「我不和她們來往。她們一發覺我會講義大利話，就向我啼啼哭哭地訴說，訴說她們怎麼窮怎麼挨餓，為什麼美國人快一點救濟她們。」

「我可是這樣想法——他們的窮已經相當久了，又不是我們弄得他們窮的。這戰爭是他們發動的，打死了我們不少的士兵，現在他們吃敗仗，還盼望我們救濟他們。他們的說法我聽了不好過。我幫他們湊錢。我不喜歡他們。」

但是普通的兵士，憤恨在心並不很久。我們情不自禁地喜歡好多義大利人。譬如說，我有一次繼

開火線回後方寫東西，住在鄉下一座又空又大的屋子裏，在一間空洞洞的冷房間裏住了幾天。我的房裡是舍樂社的派卡特（Rene de Packard）和國際新聞社的李克拉克（Clark Lee）。

我們有一個義大利少年——年廿四歲——替我們收拾房間。我不知道是陸軍雇用他呢，還是他自願地走進來工作。不管他是怎樣雇用的，他整天替我們工作，還覺得工作不夠，我們的房間他每天打掃六次，拖地板兩次。炸壞的窗戶他替我們裝木板，洗我們的衣服，甚至檢柴木來替我們生個小火，使房間暖和一些，他沒事做時候便坐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等我們的差使。

他的名字叫做安琪羅。我們每次看他，他便笑一笑。我和他談話，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語言。我用兩根手指打字的速度他很欽佩。我工作時他便站在我後邊看，弄得我差不多要發瘋，不過他的人又是那麼熱心，我不好意思叫他走開。恨這種人可不容易。

據我們觀察，義大利人比我們在北非登陸時所看到的法國人，食物多一點，貨物也多一點。鋪子裏出賣的東西多一點，而攪酒好一點的人家，食物的花樣也多一點。至於義法兩國最窮的人民，一樣都是快要餓死，不過這在他們也不是新的經驗。

美國兵第一批入拿不勒斯的，還買得到好的錶，絨線衫，木匠的工具，和真正的絲襪子——我知道有位軍官以一對襪子一元半美金的價格，收買了五十雙絲襪子。不久以後，好的酒差不多全喝光了，而在大城裏有種很危險的酒在大走其私。不過日子久了，他種的貨物也就從躲藏的地方取出來賣。德軍在此時，義人大致藏起來許多東西。這也不是因為德軍會偷會搶，只是因為德軍限價太低，義人肯出賣。因此他們等到我們來才拿出來。他們說德軍不像我們這樣喜歡購買紀念品和珠寶。德



軍買的衣料食品，寄回家去。

老百姓怕德國兵，因此把些怪東西藏在怪地方。有一天有一位兵對我說，他曾幫助一家義大利人從後院裏的糞坑底挖出一架縫紉機。

有一天夜裏我在休溫斯參加美國軍部的勞軍遊藝會，被人家招待去坐在來自昭昭的第一排，隔座就是一位兩顆星的將軍。節目中有一位女郎出來唱「裝手槍的媽媽」那支歌。唱後掌聲寥寥，可見兵士們對於此歌不大熟識。將軍掉轉頭對我說：「這歌在我是新歌；我第一次聽見。」

我答道：「那是你的運氣好。我從前也沒聽見過，一直到去年秋天我回家去，我每天差不多得聽三十遍。從樹上從冰龍頭都有人在唱。連我的狗夜裏也喚起這支歌來。」

由此你可以看到人在海外並不與國內接觸，也有好處。

聖誕節前幾天我碰到丹尼西州那對孿生子。一個叫做阿禮，一個叫做查禮。我於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在英倫見到他們。現在他們倆在義大利，還在轉上校團軍，身體康健，然而兩人的模樣還是一式一樣。不過有一種很特別的事情發生在阿禮會俘獲一個德國兵。

阿禮有一天替兩粒止錶開陣往前線，走到一個地方。路中間架起一架三十粒大炮。再過去是一條橋，顯然有敵人的地雷埋伏。因此軍官使下車步行往前，留阿禮在吉普車上等。軍官走後，一名德國兵高抬着手從鄰近的樹林裏跑出來。阿禮只須用槍指着他，等到軍官們回來。

在普通情形之下，查禮對於阿禮的捷功，戒着會覺得不好過。但是據我看，查禮也不怎麼憂愁。

因爲他們哥兒倆，外人誰也分不開。至少有一半的人以爲俘虜德兵的是查禮。人家一提起來，查禮只閉住嘴，在適當的時候讓臉地紅一紅臉。

我離開炮隊不久後，曾往撒謬區的醫院探望國際新聞社戰地記者狄克·笛雷加斯基斯(Dick Theaker)。他於數星期前受了重傷。有四枚炮彈片穿過他的胸盞，扯破他的頭顱。他的靈活在人間好像是個奇蹟。甚至他受傷以後，他的附近還有旁的炮彈爆炸；然而他並未再受傷。

他還保留他那頂打破的鋼盔。盔前有兩吋長的破洞，盔後又有半個小一點的洞，那是彈片出來的地方。彈片飛來時把他的眼鏡打落了，可是並沒有打碎。狄克雖然有這麼可怕的傷，還能走半哩路下山，找到了人可以幫他。夜深時他才到醫院，醫院給他上嗎啡，由畢特少校開刀醫他的腦殼。

這是畢特少校當天夜裏第四次的頭部手術。他從狄克腦裏取出十來片碎骨和鋼片，同時也割掉一部份腦。他和旁的醫師，對於救活狄克一事，頗以爲榮，這也可以說是他們應得的榮耀。

起先狄克不大會運用右手臂，他不會看信，他也不會寫字。他連他自己要說的話都控制不住。他聽說「船」這個字，但是說出來的可是另外一個有點關連的字，例如「水」字。

但是他進步很快。我去望他的那幾次，他只稍爲說錯了六兩個字，例如他心裏想說「write」，說出來的是「write」。不過他說錯了，立即再試，一直到他說出他心裏要說的字。大夫們都誇他。旁的病人總是靜等時間醫好他們的神經，狄克可是自己努力。他時常移動右臂，使它能夠恢復原狀；同時他又盡他可能的看書講話，以便練習他的心靈。

我第二次探望他的時候，醫務隊的一位中士拿了二本狄克著的「瓜島日記」(Guardacanal Diaries)，請他簽名。狄克說他肯簽，只是怕簽不出名來。他試了幾分鐘，終於簽成功了。「麼，這比我從前簽名還好一點。」青年中士走後他對我說：「我一向就喜歡在書上簽名。這使你感覺得你的重要。」

狄克·笛雷加斯斯是那種安安靜靜的，書生派的新聞記者。我在基地營盤住的一個房間，放有他的私人行裝，我注意到他看的是莎士比亞這一類的書籍。他戴的是玳瑁眼鏡，講話又遲慢又清楚。他的爲人誠實證虛。他的舉止與那飄蕩着他的本性剛剛相反。不要看他舉止斯文，他可親身參加了許多的血戰。在大平洋及地中海方面他曾經參加四次的登陸進攻。他那著名的「瓜島日記」在美國銷五十萬冊，且曾經製成電影。他是位心思很周到的人，很關心我所寫的書籍，彷彿就是他本人的著作似的。

狄克已婚，家在紐澤西州的伊麗莎白城。他是這戰區最高的通訊員，身長六呎半。克拉克將軍身長六呎三寸，時常說他高興看到特雷加斯基斯，因爲他是少數可以抬頭景仰者之一。有一位外科醫生笑着說，要是狄克生得矮，或許不至於受傷。但是狄克說就是矮也不行。因爲那一天他受傷的地方，全無遮掩，「就是全世界最高的侏儒也逃不了。」他心裏所想講的實然是「最矮的」侏儒，這我們明白。

狄克穿十四號的大鞋子，有一次他得從瓜達爾斯那爾島一直旅行到紐卡里多尼亞(太平洋法屬殖民地)才買到一雙新的。他的人強壯結實，只是很瘦，因此他並不是十分康健。他受傷的夜晚，人

藥給他上脈啡時，他警告大夫們說，不要用什麼刺激藥刺激他的糖尿病復發。

他最初養病三星期的醫院距離火線只有數哩。醫院裏泥濘不堪，狄克躺在掛帳篷的病房裏的一張床上，夾在許多病人的中間。我探望他的幾天後，他被送到靠近後方的一間總醫院，再過些日子陸軍就將送他回國作最後的休養。大夫會從他左腿上割下一大塊的皮去接在他頭上，遮住那傷口。他們預言說，六個月內他便可以重返戰線。

他已經看了這麼的戰爭，並且還經歷這麼一場的死裏逃生，我們或以爲他再也不上前線了。要是我受了這麼一個傷，我一定回家休息，安於已得的榮譽。狄克可不；他盼望可於一九四四年重返前線。（一九四四年他果真再上法國前線）。

他並不是冒險家，他只是個十分誠實而認真工作的人，他這麼做，因爲他覺得他應當這麼做。他的又一志願，是隨同作戰的降落傘部隊一同降落。

有一天我上俘虜營去收集一點關於優秀民族的知識。

這時期的德國俘虜大體上又胖又軟。大部份年紀很輕。一大部份的人還穿夏天的制服，只有單薄的內衣。

這時期的俘虜比從前肯講話一點。只有徹底的納粹才搭起架子來不答話。其餘的人似乎也樂於離開戰場，張嘴巴滔滔而談。有些俘虜是波蘭人和奧國人，有好多不是的也冒充波蘭人。他們以爲我們待波蘭人好一點。但是他們騙不了審問官，因爲我們部隊裏審問俘虜的人，都會講和德國人一

釋好的德語，發音一點點不對都聽得出來。

德國軍官也知道我們待俘虜不差，但是他們顯然是故意捏造恐怖的故事，恐嚇士兵，阻止他們的逃走。有些俘虜被俘時很畏懼，顯然是害怕我們虐待他們。

在義大利被俘的德國兵，許多還覺得德國會打勝仗。至少他們於被俘時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的人一被押送到後方，看到盟軍在路上在田野上有那麼多的配備和供應品，吃了一驚。有些帶銳敏的，一看到我們有這麼充份的東西可以打敗他們，入營時真的哭了起來。審問官說俘虜到後方以後，其中百分七十五懷疑德國還會打勝。

審問官常常問俘虜爲什麼以爲德國會打勝。有的說盟軍就要崩潰了。有的以爲德軍就要掃清俄軍的抵抗。有的切望地說他們於春天要用一種新武器，一下子就可以大勝。還有些俘虜，差不多說不出旁的原因來，就說有一種奇蹟快要發生——德意志對於這次大戰不但不能輸，而且也不敢輸——因此他們對於戰敗這事想都不想。

據我的觀察，在義大利的德國兵很知道他們在俄國的慘敗和我機的轟炸德國本土。德國檢查員竟然讓這麼悲觀的家信送到士兵的手裏，我覺得奇怪。德國兵身上搜出來的家信，裏邊帶有驚慌或是哀怨的口調，每封信都有厭戰的色彩，熱烈地盼望着迅速的勝利。

但是從大體上而言，這些信件並沒有暗示停戰的趨勢。有的是長篇大論，深信最後的勝利，口裏有點像我們自己的家信和社論。換言之，德人還不承認他們的失敗。

有一個德國孩子兵被俘時似乎非常的沮喪。審問官遇到這一種的案件，便追究其原因，只要這沮

寔是超出普通被俘時的沮喪。但是他們再三盤問，也問不出其原因來。

後來一位審問官隨便談談鬆鬆的：「哼，不要難過，至少你可以和我們一同度聖誕節。」

那孩子一聽見這話便坐正起來，熱切地說道：「你們也慶祝聖誕節？」

他不知道我們也知道有聖誕節，當時他一定是愁思悶想，以為得在異教的野蠻人中間度佳節。從此以後他的人便快樂活潑起來。

我們俘虜營的管理員自然是會講純粹德語的美國兵。這些管理員大部份生長在德國，移民美國，變成美國的公民。他們說當一個俘虜被押進來時，聽見到處都在講最熟識的德語，常常感覺到完全迷惑不解，幾乎不能相信自己已落在美軍的手中。

這些審問敵軍的叫做「敵軍人專審問官」，我曾經和其中二位談過。他們倆審問一批川流不息的俘虜，已有一日一夜。我進去找他們時是午後三時，而他們自前一天早晨起，還沒睡過覺。其中一位是上士，人長得矮小，模樣像是學者，穿起軍裝，格格不相入。他一生大部份時間是做書生。九年前他離德赴美，自知再不離開，納粹會找他的麻煩。在美國的時候，他以教授德文為生。

另外一位也是上士，本是地產商人。他生長在漢堡附近，於十七年前赴美，當年他只有廿一歲。他講英語還稍為帶一點德國音，把W念做V音。他剛剛過了三十八歲的生日；他也不知道應否申請減位，不過他的工作很重要，因此他想還是幹下去的好。據他說，德國俘虜休想對他撒謊，因為他審問過成千俘虜，德國軍隊的情形他瞭若指掌。每一部隊的名稱，屯紮地，指揮官何人，他都知道。要是俘虜撒謊說他的連長是某某人，上士就說：「不對不對，不是他，」接着把連長的真姓名說出來。這

麼一來，俘虜至少是感覺到怪不舒服。

「關於德國軍隊，我實在知道得比美國軍隊清楚，」他說，「因為我整天人在這破爛的舊房子裏，坐在這寫字檯後和德國人說話，從來沒有工夫出去看看美國軍隊。」

我在軍隊碰到的人，實際上人人都得到了聖誕節的禮包。我知道有一位來自本寧凡尼亞州的上尉，從美國得來的禮物共廿四包。差不多每個兵士所得的禮物中，至少有一件飄渺的東西，例如不用刷子的刮鬚膏或是救生圈牌的口香糖，因為這一類的東西，軍隊分發給我們的太多了。不過大部份的禮物都選擇得好。

說起來好笑，有的人真的收到福巴姆牌的肉罐頭。有的收到精巧的草拖鞋，有的收到黑色的絲襪子——送這種禮品的人，大致以為兵士們會穿起夜禮服，在夜總會玩一夜。但是據我所看到的，最滑稽的禮物，還是一條美麗的，有圓花點的藍領帶。

聖誕禮品我一包也沒收到，不過我離開美國還沒好久。況且寄給我的包裹時常失掉，不管是什麼的禮。

最卑鄙的惡作劇是有人從國內寄來一個聖誕節的信封，裏邊裝滿從雜誌剪下來各種有色廣告，有各式各樣的美國好東西，從一大碟一大碟火腿蛋，到度假期的遊客，穿着顏色鮮豔的游泳衣閑躺在沙灘上，周圍美女如雲。國家應當有法律禁止這一種的惡作劇。後來我再想一想，記得還有一種更卑鄙

的惡作劇。這惡作劇參加任何那一節開玩笑的比賽，都可得第一。最糟糕的是這種玩笑竟然是對着火線上的步兵開的。這位小兵在國內的朋友送他三瓶威士忌酒做聖誕禮物。這三瓶酒分做三個包裹，包得特別好，一瓶也沒有打破。第一瓶酒對於在前線感覺得寒冷的孩子們是太好了，但是第二第三瓶送到時，可已經在途上給人家先喝光，然後小心地封好，當做原封不動地寄來。寄酒自然是違法的，但是這可不是法律問題。問題是這世界上有個混蛋，偷喝了人家爾奇爾的威士忌在肚子裏，應當把他轉頭頸扭斷。

聖誕節後我們前線的士兵好多月來第一次感覺到紙煙荒。在突尼西亞的中期及後期，我們每星期發五包至七包酒。我和一個部隊談起，他們說自從到義大利以後，每人每星期平均只領到三包半煙。不到五哩外的另一部隊，每人每星期可得到一條多煙。誰也不知道原因何在。

談起紙煙來，兵士們正在奇怪，為什麼經過這麼多的日子，軍隊還在發三種不出名的，沒人喜歡的牌子給他們，叫他們硬抽下去，華盛頓政府要麼全不發煙，否則解釋一下，為什麼這些不受歡迎的牌子也得分發出來。政府要是能夠注意這問題，數百萬士兵一定很感激。這香烟問題後來也改良了，再也沒有人在訴苦。

上次大戰美國軍隊裏出的「花旗報」(Stars and stripes)，其中編輯撰稿人員，後來有的揚名文壇。這次大戰各軍隊所出的報紙，其中有無人才，為時尚早，難以評判。但是在義大利可有兩位很有



途前的人才，士兵們和我們這些記者都肯立即投他們的票，担保他們倆將來有成就。其中一個是記者，一個是漫畫家。記者的姓名是賈克·傅亞西（Jack Forse），是位來自加里福尼亞州的上士；漫畫家是上士比爾·莫爾丁（Bill Merditt），亞里桑那州人。兩人年紀都很輕，很安靜誠懇，兩人都實在的才能，都有那種暫時的，直覺的才能，能夠把兵士的觀感表現出來。

傅亞西上士於進攻西西里時才入「花旗報」工作，時間雖然這麼短促，但是各部隊向報館要求派人特寫的，指定傅亞西者為最多。他到海外來快近十五個月了。他被調入軍隊報館工作以前，原在反坦克炮隊作戰。他開一部半履帶車，後邊拖着一門五十口徑的機關槍。突尼西亞一役他從輾轉到底。他從未受傷，但是一九四二年二月施帝包齊德一戰，他那半履帶車可中了一枚八十八耗的太炮。不但戰車毀了，連他手提打字機也損失了。

傅亞西從軍前原是「舊金山說事報」的記者。他入伍的時候決心不放棄寫作，因此他身邊帶着打字機，寫厚厚的信給家裏的人，藉以時時練習，他說他家裏的人，不懂得他為什麼作戰時能夠時常寫信，而一調入報館做比較安靜的事，反而不大寫信。原因當然是因為人一入報館，不必再藉寫信以練習文筆了。

突尼西亞戰役快結束時，他寫信給「花旗報」，問報館方面有無調用機會。「花旗報」的編輯巴勃·涅維爾回一封只有幾字的信：「為什麼不？」

傅亞西以為對方在開玩笑，也就不再去癡想它。但是十天以後調職的公文送到了，還附有乘機的旅行令。乘飛機這事給傅亞西的連長一個深刻而驚奇的印象，他洗身刮臉，換上離開美國以後第一次

穿的制服，而且親自開車送傅亞西到附近五十哩外的飛機場。

在職地通訊員間，傅亞西有什麼地方都肯去，什麼事情都肯幹的名譽。但是他的入授養，只是不聲不響地幹他的工作，好幾個月不露臉。一直到他人人都認得後，他也像旁人一樣說笑話，開玩笑。我於去年夏天初次在西面里見到他的，他講話時相當猶豫。後來我在義大利又碰到他，他那半吞半吐的模樣沒有了。關於這我會問起他，他說大概是因為他現在有自信了。

傅亞西雖然是一個好兵，但是他入「花旗報」以前，兵職的升升降降共有七八次。升降的原因全憑各司令官的高興。這麼一來，他對於品級全不關心，小兵也行，上士也行，少尉也行。他入「花旗報」時，官方給他的名義是上士。關於這，他真的曾與主筆者爭執過，而他的臂章也是在被迫後才佩了起來。

傅亞西現年廿四，頭髮黃中帶黑，有的地方已經開始稀疏。他的下巴長得大，睛眼又是深凹。這去，因此他看人的時候，顯得好像是從而條網繞中望出來似的。他用左手工作，不抽烟。他雖然是在法國種，但是他法文不大會講。他生長在西雅圖，入華盛頓大學讀書二年後，他父親移家到加里福尼亞州的克萊。他的父親法朗克·傅亞西，是太平洋岸碼頭雇主聯合會的頭目。

賈克·傅亞西於戰後有兩個志願——一是讀完大學，一是結婚。結婚先辦。未婚妻的名字是佛羅蘭斯·麥泰，住在紐澤賽州。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勸她做加里福尼亞人。（傅亞西於一九四四年春季調回美國，已經結婚。）

傅亞西過的是困苦的生活，不管是當兵或是當記者。有一時期他奉派為住在城裏的特派員，乘吉普車來往機場收材料。他覺得這種生活有趣，只是有點害怕。

「我的人變成柔弱的，」他說。「這種生活太舒服了。最好還是回到前線和兵士們住在一起，寫寫關於他們的文章。」

上士比爾·莫爾丁揀我們看，是戰時產生的最優秀漫畫家。這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漫畫有趣，同時也因為他畫得非常嚴酷而真實。莫爾丁畫的不是訓練營的生活——國人最熟悉者只是這種訓練營的兵士生活。他畫的是前線的兵士——我們這龐大的陸軍，只有這少數的小兵在那兒拚命送死。他畫的是戰爭。

莫爾丁漫畫的中心人物是個小兵，不刮臉，不洗臉，不笑。他的樣子像是流浪漢；他的模樣真像一個在前線作戰了兩個月的兵士。這種兵可不是好看的。從某一方講，他的漫畫是辛辣辣的。他的畫筆極為成熟，因此我以為他是快近中年的人。實際上他只有廿二歲，看起來年紀還年輕。他漫畫中畫的兵，每一臉濃密的鬍鬚，他本人可沒法子養那麼長的鬍鬚。他的小鬍又硬又稀，他的鼻子好脾氣地往上翹，他的眼睛有一種幽默的靈眼。作品的成熟全由一種本能的理解力得來的，因為他當兵的時間已久。他在軍隊裏已是三年有半。

莫爾丁生於新墨西哥州。他雖然自稱為亞里桑那州人，但是我們這些新墨西哥州人喊他做老鄉，他也不便不承認。他從小便畫畫。他時常畫他將要做的人物，例如牧童，兵士等等——從來沒想到自己會成爲畫家。他十七歲時卒業於亞里桑那州舍費尼克斯城中學，上芝加哥的藝術學院讀一年書，旋即入伍。他入伍的最初四個月，做廚房勤務兵共六十四個鐘頭。他一生的崇拜軍服，至此受了致命

的打殺。

莫爾丁屬於第四十五師。四十五師作戰的記錄很好，死傷慘重。莫爾丁那典型的嚴酷漫畫兵，其實是四十五師的一位步兵，而且吃苦頭的也就是這種兵。莫爾丁當步兵一年後，調入師部的週刊工作。他真正的戰爭漫畫是始自西面里戰役，後來我們攻進大利，他繼續畫下去，逐漸出了名。

「花旗報」的主編連維傑上尉，一提到他便離頭誇獎：「他真天才。他已經是個特出的戰事漫畫家。」

莫爾丁工作的地點是一間又冷又暗的小畫室，在「花旗報」拿不穩蕩蕩事處的背后。他工作時戴上銀絲眼鏡。他的眼睛本來不壞，後來在軍隊裏於夜裏畫圖，燈光太弱，工作太久，因此眼睛弄壞了。他平均每十天中有三天上繭線，四本畫一大堆漫畫。天氣好的時候，他便在牆邊打草稿。但是天氣每每是糟糕的。

「反正你用不到打什麼草稿，」他說。「你回家時一腦子是苦難，寒冷，危險的圖畫，你不須要什麼草稿。」

他在「花旗報」上漫畫的標題是：「與莫爾丁同上繭線」。有一天一位兵士寄來一封卑賤的信，質問莫爾丁對於前線究竟知道個什麼。「花旗報」將這封信登出來，下邊附有編輯的按語，用斜體文印出來：「上士比爾。莫爾丁曾在義大利作戰受傷而得紫心獎章，彼時莫爾丁屬於索格贊閣者那一團。」

這就是等於罰他們一頓。

比爾是個相當安靜的人，身材比常人高一點點。他抽煙，講話坦白可親，稍爲帶一點點粗話。他雖然年紀輕，不但是已經結了婚，而且生了兒子。他一九四二年在泰撒斯兵營裏結婚，翌年八月他在西西里時，家裏生了一個兒子。他的太太和兒子現在住在菲尼克斯城。比爾的錢包裏有她們倆的照片。

他計劃於戰後回到美國西南部去住——西南部也是我想安居的地方——繼續給這些在義大利山岳間作戰的人們發錢；只是到那時候，這些兵都已換上平民的衣服，過着正常的生活。

說來大家運氣都好——連莫爾丁也包括在內——美國的大衆可以看到他每日的漫畫。一九四四年初美國一部份報紙開始聯合刊登他的漫畫。

有一間陸軍醫院我偶而走去探望幾位受傷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新墨西哥人瓦爾特·任遜。他像旁的病人，穿的也是醫院的睡衣，我總以爲他是個小兵，因爲他的人安安靜靜，謙虛待人。後來我要把他名字記下來時，才發現他還是少尉。他在美國有一個兩個月的嬰孩，他還沒見過。

任遜受傷這是第二次了。在西西里的時候，有一架德國坦克對他開槍，傷了他的背部。後來他在義大利作戰的最初期，他的胸部又中了一枚彈片。救了他命的是一本扎記簿，他把這簿子老是放在襯衫左邊的袋裏裏。他住醫院已經一月有餘，正預備復職去。

任遜從前在新墨西哥州開乳酪廠。我因爲剛從那地方回來，逗着他說着墨西哥的太陽是什麼樣子，空氣怎麼清新；日落時沙漠是多麼美麗。

糟糕的是你這麼逗人家，同時也在逗你自己。

有一時期我真的開始憂愁起來。我在義大利已有一月有餘，我身體還是康健如常。我那每到一新地必病的記錄，豈不是要打破了嗎？難道我老糊塗了嗎？

但是我一點也不慌。我知道怎麼備置。我只須洗一個澡，便開始吸鼻子。這吸鼻子我不理會它兩天，立即變第一等受涼。以後什麼都好了。受涼的惟一的壞處是，你找不到有趣的東西可以寫。我搬進城去養病，在一座公寓裏弄到一間好房間，有好東西吃，有些朋友作陪，日子倒也不太難過。

我提起這的惟一原因，是要保持我本人的記錄。說來慚愧，我並沒有真正的大病一場，也許我們攻德岡本土時，我可以想方法改良一下。

拿不動新以北的公路上，日夜滿滿是疾馳的供給品車隊。一直到戰區邊都避開燈光。擠在路上的卡車，英美兩團都有。主要的公路上，車夫以每時四五十哩的速率開着大卡車，神經衰弱的人可受不了。這些公路本來是好的碎石路，現因車輛來往太密，路上到處有破洞。工兵們老是在修。

城市邊境的路又寬又栽滿着堂皇的大樹。因此你車子開過去時，好像是開過一個美麗的地道。英美二軍在沿途上放了成千的路標，指導車夫去找各部隊。那些路標有的是油漆的，有的是印花的。有時候我們走到一個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得見成百的路標堆積在小橋上，好像是花開的花園。要是我們對於目的地真的不清楚的話，我們便停下車，研究研究這路標的大雜俎，要看了五分鐘才找到

一階閣階。

我們軍隊裏一定有個人從前幹過公路廣告的，因為公路上除了路標以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告示夾在高樹上和電杆上。有許多還是打油詩，一個木板上寫一個辭句，每木板相隔約五十碼。例如：「要是你——丟掉好衣服——你也許——有一天沒得穿。」這是勸美國兵不要因為行裝太重，隨便丟掉衣服。

又有一個打油詩式的告示，韻都有點押錯了。「有人喜歡金——有人喜歡銀——我們喜歡搶教物書——請你帶來好不好？」

路上時常看到提防花柳病的告示，有一個告示張在曠野上說：「你的帳篷清潔嗎？」好些前線作戰的兵士，好幾個月來不要說正式帳篷，連小營帳都沒得睡，一看這道，不覺哈哈大笑。

我們一哩一哩慢慢攻佔義大利的山岳河谷，我們的司令部大多設在義大利田莊上或是鄉村的屋子裏。這些鄉下房子大多差不多一樣。房子看起來又老又堅固，但是我們附近的炮一開，房子便全部震動。

有時候我們軍隊住紮的民房，有一部份還住着老百姓。有時候全家都搬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搬到那裏去——除了笨重的傢具，什麼都搬得光光。

牆壁上時常還掛有褪色的照片——有的是四十年前的結婚照片，有的是青年軍人的全面照片，空着上次大戰的軍服，有的是極舊的祖父祖母的照片，此外常有一些有關基督及各種宗教圖畫和箴言。

我會隨軍住紮在十來個義大利田莊及小市鎮裏，牆上掛着的褪色圖畫，總是同一種類的。

有一間屋子，全屋皆空，只剩有一個大碗櫃，櫃頂放着兩隻笨重的箱子。我們並沒有打開箱來偷看，只注意到一隻箱子上貼有某義大利郵船的信籤，信籤下有英文字：「四等艙」，可見這家窮人有一個到過美國又回來。

有一天我聽見一個兵士說：「我真想看一看一間好的，老式的木架房子，只要一間。」我們作賊這一帶的義大利，所有的房子不是磚頭便是石頭的。往北一點才是木架房子。我們差不多從未看見一間火燒的房子。

義大利南部這些可憐的小城，被炸彈炸得粉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塊一塊塌下去，從來不是被火燒光的。它們死得硬碰硬，不過死還是死的。

有一天勃蘭地少校對於飛行爲生，我對於寫作爲生，伍長靠哈雷對於當伍長爲生，突然感覺再也忍受不了，於是我們三人說：「滾他媽的，」跳上了少校的吉普車，往旁貝古城開。

我在全義大利唯一想看的的是比薩的斜塔，但是這塔是在北部。我們軍隊還沒打到那地方我們便離開義大利了。因此旁貝是我在義大利最初一次，同是又最後一次的正正式參觀古跡。

有人會對我說，他看了旁貝感覺失望，因爲挖出來的廢墟太少了。其實他一定走錯了方向，走到山的那一邊，因爲我所看到的相當多。這埋在地下的城市原有二萬五千人，原城的三分之二已經挖了出來，約有一方哩。把旁貝埋到二十至二十四尺深的火山，據普通人想的是維蘇維斯山，其實不是，



是其姊妹山叫做蘇姆馬的，現已熄滅了。火山爆發的慘變發生於紀元前七十九年，古墟的發現則在十八世紀。

我們在旁貝大門口荒涼的小方場上停下吉普車時，爲一羣頑童所圍攻，這些孩子非常堅持，到末了我們只好雇一位替我們看守吉普車。隨後我們付一角錢的門票，走進橫路相。有些穿平民衣服的義大利人跟在我們後邊，問我們雇不雇嚮導。

我們挑選了一位。普嚮嚮導大多講的擺水果攤的英文。但是我們這位嚮導講的可是相當有教育的英語。他說他曾在紐約住過，但是在大戰爆發以前便在旁貝當嚮導。他的名字叫做蒲羅斯勒雷。他長得又高又瘦，好像美國人。他頭戴呢帽，身穿皮領子的，黑色的長大衣，底下是灰褲子，灰鞋套。他抽一根細煙，老是稱呼我們做老爺。

旁貝古墟於一八一一年中了一百多彈。敵我兩方當然都未曾以古墟爲目標的。蘇彈落在古墟牆裏的，都是流彈，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損害。只是我們的嚮導一看到勃蘭地少校穿的是空軍制服，便四五次微妙地提起轟炸的爲害。我們也只好彼此露靈眼。勃蘭地少校在義大利俯衝轟炸好幾次，但是從未光臨旁貝附近的上空。

古墟裏有千來隊小小的觀光團，都是在假的軍人，每團各有嚮導一人。街上有一位英國準將在抽煙斗，又有一位蘇格蘭軍官，穿着短鬍子。我們拐彎時碰到一羣英國海軍少尉，剛剛從海上來，一人掛着一根棍子，好像人在英國大學的校場上似的。此外又有些年輕快樂的美國飛行員，穿着皮茄克；還有一羣一羣服裝不整齊的小兵，剛剛從戰線上回來，在吃着花生米。

英美三國人都有胡塗亂寫的天性。在旁貝城的牆上，我們看到成百的鉛筆題名——例如甘撒斯城的兵士多吉斯，格拉斯哥的軍曹麥林。

旁貝的一些房子裏，牆上有些以春宮畫聞名。在和平時代，簡直有時得小心，因為遊客中也有女客，現在它們可以放肆了，除非有女看護或婦女補助隊在附近。嚮導還像往日那般，對我們推銷淫污而同時又是每道的小銀徽或是小銅徽，此外還有春宮畫的畫冊。至於我們買了沒有，那可是軍事秘密。

勃蘭埔少校是奧哥拉荷馬州人，靠伍長是西雅圖人，而我則是半印籍安那人半新墨西哥人，在旁貝廢墟玩了三個鐘頭，結果覺得很滿意。我們只盼望下次親見是將來柏林的廢墟。

義大利火車又在開了，其中有的是電化火車，就像美國的那麼新式。但是每部車子都擠得太滿，還沒恢復戰前的常態。有的坐在車頂，連車的兩邊都擠滿人。

滑稽的是火車一開到地道口便停下來，讓車頂和車邊的人下車，免得給地道壓壞了。

拿不勒斯當時的黑市貨物，其中有一種是美國陸軍的丙種軍糧。此種軍糧怎麼會上黑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點肉菜雜糧索價二毛半。有一位我有點認得的義國女主婦，一共買了三聽，回家才知道上當，因為聽子裏裝的是沙。

一定有些滑頭的黑市商人，收集了一些空罐子和蓋子，把沙裝了進去，然後又把蓋子整齊地撿了上。

有一個我偶然去的農機場，入口地有一個穿得破破舊舊的義大利婦人坐在地上賣蘋果，榛子，和英國胡桃，是專門買給兵的。這些路邊的小販寧肯全不買給本地人，因為我們兵士付高一點的價格。但是有一天有一個義大利女人停下腳來，檢起一圍裙的蘋果，然後問價錢。這女販子不幸講的是兵士付的價錢。那女客望望她一下，一怒把所有的蘋果都往她臉上一摔。

軍隊的漫畫家比爾·莫爾丁，在拿不勒斯買了一條橡皮尿褲寄回家給他六個月的嬰孩穿。比爾的老婆大概是宣揚了一下，因此有二十位年輕的美國母親，都來信托比爾買橡皮褲子給嬰孩穿。這一種東西顯然在國內已經絕貨了。比爾無法對付，只好宣佈橡皮尿褲在義大利也絕貨了。

蒙特羅斯是在義大利的攝影記者的頭目。他是 *NY* 新聞社的特派員，曾在所羅門島，阿留申羣島，義大利當地工作，因此在隨軍記者間稱得起老大哥。

蒙特有一件東西，我們人人都想偷。那寶貝是個純亮紋的睡袋，好像是個薄薄的大封套，人一爬進去可是非常溫暖，因此他什麼都不須要，有時候只須要有點遮蓋的地方可以避雨。蒙特於免稅還買得到的時候，定做了這個睡袋，共花六十美金。這東西收拾起來裝在一個抽線的小袋袋裏，他出發時揀在手裏，好像女人揀着埃爾東西用的袋袋。

一九四四年正月底，英國陸軍宣佈一種新式的臂章，以紀念受傷和國外服務，這制度很像我們上

次大戰時所採用的。英軍受傷的新標記是在左手的前臂上有一條一寸半長的直金條，凡服務過一年者加一條紅條，每年增加一條。我們上次大戰時，每次受傷在右袖上有個金的V字，左袖上有同樣的金字，每字代表六個月的作戰。

這一類的小點綴，提高士氣不少。至於等到人人回國後才發這種臂章，那就全無意義了，因為一退伍，立即換上平民的衣服。在海外戰場上，每人袖子上如果有受傷或是限務的條紋，人人一定很高興。

講老實話，我本人也很喜歡身上有些條紋可以到處誇耀一下。我隨軍已近兩年，而我這年齡，只要動脈一硬起來，隨時都可以嗚呼哀哉，還是早一點有條紋在身的好，遲則人家看不到了。

我在戰區裏老是怕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我的打字機壞了。打字機上有一根鐵做的托架折而為二，因此我每次打那打字機邊的小橫桿，捲筒不肯動，不能換一行。我幸而還能用舊方法去捲那捲筒，每打完一行，用手去捲，只是這麼一來，我就像開機關槍的兵，每打一槍，得停下來裝一枚子彈。但是久而習慣成自然，差不多一年以後，我還在用手捲捲筒。

我們軍隊裏的人寫信，有時候異想天開。我聽過過一位兵士寫信給女朋友說他受傷了，隨即又寫信給自己的母親，告訴她說他的受傷是假的。又有一個從未飛行的兵士，寫信回家談他剛剛擊落三架擊式機。我們人在義大利，他還打下零式機，他真的打破了我的記錄。我一天最高的記錄，只是擊下

兩架噴火機和義人的菜車一輛。

維蘇維斯那圓錐形火山邊，有兩條紅色的火山石流了下來。夜裏看起來又鮮明又好着。火山老是在噴煙。

有一天夜裏我們在拿不勒斯，有小地震一二次，震動了我們的床，弄得大家都嚇死了。

全美國好像都在關心軍人投票的問題。國會鬧得那麼厲害，彷彿是動了全武行。

要是諸位肯聽我講幾句的話，我可以報告一點我個人的觀感。我不能代表在訓練營及後方服務的軍人講話，但是我也許可以代表前線的戰士。前線的兵士當然想投票。你問他的話，他的答覆一定是「要投票」。但是實際上他並未加以考慮，而投票的手續又是麻煩的話，他一定一罵而走。普通作戰的兵士，把全部精力用在保全自己的生命，各人從慘苦的生涯中找一點小樂趣，那裏還有什麼時間去考慮選舉總統。要是你讓他選擇十一月的投票呢，還是於給他一個月的牛欄操雨，他恐怕還是選後者。要是陸軍部成立好機構，吩咐作戰區的每個兵於某一天到某地方畫個×字，那麼前線百分九十九的兵會投票。但是如果兵士於投票前得填每州寄來的長表，在表上簽字，還要忙着念和填各種複雜的表格，那麼兵士的百分九十九一定說：「媽的，誰理你這一套。還不如晚飯時給大家發根雪茄吧。」

我們這一門面最荒謬如神話的人物是少尉房雷柏爾。他是那麼荒謬，我們可以相信他是假的，除非你認得他。去年夏天我在阿爾及爾認識他。大部份的戰地記者也認得他。一師作戰的步兵都認得他。他不是假的。

房雷柏爾是人家寫書的材料。他生在奧國。父親是奧國帝國陸軍裏的將軍，母親是男爵夫人。他倆家裏有錢。他本可以過富裕的，漂漂亮亮的貴族生活。他可是於十五歲時逃離開家，在錫本廠做工，檢垃圾，做煤礦的礦工，後來又在一個旅行的小馬戲團裏當小丑。他於十九歲時入法國外人義勇團，服務二年，曾因作戰受傷。後又回到歐洲研究藝術。他的本行還是藝術家。

他不斷地旅行。他在倫敦巴黎都住過。一九二八年他住在上海。後來他回到柏林，參加思想自由集團，偶然畫畫漫畫。他有的朋友為納粹所逼緝，他設法救他們起來，因此他於一九三三年被捕，判為叛國大罪，送入集中營。奧國首相陶爾夫斯於他入集中營後七個月救他出來。他隨即往西班牙海峽的巴利阿列羣島，療養一年，畫畫政治的諷刺畫。

他的一生就在這兩極端間波動往復，從座談會的空談政治理論到實地參加殘酷的戰爭。你不會以為藝術家的人又強壯又現世；然而他作戰中彈二十次以上。一九三六年他到西班牙，參加政府軍的空軍當炮手。他這次的冒險，一條腿中了十六顆子彈，差一點活不了。

一九三八年他回到奧國，一眼便看出要與希特勒作表面上的抵抗都不行。因此他便上美國去，於五年後入美國籍而從軍。

他的軍隊生涯說來也怪。他起初是一間軍醫院實驗室的技士。後來調入新組織的陸軍藝術隊，於

一九四三年五月赴北非，爲軍政謀畫戰場。他到北非後幾天我便偶然碰到他。他還沒動手畫，國會又取消了他整個畫戰場的計劃。於是他又被調回國，入第三十四師當步兵。

一九四三年秋他奉調入前線作戰的一團，同年十月爲炮彈片所傷。他對於中彈似乎不大以爲意。一個月後的一夜裏，他帶隊巡邏，中了敵殺槍的四個子彈。一彈撕裂他上唇和鼻子聯在一起的地方。一彈在他的手背後挖了一個深洞。一彈打掉他一根手指的關節。第四彈打穿他的肩頭。在包紮這些傷口時繃布還沒全拿掉以前，他又在巡邏了。

在這以前他當上士，從這升爲少尉，調入該師的工兵隊。此後他閒時還可以畫畫。

我再見到他時，他住在拿不勒斯一家公寓最高一層的一間小房間裏——那公寓是由軍隊徵用的。那小房間很不錯，他就一個大畫板畫戰爭的水彩畫及墨筆畫。房間裏放有一張他睡覺的床。牆壁上釘着十來張他的漫畫。他偶而隨他的藝術隊上前線。他上前線總是走到會受敵人射擊的地方。

房雷稱爾是很特出的人物——從一方面講，你可以說他是投機的戰士，但是他的舉止動作可不像。他的人長得聰明，動作簡單。他年三十九，看起來還年輕一點。他的人中等身材，有一點點駝背，他的一隻眼睛有一點斜，因此看你的時候好像是看到你後邊去。他的臉又長又瘦，牙齒突了出來。他的英語聲量很豐富，他的文法一點毛病也沒有，只是他的發音還帶一點嘶嘶聲。他用英語咒罵起來很有力。他的談話哲學和政治理想，與談以最好方法找遮掩來蒙蔽關槍，他同樣嫺熟自然。他對於別人的儀表服裝十分用心考究，至於睡在什麼地方，不管是緞的被單，還是戰場上冷冷的泥土，他似乎不大關心。

藝術家和兵士本來很難調和一致。然而房雷柏爾顯能以二者皆為職業。也許他的當好一點的兵，使他做好一點的畫家。他的長久作經驗，使得像狐狸那麼狡猾，我想像不出來他臨危而有所畏懼；他似乎天生便沒有什麼畏懼的。他作戰時是那麽鎮靜勇敢，他的人在前線上已成神話。上級軍官計劃進攻時，甚至徵求他的意見。

他什麼事都自願効勞。他雖則受傷四次，他的神經一點也不受影響。事實上他當勇敢的巡邏隊長非常出名，因此師長終而禁止他再去巡邏，除非是有上峯的特准。

有一天夜裏房雷柏爾巡邏回來，一個手指癢的哨兵喊他站住說：「誰？」回答的聲音帶有沉重的德國音：「少尉房雷柏爾。」他的肩條是少尉條，可是他身上掛的身份牌還是上士。這件事經過一個鐘頭的解釋才解決。有的哨兵先開槍才調查的。

房雷柏爾以這身經百戰的背境來畫戰爭的團畫。他畫的圖已經有百張以上。他畫的東西都往華盛頓的軍政部送，不過他盼望這些畫可以集成一冊出版。

房雷柏爾，像大部份我們這些在戰場上的人，終而對於戰爭那私人的一方面，比較對於戰爭那抽象理論與主義，感覺興趣多了。他說在他的畫中，他想去掉戰爭的虛飾和英雄主義，一反常人的作風。我也看過旁人的畫，因此知道房雷柏爾的忠實繪畫戰爭，也不是孤立的。這接近戰爭而來畫戰爭，還當戰爭是英雄的，那太不容易了。

房雷柏爾畫的死人，就像普通的死人那麼可怕。他那些還活在狐狸洞裏的兵，多精疲力竭瞪着死寂板的眼睛。他的風景畫，一片哀愁，一片可憐的毀壞。他的寫生畫一點也不像是真的；畫中的人物



傷每扭曲而怪異，常常變成幻想的攪盡。

他送給我一張這一種的圖畫，名字叫做「在義大利的自畫像」，畫的是他本人和另外一個傷兵。藉一個略略而笑的射擊的瘦手牽引下山，背境則是斷牆殘壁和挨餓的兒童。

你當兵當得太久，便會看見這一種的東西。

## 第五章 荒誕的步兵

諸位知道我特別喜歡步兵，因此我的去和第三十四師的一營步兵住在一起，諸位一定不會引以為奇。第三十四師是大西洋彼岸資格最老的一師兵，離開美國已有兩年。

海外的兩年，單單是旅行和辛苦工作，（已經是長久的時間）何況這兩年還要作戰，一場苦戰連着另外一場苦戰。因此一師兵鍛練得又聰明又老練，好比是一本常常翻讀的書，或是好比一座老房子，石頭曾經數月的摧殘而益堅強——曾且不管那新加上去的混疑土，使得房子不至塌下來。

第三十四師任何第一線的步兵連，在二百人中間每每只有十來人是原來自美國出發的老兵，其中有一營，沒有一位軍官是原來的軍官。這並不是說其餘的人都死光了；只是有各種的死傷疾病和調動，又有一小部份調回美國，因此一師兵經過兩年的作戰，人員差不多都換光了。沒有改變的只是第三十四師這號碼。但是甚至號碼也會有個犧牲生命，只要你認識它的傳統。我這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愛爾蘭時，便會和第三十四師混在一起，因此我一提起它來，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有一天夜裏天黑以後，我乘普魯軍團團部，團部把我交給營部，營部又將我送到連部。連長希葛曼是紐約市人。第三十四師原來都是愛俄華及敏尼索達州人，但是現在各州的人都有了。但是久經戰場的老兵還是愛俄華人，一看便看得出來。

連長希爾長得又高又瘦，年紀相當輕，從他的名字便看得出他是愛爾蘭人。這一團的人，都說他的人相當特出，上級軍官每次提起他的姓名，便點點頭說：「是的，希爾是特別的。」我從旁人的諷刺中，打聽到他在危急的時候，善於精采地運用他的頭腦。他不怕德國兵，也不怕美國將官。他是位極耐人喜歡的，很受教員的讚賞。

希爾連長本來是紐約美蘭航空公司的辦事員。他說他於戰後想當推銷員，因為他自以為口才流利，很可以推銷貨物——我聽到這話有點奇怪，因為我和他在一起時，他並不特別喜歡講話。事實上他一人似乎是默默寡言。

善對於他那一邊的人非常誇讚，而連裏的士兵們也引他為榮。我在戰場上混得相當久，知道所謂士氣者，十九即是士兵以自己部隊為榮耀，對於領袖和作戰的伴侶有信心。

有許些大將士氣和喜歡打仗混面第一。我認得的一萬名兵士中從來沒有一個喜歡打仗，這一連兵中當然沒有一個是好戰的。老兵對於打仗已經討厭死了，新補充的兵一上陣又嚇得喪命。然而這連兵還是上戰場，還是可以自傲的一連兵。

我到這一連來時，戰局有暫時的沉靜。這一連隊仍在前線，但是並沒有真正作戰。幾天前他們佔領了一個小城，現在靜等下一次的進攻。這種暫時的沉靜，讓士兵們養養身體，養養神。每星期有幾星期才有這一種的休息。

這一團兵住裝在一里見方的地區，兵士們住在橄欖樹底下的狐狸洞裏，連營團的司令部則設在裏

入的房子裏。這一連的司令部設在房子裏，是自從他們攻義大利五個月來的第一次。

最近打仗過這一帶的城鎮，十室九空——事實上所有的城鎮都是一片廢墟，飽受空軍及大炮的轟炸——沒有一家舖子是開門的。因此很少有買到酒的機會。但是這一圈人在荒城的地窖裏亂翻亂找，從毀物堆裏挖出各式各樣異國風味的怪酒。

結果是你到散佈在全城各處的連司令部或是營司令部走走的話，差不多每個司令部都有一架桌子上好的酒。說來有點諷刺，你走進一座半毀的房子，裏邊是司令部，一些兵坐在爆裂出聲的柴火前取暖——時間是早上十時，有敵軍炮彈的爆炸，震動全座——主人拿出櫻桃酒、桃酒、杏酒、及五六種用花花綠綠瓶子裝的勃蘭地，請你隨便挑。但是我得說，這一種的好運氣不是時常有的。

我們這一連的司令部，設在一間農人石房子的二層樓上，內有一桌一椅，一架電話。這些二層樓的農民房子，上樓的樓梯大多是在室外。因為防空襲，我們在門上掛着毛氈，房間裏點着蠟燭。

這一連的五排兵住紮在達農谷周圍的橄欖園裏，一個兵一個氣程洞，而最遠的狐狸洞，距離司令部不到二百碼遠。有的兵士挖的是正式的狐狸洞，洞底鋪着毛氈。白天他們坐在洞口擦擦槍，寫寫信，聊聊天，夜裏則睡在洞底。

有些兵士則覺得比較精細，頗費一番苦心。有些人對於狐狸洞這種暫時的家，還費了這麼多工

美，我時時覺得感動。這一連的人我曾看見有些於半夜裏趕到一個地方住紮，挖一個洞睡過夜，第二天則以全天的苦工挖一個又深又精細的洞，洞上邊還鋪有遮蓋，雖然有時他們明知這當天晚上又要出發，或許永遠再也看不到這個洞。

卡新諾帶的積攪團，到處留下短兵相接的慘跡。在我們這小叢樹林裏，我相信每一棵老樹上至少有一個子彈的傷痕，遍地下都是打下來的樹枝。有些樹給炮彈打得精光。

石牆上時而留下炮彈洞，而每件這結着的東西，都滿了是子彈，好像是皮臉。我們每走五十步就碰到一個炮彈洞或是炸彈洞，而每間房子每個小柵，至少有一個角落被打掉了。

有些兵士睡在一個石倉房的乾草堆上。原來的石梯已經炸掉，因此他們要上去睡，得爬一個自己搭成的木梯。

房子和倉庫間隔有一條小道，在一個類似場的凸出地上。我們的兵於第一天夜裏，在這地方慘遭山谷底下敵軍一架坦克的直射。一個兵立即死了。幾天後我們在這小道上走，還看得到那兵的銅盔丟在道上，盔上亦血淋漓，滿滿是洞。

又有一個兵的腿被打斷了，但是人還活着。他們告訴我，出事後的第二天，有個補充的新兵在小道上看到這炸掉的腿。他停下來睜着眼睛死看，看了又看。

旁的兵士們從遠遠地看這新兵。新兵一看見小道上有人走來，他便躲開去。道上沒人的時候，他又還回去死看，好像是受了催眠似的。事後他從未提起這，也沒有人對他提起這。第二天有人把那

條腿埋了。

這一連原來二百名兵，現在只贖八位老兵。這八個人有軍人的一切。他們入伍都快要三年，離開美國已有兩年。他們服務的地點，包括北愛爾蘭，蘇格蘭，英格蘭，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義大利。他們作戰時間長久，已經變成軍人，不大像是平民了。

他們所有的生活只是作戰而已，因為他們一向是前線的步兵。他們的倖存，當然也是運氣好的關係，但更同時也因為他們的人越來越堅強；越老越聰明敏捷，像野獸一般懂得如何保存生命。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喜歡開車。他們都想回家，只是他們作戰已經那麼久，懂得怎麼當心自己及領導他人。每一連就是搞這麼一小組人組織起來的。

我不敢說這些兵自從離開美國以後並沒有改變。當然他們已經變啦——他們非改不可。然而當我坐下來和他們聊聊天時，他們還是像國內普通的老百姓。

例如軍曹保羅·阿拉姆巴。他是愛俄華人，是真剷的軍人，然而他的人那麼安靜和簡，你想不到他殺過什麼人的。他打了這多年的仗，年齡只有二十一，打仗後剷鬍子洗洗臉，看起來也只是二十一歲的小後生。起初我以為他的太矮小，後來才知道他的人多結實。他人長得好，他的臉人家一看便喜歡。

他的綽號叫做B.O.（附屬烏尼巴）。他多年作戰尚未受傷，雖然他僅以身免的大險，無以數計。他手上脚上都有子彈打穿過，這可不算受傷。

他這一連兵在蘇格蘭時，英國遊擊隊正在招募義勇，他便挺身而出。他隨英國遊擊隊在非洲作戰三月，和他的好朋友及親戚們一同回來。有一個時期這一連簡直是阿拉姆巴一家人——計有他和他的親兄弟二人，堂兄弟五人，這七人從愛俄華州一個小城裏來的。這七人現在都活着，只是各人運氣不相同。

他的兄弟唐納於一九四三年爲德軍所俘，現在還是德方的俘虜。他的兩位堂兄弟也被俘，其中一位可逃了回來，剩下來的三位堂兄弟，一個即將輪到回國美國，一個在王兵隊工作，還有一個還在這一師裏。

我們這一連暫時在橄欖園紮露營時，阿拉姆巴和他的好朋友同住在一間自德國人手裏搶來的防空壕。他的好朋友是軍曹威廉·諾勃斯，也是愛俄華州人。他們倆終費苦心才躲到這防空壕，因此決定在裏邊暫住一下。諾勃斯的綽號是Knobby（多圓丘的），也有好幾次僅以身免的危險。有一次一顆子彈打穿他的鋼盔，穿過他的頭頂，燒掉了一簇頭髮，然而皮膚則未受傷。

諾勃斯說他的太太不知道他在作戰。隨後他又更正說，他太太實際上是知道的，是朋友們告訴她，不是他寫信的。他寫信給她時，從未提到他的經驗或是他在作戰。（沒幾天後諾勃斯陣亡了。）

有些兵士的隨便開玩笑，話中有悲劇性的真理。有一天軍曹賈克·皮錫蕪於打仗時講的，便是這一種的話。

賈克是個很能幹的軍曹，人長得漂亮，聰明，和藹。但是他可是硬碰硬的好漢。正如旁人們所說

的：「賈克真是硬漢。他回國後一定還是硬漢。」他曾和阿拉姆巴一同參加英國遊擊隊。

賈克是愛俄菲州雪尼城人，比旁人們年齡大一點。他當打樁的工人多年，曾在米索里及密西西比二河邊替人家打樁蓋房子。因此他自稱爲河鼠。兵士們則喊他做「一人軍。」他受傷過一次。

賈克已婚，有兒女三人。他有個九歲的女孩，一個七歲的男孩，和一個快要二歲的小賈克。他從未見過他最小的兒子，但是他非常喜歡小賈克，連裏的人都知道他多麼想見見小賈克。

有一天他們正在苦戰一場。到處都有步槍的子彈，臼砲，和手榴彈，兩方士兵，紛紛倒斃，有如岩網。阿拉姆巴爬在地下的地方和賈克相差不遠，喊起來聽得見。阿拉姆巴喊道：「你怎麼樣啊，賈克？」

賈克這個平時戰時同是硬漢的人，他那消極的回答正足以代表每位作戰士兵喜生惡死的，悲慘的原因。

他喊着回答——他可不是開玩笑，「看樣子我再也看不到小賈克了。」（但是他可是看得到的。他並未陣亡，不久就輪到他調回美國休假，因此我想一定看到了他的小兒子——他勞苦功高，應當給他看到！）

這些老兵們因爲共經多少患難，變成一個小家庭。他們和連裏的新兵混在一起時，鶴立雞羣，一眼即出。到了一個新營，他們知道怎麼找到最好的地方來住宿。他們最先找到德軍放棄的防空壕，或是一個舒舒服服的窩棚，或是從一個中炸彈的房子的地窖，找到一箱勃蘭地。他們因爲資格老，便



有優劣。

這些老兵這個時候都已升充軍曹或是分隊長。這小輩的軍士地位很重要而打仗這事本來容易混成一片，因此他們差不多與軍官相等。露營時軍官們另覓吃飯的地方，這幾乎就是惟一階級上的差別。

軍隊少守軍事儀式。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尉官躺在地下，和旁邊坐着的幾位軍曹在談天說地，我看見時只好笑出來。

中尉李勃多是荷加羅林那州人。他講了「一句什麼話——我已經忘記他講的是什麼——買克·皮爾·擦雙手抱膝，身體前後搖擺着說：『喂，你這馬屁股，你講得全不對。』」

就是開玩笑，你也不便向軍官講這種話，除非你和他同經患難，曾同從死裏逃生。

隨後李勃多中尉便告訴我，他怎麼忍受部下的無禮。「就以阿拉姆巴和諾勃斯來說吧。他們當我做腳下的泥巴。他們時時惹我。但是，一天下午有人傳令來說，要挑選太個人到休息營去，他們倆立即不斷地喊我老爺，送我東西，問我需要什么沒有。」

他講時，阿拉姆巴和諾勃斯只坐在旁邊聽，臉上露着感激的微笑。

這連裏的老兵很招呼我，把我當做他們中間的一份子。有一天下午連長希普問我開過騎槍沒有，我說沒有，倒很想試試看。於是他便說：『好，我們出去開開看。』

那時候我們距離戰線約有兩里。這一連定於當晚出發，翌日進攻。當天下午他們閒着無事，很像那些營公事房侍候一天返家休息的人們。炮火在遠遠的地方，日子又暖又爛，陽光處處。

遙長去找他的槍，那一小團子的老兵也都去找他們的。他們帶回來騎槍，手提機關槍，嘉蘭德式半自動步槍，零四十五式手槍，和一種叫做M-38式的德國自動手槍，樣子很像盧提爾手槍。我們從機關槍出發，走了一哩的四分之一，走下一條掩護的，寬大的溝壑。

隨後他們便以老練的跟蹤找個打靶的地點。他們先看了一個山坡說：「不，這裏石頭太多。子彈會彈跳，也許會打傷山後我們自己的炮隊。」他們看，另外一個山坡，又不能用，因為不久以前我們看見一些義大利兒童在這坡上跑過。他們終而挑選了一個多砂礫的場子，場後邊似乎沒有東西，於是我們便開始打靶了。那地方沒有錫罐頭這一類東西可以做目標，因此我們只好以場上小塊的白岩石為射擊目標。距離約有七十五碼遠。

我來時沿途亂吹，講我的槍發怎麼準。話既講出去，非兌現不可。而我真的打得準！我和一些老兵一同打掉場上那些小塊的白岩石，心中再得意也沒有了。

我們打靶約有半個鐘頭。大家交換槍，因此每一種槍我都試過。有一位軍曹做給我看，他們作戰時怎樣拿手提機關槍，在山坡上打一大串的小洞給我。連長終於說道：「我們不要再打了吧，回頭給團長知道，又要大罵一頓，說我們浪費軍火。」

到了末了孩子們做起小丑來，學女孩子開槍：閉着眼睛，伸直着手臂，扳下板機，讓槍跳動。

這真是個矛盾的插曲——戰爭中充滿着這一種插曲。美國軍隊裏八位身兼百戰的精兵出外野餐，在前線後的二哩地開槍打石頭玩，第二天，就要開槍殺人了。

這時期美國前線上的步兵，大多是補充兵，普通軍隊作戰一年後都是這樣的。這些補充兵有的訓練只有幾星期，有的則作戰已久，也像原部隊那麼精練。

這些新兵當然心裏害怕，很熱心地聽從人家的指示，多多學習。他們對於老兵們，惟首是瞻，句句話都聽。一個人初次上戰場的頭幾天，提心吊胆，恐怕是每人一生最難過的試煉。偶而也有兵未上陣便發瘋的。

有一天我在橄欖樹林散步，和幾個新兵一起聊天，看到一個兵士，頭戴一頂絲做的黑大禮帽，坐他的狐狸洞口。我並沒有講錯，他戴的是大禮帽的。

戴大禮帽的人是小兵文德·加拿大人。他父親有個很大很大的牧羊場，在西部偏遠省的林堡附近。文德說他在附近鄉村的一間破房子裏檢到這頂帽，打算帶着走。「下一次進攻時我戴這帽子，」他說。「德國人會以為我是瘋子，而他們怕的就是瘋子。」

在同一個洞裏還有一個和藹的瘦孩子，年紀極輕，似乎連進中學的年齡都沒有。他臉上沒長鬍鬚，只有細毛，他那麼客氣討好，一看便看得出是離家不久的新兵。他的名字叫做魏卡德，是巴底廉城人，年齡只有十八。他於去冬才來海外，不過，已經作戰過。他笑着告訴我他第一次作戰的經驗。那場戰事顯然相當混亂，陣地時在敵手，時在吾手。小兵魏卡德說他當時爬在地上開槍，「也許並沒有開槍，我沒有把握。」因為他的入嚇壞了。後來他頭一抬，看見一些德國兵從他身旁走來。當時他嚇得膽，只好滾開到一邊，動都不動地躺着。不久日炮彈開始落下來，德兵又決定往後退。於是他們又從他的旁邊走過，他還是躺在那裏裝死，一直等到他們走光了，他的也平安了。

魏卡德又告訴我前幾夜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他的兩腳冷壞了，因此他便跑到營部的救急站去，他的母親和妹妹在救急站裏用柴火替他燒熱東西吃，同時又撥了火，以便他烤腳。但是在他吃東西或烤腳以前，他的人醒轉來——他的腳還是冰冷的。

中士凱末爾·米那布這個時候插口進來。他說他前天夜裏也做夢回家，他媽燒一大桶的豬扒給他吃。他一口還沒吃到以前，他的人也醒轉來了。

在凱末爾個人方面，郵件已經不通。他到海外已有五個月，但是他從未收到一封信。他還未正式上陣，但是他已經準備好了。中士對於他個人的將來還沒有決定，他的父親是克利夫蘭坡敘利亞教的牧師，他還未決定是否要承繼父業。但是他承認最近也讀起基督教的聖經來。

他邀請我於戰後上克利夫蘭去玩，上他家吃一頓好好的敘利亞飯。他說我不必記住他的姓名——只須記得他父親是克城唯一的敘利亞教牧師，一找便找得到。

我又有一次漫步中，碰到一位兵士在樹底下擦一部縫紉機。這兵士叫做維爾，愛俄華人——也是第三十四師的一位老兵。我往周圍一看，又看到另外兩架縫紉機放在箱子上面。「天啊，你在幹什麼？」我問。「預備開縫紉機器麼？」

維爾說不是，他只是替師本部修理這些機器。他從義人買到了兩部縫紉機，一位軍官又給他一部最新式的星額機，裝在一個精緻漆花心的櫃子裏。

維爾說他並不是縫紉專家，但是他在CCC（平民建設救濟團，為羅斯福總統新政之一）隊裏

三年有半，學了一點幾條的基本技術。他自以為對付得來，同時又可以賺一點錢。我走開時他喊道：「等我用兩個月的工夫把這戰爭縫好。」

我從附近一位憲兵手裏奪來一槍，連開幾槍把這講笑話的人打死，趁他還沒有連我的人都嚇起來。一笑。

有時候我們講最傻的話。爲什麼說這種話，自己也說不出原因來。比方說，我們這總部於埃一間推進五哩。我坐在一部吉普車裏，坐在一堆疊得高高的儲倉上。

那天夜裏漆黑，路又不好走。我們全程開慢車，但是還是太快。我們好幾次完全迷了途，車子不是碰在樹上，便是跌到深溝裏。

這一種的突然下跌中有一次我出了毛病。我們本來已經走失了路，而我們還不知道。突然間吉普車的車頭跌下三尺，什麼都停住了。唯一的例外是我。

我的人衝過草夫的肩頭，撞在車盤上，一滑滑到車篷上。當我飛過車夫身邊時，我說：「對不起。」

我們這一連有一件吉利品，屬於這一連有一年多了。那吉利品是條性急的黑白小狗，叫做佐西。這是北非洲的狗。佐西的名字慢慢變成「噴射」（Squirt）。

這狗非常多情，每次在外邊和一條放蕩的義大利狗玩了以後回來，便跳上老軍曹的身上，死纏着

他們的臉，顯得他們非推開她不行。她受傷過兩次，這在一條狗也是一種特殊的經驗。但是兵士們真覺得奇怪的是，這狗自自由由，沒人看管，怎麼也不至於懷孕做母親。

談起狗來，人家談起另外一件事。事情發生在後方，人家正在表演一種新式的槍榴彈。表演時請到好些高級軍官，校官將官都有，在露天地方排好幾排椅子，給這些高級軍官坐。

隨後一個兵士便開這槍榴彈。槍榴彈落在軍官前圍一百五十碼遠左右，並未立即炸開。這槍榴彈剛剛落地，便有一條大概有數尺血的大黑狗一衝圍出，用嘴巴啣住那槍榴彈便往軍官們走去。

他們說從來沒有貴賓們這麼慌忙，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往後便跑。幸而這槍榴彈太燙，狗只好搖了下來。從狗的觀點，這場表演完全成功——雖然槍榴彈並沒有爆炸。

有一天午後天變日麗。遙遠的地平線上有不斷的砲火，然而我們這一區並沒砲火，日子似乎是無限盡的和平寧靜。

天黑前的一個鐘頭，我們在一家農民石房子的後園裏吃晚飯。我們剛剛開始吃，突然一聲「重轟」真像俄真真武——「碰」，一顆砲彈飛穿我們的頭頂，打在後邊的山坡上。這炮彈打得又遠又突兀，這老兵們都急於躲避，兵士們則立即跳進狐狸洞去。連長希喜也躲一躲，但是他立即說道：「不會再有的，那一顆是打錯的。」

據他的推想，德軍從一里外的樹林裏開出一部坦克，預備炮擊我們前邊的山坡。他們試開前第一炮，開得太高，因此飛過山脊來。

他的理論過一會兒便證實了，炮彈開始不斷地打着山脊後的山坡上。由此可見一個人本來在戰場上，現在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和世界，竟然也會變成這麼老腔。

我們在敵軍的軍糧中發現一種白色的小丸子。這是一種「火」丸子，不冒烟不生火便可以發出熱度，足以燒熟一杯咖啡或是一聽軍中所發的罐頭。我深知道我們前線的軍隊，在山峯頂作戰時，很盼望也有這一種的丸子。每天有一頓熱的東西吃，很影響一個人。

克萊柏 (Paul Clegg) 的逝世，對於我們是個大打擊。他在戰區裏有好多朋友。他上各職區旅行，因為他覺得這樣收集材料，是他的責任。他隨便走到什麼地方，人家都喜歡他的為人，敬重他的智力。我和他認識已有二十年。他待我一向是慷慨而且關切。他好幾次特為幫幫我的小忙，而在他的專欄裏他又講我的好話。我記不得我自己曾替他效勞過。現在煩惱也已經來不及了。

戰地記者總不去想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死傷率是多麼高。至少他們不去想本人的問題，但是克萊柏的陣亡又逼着我們腳踏實地。我們總以為他不至於死傷的。他的逝世使我們想起，下一次不曉得還輪到那一位。

「花旗報」宣佈克萊柏的逝世時，我想起這戰區上最常講的一句話，這句話克萊柏聽了會覺得驚。人家總這麼說：「又是那老故事。好的人總是先犧牲的。」

有一天夜裏，一羣兵士和軍官聚在一起閑談，談起短兵相搏時，出聲喊叫是否爲上策。

一位軍官贊成銜銜時喊叫，他的理由是心理上的理由，因爲德人怕夜裏，我們借過去時，一片紅印第安入式的亂喊，可以犯敵人嚇昏了。但是兵士們大多反對。據他們的意見，敵人不見得久這麼容易嚇昏，而且你一出聲喊，可洩露了你自己的地位。

談起聲音，諸位大概聽見過「慘叫炮」這名詞，是一種有特別叫聲的德國炮彈。我們的兵士稱它做「慘叫炮」，聽起來真不好聽。

德國人稱這種炮叫做 Nebelk atter。它是一種六個炮筒的火箭炮，用電流連貫地開了起來。炮不是轟的一聲開出來，而是一種空前的有力的，惡毒的斷擊，好像有人在磨着巨大的齒輪。聽起來實在像個巨人，要從一個大機器裏磨什麼東西出來。

這一種炮一開始放，我們便停了下來聽，有一個人在這麼說：「磨出來吧，孩子，磨下去！」或

是，「喂，德國鬼子又在發瘋了！」  
慘叫炮往你頭上衝來時真可怕，就是相隔有一個斜斜的角度，那拖得長長的呻吟聲一聽起來，也

叫你血凝結起來。  
軍隊在鄉村或農莊附近發飯的行列邊，每每有些嚴肅有耐性的孩子，手裏端着鍋子，在等人家吃剩下來的。

有位兵士對我說：「他們這麼站在旁邊看，我簡直吃不下去。有好幾次我領到飯菜後，走過去



他們的種子裏一倒，這回狐狸洞去。我肚子不餓。」

希喜連長非常誇讚他這一連的人，引以為榮。他對我說：「他們每個人都應當得到銀星勳章。」當時我們正在露營上漫步，他那一連的人多坐在各人的狐狸洞，隨便談話，或是在整理各人的東西。

「我們對那連去，」連長說，「我介紹你認得一位我個人崇拜的英雄。」

我心裏暗忖，他這一連人既然都應該得到銀星勳章，而他還有最崇拜的英雄，那人一起是個了不起的軍人。

這就是我第一次被介紹去認得軍曹法朗克（綽號「巴克」）。尹維爾索，又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兵。他有點畏縮地和我握手，說了一句「很高興見到你」的客套話後，默默無言。從他的眼睛，從他那遲緩而循禮的話聲，我便知道他是美國的西方人。和他談話不容易，然而他的沈默寡言我並不在意，因為我知道西方人總是要先研究對方的為人。軍曹頭戴一頂褐色的寬緊帽，垂戴着頭背上。他的眼睛尖銳。我也注意到他的手，是那種慣於室外工作的手，又粗又壯。

那天午後，我又走經過他的狐狸洞，我們坐下來單獨談一談。我們不談戰事，談的大多是關於我們的西方，我們一邊談，一邊用樹枝在地上亂畫。我們就是這樣結識的，後來我和他混得熟。他在我的帳中，在和他一同為國效勞者的眼中，確是大戰英雄之一。

巴克當兵前是個牧童。他生於愛德華州一個叫做米索里谷的小城鎮，他的媽現在還住在那裏。但

是巴克不到十六歲時便朝西走，在牧場上當工人。他現年二十八，尚未結婚。他在愛達和及涅伐達二州工作相當久。他像許多旁的牧童，於節日騎野馬。他從未做過騎野馬的名角。他每每是從斜槽裏騎匹小野馬出來，每騎一次有七元半的酬勞。他有一次得了頭獎。他也參加過騎野馬的大賽會。

他像任何牧童，愛好動物。有一次在義大利，德國兵一陣可怕的射火，逼得巴克和一些兵士去躲在只有一間房的石棚裏。他們坐在裏邊的當兒，一條受驚的騾子衝進門來。石棚裏已經太窄，無法同時容納人和騾子，因此巴克只好起身趕牠出去。騾子出門只有三十步，便中了一顆致命的炮彈。巴克時至今日，捫心有愧。

又有一次他碰到一條受重傷的騾子，痛苦地嗚叫着。巴克拔手槍，一槍打穿騾頭。「要不是牠那麽難過，我不會打死牠。」

巴克因作戰勇敢曾得紫心章一，銀星章二。作戰時他的人冷靜鎮定，非常能幹。他的上司最依靠他。他受過傷一次，至於僅以身免的驚險，則無以數計。他一在身邊，旁人便直覺得安全一點。他不像我們大部份的人，不至於驚惶失措。他的人實際。他臨機應變，什麼事都對付得了。

他的文法是美國平原大地上那種沒受過教育人的文法。他講粗話，但是不特別兇暴。即是和自己一圈子人在一起的時候，他講話的聲音總是低的。叫他做什麼不誠實的事，那簡直是想像不出來的。我見他時，他已是十足的軍人，見生人都喊聲「老爺」。

巴克於戰後想回到他所愛的西方。他想弄到一塊小地，養幾條牛，自食其力。「我不想再當牧場上的幫工，」他說。「當幫工當然還好，我也還喜歡，只是工作太辛苦，又沒有什麼前途。你年齡一

去，你總靠自己有地才行。」

巴克並不恨德國人，雖然他已經殺死不少。他殺死他們，只因爲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年代一久，戰爭成他唯一的世界，作戰變成他唯一的職業。他發明了一種樂天知命的哲學來保護他自己。

「這一切都討厭死了，」他安靜地說，「但是訴苦也沒有用。我心裏是這麼打算：人家派我做一件事，我非做出來不可。要是做的時候活不了，那我也沒法子想。」

人家派他的事是排長。這就是說，他帶領四十名左右前線作戰的兵士。他在前線已有一年多。他已老於戰爭，差不多變成它的主人。在戰爭這行死亡的生意，他可以說是老股東。

戰爭摧毀了許多老兵，因此他那一連的人事更動頻繁，時需補充的新兵。剩下來的老兵，寥寥無幾。

「看着新兵入營，我總有點不好過，」巴克有一天夜裏用遲緩的，快要聽不到的西方聲調對我說，他話聲裏充滿着一片精誠。「有的臉上剛剛長了毛，什麼事都不懂，嚇又嚇得要死。不管怎麼樣，他們中間有的總得死去。」

我們談起別的老兵，臨陣不慌，從容對付。這些老兵們越來越懷舊，因爲他們現在得領導新兵去殺殺害。巴克談起一位軍曹，本是個勇敢堅強的人，跑去找他的上尉，請求再降爲一位小兵。

「他們的被殺死我也知道不是我的錯處，」巴克終於說道，「我總是盡我的力量指導他們。但是我漸漸覺得好像殺死他們的不是德國人，而是我。我逐漸有了殺人犯的感覺。新兵們入營來時，我看不喜歡看他們。」

巴克的人運氣好。他的受傷一次，只是有一顆子彈打穿他的手臂。他的技能和智慧救了他許多次，但是主要的還是好運氣。

有一天夜裏，巴克和一位軍官在一間義大利人的石房子裏躲砲火。那石房子只有兩間房間。他們坐在那裏時，一顆炮彈穿過外房間的牆壁，一直穿到隔開二房間的夾牆。炮彈的鼻子往上翹，但是並沒有爆炸。

又一次巴克領一排兵夜襲，他們排成單人行往前走。突然間地雷爆炸，炸死了巴克背後全排的人。巴克雖然人也走過地雷陣，但是怪的是他全未中了地雷的埋伏。

有一天巴克潛躡着和一位德國軍官拚命。結果德國人和他，一人守着一間農屋的一邊。他們彼此擲手榴彈，但是都沒有成功。末了巴克從一個屋角後走出來，正碰着那德國軍官也耐煩不住走了出來。巴克早已準備好，因此先發制人。他的子彈剛剛打在德國人心部的上面。那德國人本來肩頭上佩着一對上好的望遠鏡，子彈可把那望遠鏡打得粉碎。巴克想弄到德國人的望遠鏡想得很久了。

這些一同過着野蠻生活的人們，這些老是殘酷地接納死神的人們，他們中間有了一種非常堅強的友誼。這一小羣人，受苦已經這麼長久，終歸的希望又是那麼渺小，彼此有了一種忠誠的愛護。

有一天下午，輪到巴克回後方休息營休息五天。巴克知道當天夜裏他這一連人就要進攻，因此跑去找連長說：「連長，我還是不走吧。連長你需要我的話，我就臥下來。」

連長回答說：「我當然需要，巴克，我一向就需要你。但是這輪到你的休息，我要你休息去。事實上你的去休息是一種命令。」

那部載幾位士兵去休息的號車於薄暮時開走。當時正下着小雨，山谷都浸在愁鬱的暮霧中。地平線上，有兩方的炮隊發砲的火光和轟聲。四垂的夜幕，沉重而似有兇兆。

當時我和連中那一小羣的老兵正站在一起，巴克走了過來。他那模樣彷彿是永遠的別離似的。他和每一個人握手。「好，盼望大家運氣都好。」過後他又加一句：「我五天後就回來。」他的人捨不得走開，故意拖延時間。他又和大家握一次手，慢慢地踱開。但是他又停下來，又和大家握一次手，又說一遍：「好，盼望大家運氣都好。」

在薄暮中我送他上卡車。他眼睛老是看着地下，要是他懂得哭的話，他一定哭起來。他很安靜地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沒參加這一營的作戰。甚至我手臂受傷住醫院的時候，他們也只是紮露營。這是我第一次沒參加他們的作戰。我真盼望他們運氣都好。」後來他又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是逃兵。」

他爬上車，卡車即在黑暗中消沒了。我走回去躺在地上，和我其它的朋友在一起，等候閉塞的命令。我躺在黑暗中想——方才那位當過牧童的大兵，他那一身純樸熱誠很感動了我——我想起遙遠的國內，有數百萬人永遠不會知道，從這戰爭可怕的志同道合中，竟會產生這麼堅強有力的友愛。

剛剛要吃飯前，夜裏行軍的預先令到了。命令傳了過去，叫人人去領二十四小時的野戰軍糧和充份的軍火。吃飯時每個兵左手拿着鋼盔，右手拿着飯盒。每人的帽子分到五個丙種軍糧的罐頭和一條丁種軍糧。

晚飯後還有點亮光，人人捲起毛氈，對盪起來。不到五點半，天便早黑了。天氣冷。有霧的雨開始了下來。兵士們在各人的狐洞，或臥或坐，橄欖樹遮不了多少雨。

橄欖樹林裏全黑下來了，炮隊在怒吼，火光燦亮了半截的地平線，砲的震動聲，藉低垂的雲幕，直衝過來。

我們這一小連人給大黑暗吞沒了。與戰爭發生連繫的只是一架野戰電話機，通一哩四分之一外的營部。誰也不知道行軍令什麼時候會到。我們只好坐着靜等。要躲雨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去。兩處都是義大利農夫的豬棚，這農夫在山坡上挖了兩個洞，上邊鋪草。連長希喜，四個兵，還有我，一同爬進一個豬棚，把電話機拖着走，有些軍曹則走進另外一個豬棚。

我們躺在豬棚的地上。我們都穿起大衣，但是還是冷。連長還有一條沒捲起來的毛氈，他把這毛氈開來，和我一同蓋。我們倆一靠攏，覺得稍爲暖和一些。

連長說：「我在圈內讀你那一欄文章時，永遠沒想到你我會見面。真想不到我們還一同躺在義大利的地上。」隨後我們又低聲談一會兒，但是有人開始打鼾，不久大家都睡着了，雖然時間只是晚上七時。

每隔些時間連長便打電話給營部，問問命令到了沒有。然而有人對他說，通團部的電線斷了。電線兵們在黑暗中摸索，得摸完全電話線才知道什麼地方出毛病。九時左右，電話修理好，但是還沒有行軍令。

一條黑色的人影在豬棚露天的那一踏踏地約約地出現了。那人影問連長是不是在這裏。連長出聲

說在。「兵士們可否打開毛氈？」那人影問，「他們又濕又冷。」

連長想了一會才答道：「不，還是不要打開的好。我們隨時等命令出發，頂多再等也等不了半個鐘頭。毛氈還是捲起來的好。」

那人影說：「是的，連長。」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到十點鐘時，豬棚裏人人打瞌睡醒了。我們這橄欖樹林死一般寂靜，好像裏邊並沒有人，雖然遙遠的暗夜裏則充滿着戰爭，我們們而躲在毛氈下抽烟，遙遠山坡上德軍那一邊，有一個燈光。我們終而決定這火光大概不是敵軍，而是義大利農夫家裏一盞無意的燈光。

在遙遠地突然有一陣子的照明彈。第一顆是橘色的，接着是些綠的，後來又來一顆白的，過後又是一批橘色的。我們的兵也不曉得這究竟是德軍的還是我們自己的。

在大砲的突發間，我們還聽得到相當大聲的機關槍。機關槍我們分得出來，因為德國的開得比我們快。普通開機關槍總是斷斷續續一陣一陣地開，不然槍膛會弄得太燙熱，但是有一次有位德國兵一開開了十五分鐘，「喂，他非換一個新槍膛不可了，」一位兵士說。

漫漫長夜，我們越來越冷越僵。近午夜時，電話鈴終於在我們這沉寂的豬棚裏響起來了。是行軍令。

有一位兵士說：「媽的，這要苦死了。地又滑，你手伸在你面前都看不見。」

一位軍曹出去傳令集合。又一位則拆野戰電話機，挾在臂下，人人都背起沉重的駝負包。

「在廚房邊集合」連長對上士說。「各排以這次序排列——連部，第三排，第一排，第二排，重

武器殿後。走吧？」

上士走了。我跟在他後邊。最初兩步很好。第三步我跌到溝裏邊，講了一句粗話。

夜漆黑。沒有月亮已經黑，天上又有又厚又低的雲塊，弄得更黑暗。「我在海外兩年，今天夜裏行軍是最黑。」一個兵士說。

我和兩三個人在一起，從豬棚摸到我們以爲是廚房的地方。我們知道和廚房已經很近了。但是看不見。

「是在前邊五十步的地方，」一個兵士說。

我插口說：「不，是在右邊三十步的地方。」

恰巧這時候我們附近的一門炮，突然閃光，照亮了原野不到一秒鐘，我們看到了廚房的帳篷。原來就在我們前邊六呎的地方。由比可見天黑的程度。

排長一個一個摸到隊伍的前邊，報告各排已經排好隊，報告後又帶回去。連長終而說：「走吧。」

夜間步行行軍並沒有拘守什麼軍事儀式。脚步並不一致。也沒有人喊「向前走」或是其它操場上的術語。一陣休息後，排長說，「好，我們走吧。」於是人人站起身又走了。

我們想走出果子園時，隊伍走散了，終而大家都停下步，喊來喊去，重新集合。連長和軍曹偶而喊我，怕我走丟了。

我們重新集隊前進時，我走在軍曹康納爾斯的後邊。他也是愛俄華人，外號叫做彼得。我們沒走



好遠，我便發現跟着彼得走於我最方便。因為他背上的馱負包橫插着一張兩尺長捲起來的地圖。我緊跟在後邊，隱隱約約剛可以看到地圖的白輪廓。這東西就是我全夜裏的燈塔。

前面的地勢如何，我只須看地圖那條白色的綫，說來十分奇妙。它低下一兩寸，我便知道彼得踏進什麼窟窿。它低得快，我便知道他在下坡。它往旁邊低，我便知道他的腳踏在滑溜溜的坡子上。我的腳跟在他後邊，但在那一剎那間，我看到他出什麼岔子，我自己立即更正。結果全夜裏我只跌了一跤。

我們走着時候，突然聽到旁邊有人在大罵，未免受了一驚。那是連長的聲音。他踏進一條兩呎深的細溝，跌得四腳朝天。他身上因為亂着笨重馱負袋，一時爬不起身。他試了三次，才爬起來。

我常常覺得奇怪的是，戰區連夜行軍，極不人道而士兵們脾氣很好。原因是一種天生的幽默感，使得他們忍受下去。我們越踐踏，越滑，越爬，路越來越泥濘，我背後那個兵士說：「關於這，我要寫信給我那州的議員訴苦。」

又一個兵士答道：「媽的，我連誰是我那一州的議員都不知道了。三年前我還知道，現在可不行了。」

第一發言人兵士楊愛蒂，密支根州人，在這連中當信令兵。認得人的聲音很容易。我雖然是新來的，但是在黑暗中我還認得出十來個人的聲音。楊愛蒂的聲音特別使我念念不忘。他的聲音和譟悅人，夾雜着一種寬容的，溫和的幽默。他的聲音和我的朋友羅勃遜完全一樣——羅勃遜也是戰地通訊員，前年在荷京里斯本乘飛機失事。楊愛蒂每次開口，我總覺得羅勃遜就在我背後走。

這一連的上士是胡比爾。他是個高個子，背着笨重的馱負袋，每次跌下去，聲音很大。比爾每次跌跤，我們都聽得見，因此便停下來。隨後我們聽見他的腳在掙扎起身，半起身又跌回泥土裏，他每試一次，罵的話越來越粗，那情形太滑稽，我們禁不住都笑起來。他掙扎起身歸隊時，他很生氣，說這不是什麼可笑的。幾天後他受了傷，我是在醫院裏才再看到了他。

我們從大果樹園摸索到那條叫做路的，一共費了半個鐘頭的時間。所謂路着，其實最多也不過是義大利驛車所走出來的一條小溝，路上有膝深的車轍，右頭有角茅那麼粗大。

我們一走上路，停下步來讓一隊馱驛走過去。我們站在那兒等時：大家都有這麼一個念頭：「在泥濘的地上掙扎已夠苦了，以後恐怕得像在馬房的前院裏爬着走。」

那條小徑永遠不是直的。時上時下，穿川渡水，差不多老是繞着樹木走。帶隊的怎麼找得路來，我實在不知道。路南邊的樹本來貼有白紙或是廁所用的草紙，作為記號，雖然如此，我們還走失了好兩三次，得退回去再走。

我們的速度慢到可憐的地步。雨已停了，但是路上的爛泥還是很深。我們簡直是每一步都摸著走的。每隔半個鐘頭左右，我們便停下來，派信令兵到隊伍尾巴去考察情形。信令兵帶回話來說，後邊的人很好，我們要增加速度也可以。

我們的前邊和後邊，在暗夜的某一地方，有這一營其他的弟兄。事實上全團三千人在前進，只是失去了聯絡。

全夜裏南方的炮隊打個不停。我們出發時，我們的炮隊在我們的耳朵裏響亮一點。我們逐漸離開他們，測定了他們的炮彈在德國陣地的爆炸聲，比開炮聲還要響亮。

德方開出來的炮和我們的隊伍成爲切線，因此我們並無危險。我們這遲緩的行列，越近前線，機關槍和步槍聲越來越大。時而有一顆前線的照明彈照亮了天空，我們看得見紅色的子彈在彈跳。

全夜裏大砲的開發老是在閃光，但是每次時間極短促，因此小路的前邊如何，看不清楚。

炮隊的開過不停，終而變成刺耳的一片響聲。夜裏雲多，又多又低，先是炮聲，接着是低垂的雲塊的回聲，聽起來聲音更大。每一門砲，每發一次便是一連串雲塊和石坡的回響音，每次總要十秒鐘以上。

事實上這多雲的夜裏，炮彈在我們頭頂穿過時，聲音過份擴大，因此我們停下來休息時，大家說起話來，彼此都聽不清楚。炮彈差不多是不斷地在飛過去。

我們終而走過一個村落，停在村落的那一頭休息休息，等領隊的走進一間屋子裏去聽命令。我們追上了那批騾子，就在騾隊的旁邊停了下來。在黑暗中有一位看騾子的兵在作冗長的獨白，講騾兒疲憊死了。我們沒人理他，他還是講下去：「牠們完了。再走一步也不行。我們再走的話，牠們一定倒下來死光。」

終而有一位兵士在黑暗中叫他閉着嘴。這兵士建議，大家私下都贊同。但是獨自者可生氣起來，他質問譁語的是誰。那聲音回答說他不是什麼要人，只是一個補充的新兵。

那看騾子的的聲音可變成諷刺的口吻，聲音還響亮一點。在黑暗中雖然看不見人，他的態度還是令人感惡的。

「噢，噢！」他說。「原來還是一位美國爾索的孩子兵，還敢吩咐我怎麼看管騾子！原來還是生手呢？教訓我們老兵起來！原來從美國爾索的英雄，是嗎？」

我們這一連的一位真正老兵，於是使對那多嘴的驢伏喊道：「哦，住嘴！你自己到海外來大概還不到兩個月。」

他不是話講得剛對，便是話聲裏有權威，因為看騾子的再也不開腔了。

這一連到露營區挖狐洞時，已近午夜。軍隊一到，這件事總是先做，已經成爲純粹的本性。黎明時有點點滴滴的雨和霧，我們的人散露躲在淺淺的，泥濘的狐洞裏，打開三種軍糧的錫罐來吃冷的肉菜雜糧。

黎明後他們進攻。德軍相距很近。這一連進攻時我留在後邊。

我的職務本是川流不息地東跑西跑，這一部隊的人我或者永遠不會再見到。但是在我心裏，這些弟兄永遠是「我」底一連。

## 第六章 這英格蘭（一九四四年四月）

我安抵英格蘭時心裏很好過，因為這次的旅行我心中有點害怕。

我們和英國空軍及美國空軍部隊人員辦理了入境的種種手續。事後我們在英國航空隊的飯廳吃了早飯。在一個鐘頭內，我們又乘上另外一架飛機飛倫敦去。中午時我們到一個我已經到過許多次的飛機場，那兒有一部大客車等着載我們進城。

我於一年半前一個神秘的暗夜裏，離開倫敦往非洲。這一年半來，我好幾次都以爲再也看不到英格蘭了。但是倫敦還在那裏，一片清新，青翠，和美麗。雖然我離家鄉很遠，但是能夠回倫敦我心裏高興。因爲我自從在敵人閃電戰下初次看到倫敦以後，便愛上了它。它好像成爲我海外的家。

我這次重臨，起先對於英國的實在情形，沒有把握。有的人說，從英國人民的舉止，便看得出他們等候進攻歐洲已經等得神經緊張了，一碰就容易發脾氣。然而據我的觀察，英人似乎還像往常那樣不動聲色。

又有人說英國人作戰太久，忘記了和平時代生活，他們對於戰事的再三拖延，變成羊一般消極忍耐。但是我可沒有感覺到有一種消極忍耐。

英國人已經適應戰時的生活，這當然無疑問；但是這可不是盲目的，永遠的忍受。英國人民已經懂得怎麼生活下去。美國的援助以及作戰多年的學習，已減輕戰爭初期那種生活上的貧乏。食物不但

戰時穿的茄克。橄欖青灰色短褲，腳登步兵鞋。他們從未見過這一種服裝。他們也不知道這種怪服裝究竟是什麼，不過爲安全起見，他們都對我行禮——行禮後又故意地瞪起眼來看。憲兵的沒逮捕我，大概是時的一時的畏懼，不曉得我是什麼來頭。

我終於從一袋是莽莽而下來的箱子裏，找出那套褐色的舊平民服，還找出來一頂灰帽子。從此以後沒問題了。人家只當我是個懶懶不整潔的例行小職員，這在我好容易了。

我到處跑跑以後，心裏頓悟道：卽是陸軍於D日登陸失敗的話，我們這一大批美國通訊員，大可以單獨佔領一個灘頭壘。

通訊員中有頭髮灰白的老人，上次大戰時卽當記者；有的是太平洋區來的；此外又有一批女記者，有小女孩子，有大女孩子，有好着的女孩子；外交通訊員，雜誌特約撰稿者，編輯，初出茅廬的記者，以及小說家。我於是想道，要是「狗報」不趕快派記者來報導登陸時狗那方面的新聞，我再也「不買「狗報」看了。

美國在倫敦的通訊員至少有三百個，據傳電報的傳遞已佈置好，每天最多可以拍五十萬字回美國。

我們在倫敦的通訊員，服裝自由，軍裝平民裝皆可。有些從義大利來的通訊員，沒有平民服裝，要買又買不到——他們沒有英國的購物證——因此只好時時穿着軍裝。

謝謝我這一套留在箱子裏的舊衣服，在這短促的插曲間我又成爲平民了。惟一的苦處是，天氣一

變冷我便受涼。我沒有外套，只有一件又髒又舊的，格子呢製襟衣。但爲我不能夠和平民服一同穿，軍裝和平民服混在一起穿是違法的。至於換上領服去穿，我那件軍衣又不能在城市裏隨便穿，憲兵一看到便可以拘留我。同時我又不能買外套，因爲我沒有英國政府發的購物證。結果我只是冷來則受，冷得真淒慘。

我們住的地方也是隨便的，這可又成問題了。倫敦已經人滿屋荒，找地方住可不容易。有的通訊員運氣好，租得到公寓，或是和軍隊裏的朋友合租公寓。其餘則只好找旅館。

由一位朋友的幫忙，我上倫敦一家最考究的旅館去住。照普通的規矩，一個客人只能住幾天。我又是藉了這位很有勢力的朋友的勢力，硬住下去。旅館方面閉着眼睛，雖然他們並沒有提起過，我實在怕他們提起來。

我住在這奢華的旅館裏，最初兩天，捫心有愧。因爲我剛從義大利回來，那邊士兵的生活太悲慘。現在住在在一間佈置得漂漂亮亮的房間，地板上鋪着厚厚的地毯，睡在一張美麗的硬床上，隔壁有間大浴間，時時都有熱水，此外又有電鈕三個，一按便可喊到聽差，侍僕，或是女婢。但是我意志堅強，逼着我去適應舒服的平民生活。過了二天我便說，「算了，我有機會享受還是享受一下，」再也不覺得慚愧了。

隨便在這裏說說，英國人的傳統算難打破。比方說，我在旅館的登記簿上登記的名字是「恩尼·派爾」(Ernie Pyle)，在另外一行又照法律的規定，註明我的全姓名，一共是三字。你可知道旅館開賬單來時是怎麼寫法？旅館每星期給我一個封好的信封，上面用打字機打下「E. Taylor-Pyle, Esq.

（「我奉勸、派個紳士」）。

再過些日子，只要我是好孩子的話，我的名字大概又會加了「大人」（The Honorable）這字樣。

義大利的消息中夾夾帶來接納的消息，至少在我們這些少數人是壞消息——我們這些少數人和義大利那裏的黨派都贊成，時時想念。

羅德實說。在唐的漢化名字在義大利也許不熟識，但是對於我們一同行軍於突尼西亞，西西里，義大利的人們，可有很大的意義。我是我們這種境地通訊員之一，前天我得到他在卡新諾殉難的消息。

麥道爾歸國。他家遷移家澳洲，於是他便在澳洲受教育，終於入「雪梨早報」工作。他於一九四一年離澳洲，是歸還及中國，近來，及非洲全滿戰場。

我們於突尼西亞多次回國。突尼西亞剛要引下來時，他的惡性瘧疾復發，住醫院三星期。他終於交好身體可以起床，回到阿爾及爾去，當時正是突尼西亞及西西里二戰役同相隔的和平時期。

這一時期我寫信傳報於地中海岸一片殘餘的沙漠灘上一個營營裏，在阿爾及爾城外二十哩。我住在這地方六星期和平的日子——這是我一生最好過的六星期之一，假使在我的最遠裏，吃得好好的，少工作，多讀書，大部份時間閑務過去，天氣溫暖，日子好過。

到唐消息人帶信來說他住在阿爾及爾一家旅館，於是我便借部吉普車去接他。他身體還是衰弱，



連他自己的被單都拿不動。我們愈添愈寒，給他住在我隔壁的帳篷裏。

他無精打采地熬了好幾天，只有於吃飯時起床的力量。那地方的太陽炙熱，他覺得半精光，只看見褲子，鋪在沙土上晒太陽，把他的身體晒得一片光滑的褐色。他逐漸有生氣起來，他的臉龐充實到了原狀，他眼裏裏的異樣光消失了，而他那著名的麥唐納微笑和那有刺的反應回來了。

麥唐納活下去，前途正充滿着希望，而他又喜歡活下去的。他年紀輕，長得又高又漂亮，人又非常聰明，舉止動人。他心思敏捷，兩要是沒有打仗的話，他會做小說家。據我所知道的，在美國人中最最討人喜歡是英國通訊員。他了解我們，因為他是出自蘇格蘭和澳洲的傳統。他大開我們講話的玩笑，摹倣我們發音的少變化。他對於他自己的牛津音也同樣嘲笑。他未曾到過美國，不過他可有志願。

他大多數的通訊員，麥也覺得非著一本書不可。他上我們營壘休養時，管已寫成三分之二。後來他精力恢復後，滿目惡狼狼地在他的打字機上打，通知倫敦的出版商暫緩付印的日期。但是他的發跡而寫成了。

我自義大利回倫敦的第一天，在遮蓋館時看到麥的書。我因為認得麥便買了一部，幫出家放在桌子上，他沒有時間去念。

他死後我才去讀他的書。這是個多麼諷刺的世界，許多朋友於死後才讀着我過去最一點他的生時最應當讀的書籍，而第一字樣，更爲其諷刺耳。

在英國有許多通訊員曾參加過非洲，西西里，義大利諸戰役，而我們這些老記者們搞成一個小家庭，不大和新來的混在一起。

我到英前，據說到過地中海的通訊員曾舉行盛大的聚餐會。我到後沒再開聚餐會，但是我們其中教人偶而也聚一聚，一同吃一頓飯。

大部份的通訊員以倫敦為根據地，每次上兵營或是機場去幾天，然後回來寫東西，等着盟軍的進攻歐陸。美國陸軍宣傳處，組織龐大，辦公的地點除了四層大樓外，還租用了一些小房子。宣傳處裏邊設有一間「通訊員室」，而這就曾是我們的大本營。我們上那兒去拿信，提出問題，解決種種問題，同時又把那地方作為約會地點。

郵件的迅速真出意外。在地中海時，每封美國發出來的信，平均至少要走二星期半，時常還要走得更長久。在英格蘭，美國的來信，其中一半一星期內就到。我甚至有一封信於五天後便收到，這是最慢的信也只走了兩星期。

通訊員們雖然沒人知道要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舉行進攻。在英國的軍官們知道的人你也數得過來。我們通訊員所能做的，只是準備好一切。

進攻歐陸的初步中，只有少數記者可以參加。有些熱心的，還到處奔走，想在進攻的大艦隊奔到前排的座位。有的判斷方好一點，安安靜靜，聽其自然。我個人則想設法進英國國民兵團以便報德國的進攻英國本土。

美洲已經有了許多新名詞。最常聽見的是SEALIE，即是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的縮寫。SHAE在計劃進攻並且將指揮進攻。這種縮寫字在海外的產生，就如在華盛頓一樣。

EFOUSA 這個字還存在。它是美軍歐洲戰場總部的縮寫。它是美軍的總部，與盟軍總部不同。EFOUSA 這名詞用了兩年，現在還在用。

一九四二年大家對於EFOUSA 這字都念做「依杜沙」。不曉得是什麼緣故，現在又改念做「依多查」。我的人本來老派，還是喜歡從前的念法。

我到英國沒有好久，特爲上英倫中部的米特蘭去看一位小同鄉。他事實上就是在峻峭高原上替我們蓋那幢白房子的人，後來成爲我們頂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是上尉亞薩·麥柯拉姆。上次大戰時他是名少尉，因爲未被派到海外來，二十年來時時在懊悔。現在這一次被派出國，心裏非常高興。他現服務於鄉下一間大醫院。

今年五月麥柯拉姆和他的兒子聚首一次。他兒子羅斯少尉，是一架空中堡壘的首席飛行員。父子兩人共度兩次愉快的週末。後來羅斯第二次出征德國，沒有回來。關於他的消息一點都沒有。那差不多是四個月前的事了。

父子二人是真正的伴侶——一同玩，一同做夢，一同計劃將來。他們倆計劃於戰後大約一回魚，然後開間舖子推銷飛機。

麥上尉對我說，他對於羅斯的困難真難過死了。有兩個月的時間他垂頭喪氣，差不多支持不了。

後現他對自己說，「哦，你這老傻瓜。你這管子不行，你非得作不可。」他還摩自己下令以爲，在實行出來。

親着的時候，他還是舊舊人坐在那裏，快快樂樂的。就像在國內時一樣。我們騎車到鄉下玩，到處高橋，玩得痛快極了。

新上崗的時候說了許多關於他兒子羅斯的事，談出些甚麼好一談，但是他還是笑。他和羅斯一定會回來，但是他也知道，要羅斯不回來的話，他還是受得了。（幾個月後，兩個個銷都在法國時，我們得到羅斯這世界裏的消息。這仍舊以同樣勇敢的態度談話。）

本雪凡尼亞國有軍隊齊北公司，專做打火機。在平時這牌子的打火機上邊鍍銀，光滑可愛。戰時改爲黑色的，裝飾簡陋。美國陸軍在世界各處的兵站，都有一個長名單在等領這東西，雖然各站只有偶然送到一批。

我許義大利時收到齊北公司總經理的一封信。他似乎是我那專欄的忠實讀者。同時他又似乎想起了一個主意。他寫信上華盛頓總部找到了我的簽字，把我的簽字刻在一個鍍銀的，特製的打火機上，當爲贈送給我的禮物。

不久以後又來一封信。這公司的總經理又有了一個主意。除了一個超級打火機外，他還製送我五十個普通的打火機，以便我轉贈友人。

他還製來信的辭處我覺得好玩。信中說：「你也許從未聽見過我們這齊地打火機。」

他並不知道士兵們怎麼搶煙！這一種打火機不怕風，而飛行員又說飛行到最高度，只有這一個牌子打火機纔能打出火柴。一年中我連連給人家偷去了三個這牌子打火機，其受人歡迎於此可見。

打火機終於都從義大利轉來了。我自己那一個漂亮極了，一邊是我自己的簽名，一邊是一面小美國旗。自比別個抽得一倍多，因為我喜歡用用着打火機。

其餘三十個一箱而光。這東西變成我結交及影響朋友的好武器。我們五十一個人，都謝謝齊北先生。

在突尼西亞時，我曾經隨從第一師的一連兵苦戰於馬多西邊的高山上。英國軍隊派來一位上尉級聯絡官，和我同一帳篷住了三天。進攻的前夜裏，我們倆分手，一人隨同一營兵出發。第二天黎明不久，我看見一位英國軍官躺在一架担架上。我跑過去一看，果然是我的朋友恩費特上尉。他背部和一隻手臂受重傷。我們的担架兵把他抬到後方，從此沒再見到他。

有一天在倫敦，我在一軍軍官俱樂部吃中飯，一位我在突尼西亞認得的美國人說走過來找我。他說他那桌子上有位英國女郎，他很想替我介紹認得。後來他一介紹，原來是恩費特上尉的妹妹。

她說她哥哥已經復原了。他背部有時還痛，但是按鐘精想，那傷沒有關係，因為他前年現入陸軍傘部隊。我和他相差廿四小時，不難便可以見面了。

我這故事的大團圓，大結是我得和恩小姐結婚，年年歡樂，白頭偕老。這團圓我當時也會想起，既是我向她求婚時，她可拒絕我。唉，運氣實在太壞了。

你們大概聽見過人家說起英國防空火箭炮那可怕的聲音。我到英國以後，也經過幾場小空襲。第一次空襲時我的人嚇得要死，因為我在義大利的安齊奧有一次受了大驚，僅以身免，現在空襲又來，我躺在那裏動都不敢動，連呼吸都有困難。一個人受過一次大驚以後，以後越來越怕。

那些火箭炮恐怖的聲音我實在怕聽，我的人簡直癱化了。後來果真放起來時，倒也不大可怕，大概是因為不像我想像中的那麼可怕。炮聲本身並不大難聽——只是那聲音太像另外一種聲音，因此有嚇人的力量。火箭炮彈在上打時的聲音，就像一顆炸彈的下來。後來我知道了這一點，設法適應一下，於是火箭炮倒也沒有什麼。

有一次最吵鬧的空襲，我還睡得胡里胡塗。第二天茶房進來，提起了空襲，我說，「什麼空襲？」

他說，「別開玩笑。昨天夜裏全倫敦的炮都在打。」我實在是沒有醒。我希望以後的空襲，我都可以如此高枕安臥。

在倫敦的美國人，很享受兵站的計口授物。我們每星期發七包香烟，兩條蒙古力糖，兩片刀片，一聽果子汁。此外我們還可以購買皮皂，牙膏，刮鬍子膏，手帕，自來水筆，及其它十來種小東西。

我家裏人寫信再三問我缺少什麼東西，他們可以設法寄來。事實上我不需要什麼。我要的只是一條狗，一部雙人的遊軍，一個火爐，我本人的安樂椅，十來部新書，和許多空閒的時間。不幸這一切

部超過郵政規定的八兩重。

## 第十七章 法蘭西流亡者（一九四四年六月）

我在海濱頭登陸後，即乘一位小兵開的吉普車上岸。那位兵士叫做魏斯谷，加列福尼亞州人，年廿六，人長得又好着又聰明，從前在一家牛奶場做雜貨員。他太太則在洛杉磯城裏工作，專為南太平洋鐵路的乘客代定臥車的車位。這是魏斯谷第一次的參戰，一切都甚陌生的，不過他的工作還好。

登陸的第一個晚上，魏斯谷和我同車到我們的營區。沿途看到許多屍首，德國人美國人都有，不曉得是德國人佔多數。路邊的法蘭西人，有的對我們笑笑，招招手，有的則低着頭，看都不看。

我們車子到山頂上一個積有葡萄和蘋果的果子園時，天已黑了，離開海灘有數哩。我們在一棵樹下停好車。我們先走放步槍，然後魏斯谷從吉普車上他那個大軍糧箱裏，掏出一些生藥汁，餅乾，和沙丁魚。我們吃東西時，第一批的夜間德國飛機來了。其中有一架就在不很遠的地方投彈，我們的神經也受了感觸，可見相距並不太遠。我們的周圍有人在放高射炮，一片可怕的響聲，夜於是有了另一種鬼怪一般的凶相。我們覺得孤零零的。我們的周圍還有敵軍的狙擊兵，處處都有炮彈洞，同時我們又可聽見遙遠地的機關槍聲。午夜時我們吃好了東西，在吉普車上佈置了一個偽裝網，以防第二天的天亮有光顧。然後我們決定睡一睡。我們沒帶雷達，每人只有兩條毛氈。我們就隨便躺在地上。又有一部吉普車開到我們的樹底下來。於是我們這塊小地方，一共就有兩位上校，三位兵，和我。大家都和



得已發了一顆炸藥來。全夜裏我們的濶射炮老是一陣一陣地放着。隱了約行一小時後，有一位上校說，我們長槍把毛驢牽到吉普車下邊去睡。因為滿果子園都有高射炮火的碎彈。他說這種流彈除非打中我們的頭，我們不會死的。我則說如某飛彈打中我們的肚子，我們一樣會死的。上校說不會。我心裏還是不信的。無論如何，我還是把頭藏起來，讓肚子露在外邊。我的頭正在南輪的後面，在搖混板的底下。那地方不錯，只是太窄，每次我一翻身從搖混板上吃了一口泥巴。

後來天氣轉冷了。我們每人兩條毛氈的溫度，等於兩條手帕。我們躲在毛氈下點烟抽烟。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多睡，因為炮聲太鬧，有時候飛機飛得低低的，我們極緊張地縮成一團，等着敵人掃射。

天終於亮了。黎明時我們飛機飛出來，敵機墜了下去，因此白天時候，至少我們的上空是安全的。我們都站起身，很歡迎有走動取暖的機會。兵士羅斯谷打開一些K種的軍糧，我們就靠在車篷上吃一頓稀薄的早飯。後來一位上校出去偵察一下。他回來時說，我們還小果子園，在黎明時看起來多鄉村化多美，可滿滿是德軍昨天留下來的屍首。我們不久就得幫忙掩埋那些屍首。這就是我們在法國的第一夜。

戰爭時常產生了滑稽事。就如產生悲劇一般。譬如說，在法國的第一夜，和我們在一起的士校有一位是薩盛頓派來的陸軍觀察員。經常我們對於薩盛頓的觀察員不大起勁。不過這位士校的人很不錯，且有戰場實際經驗，因此大家極喜歡他。

我們第三清早吃K種軍糧時，他說昨天夜裏，我們搬到吉普車底下去躲高射炮火以前，他有一個鐘頭的好睡眠。他說我們搬家以前，他曾經找到一個好好的小土墩做枕頭。我們搬到吉普車底下後，他頭沒地方靠。他說完，帶我們走幾步去看那小土墩。他底下頭去看時，大笑起來。昨天夜裏他那個好枕頭，白天一看，原來是一堆馬糞。

又一個故事，講我們卡車的一個司機，可以算做戰時言不及實的傑作。這位司機是兵士房霍恩，紐約人。昨天黑夜裏他開部卡車停在我們隔壁的蘋果園裏，在卡車前鋪好毛氈，一倒即睡。天亮時也睡醒惺忪地看看周圍。他身邊躺有一具德國兵的屍首。另外一邊則有兩顆手榴彈。房霍恩趕快爬起身來。後來他將這驚人的經驗報告他的上級軍官，報告的最後一句是他這有哲學意味的話：「真是太痛快了。」大家都以為這句話有趣，立即傳遍全營，「真是太痛快」這句話，簡直變成以一傳十的笑話。

早飯後我們在營附近的一堆栗子園裏，檢到五十來具德軍和美軍的屍首，集中拾到一個草場上去掩埋。我也幫人家抬一具屍首走過幾塊田。我的去幫忙，半因為掩埋隊缺少一個人，半因為我逼着自己去壯壯胆，因為你人參加戰爭，躲開不了死。

我們抬的德國兵還是小孩子，頂多不到十五歲。他的臉已經轉黑了。但是我還可以從他那已經扭曲的容貌中看出他的青春。兵士們在他旁邊攤開一條毛氈，抬起他放在毛氈上。一個兵和我，一人提他的一支腳。靠屍首的頸部，還有兩個兵，其中一個有點躊躇，怕挨屍首。於是他的同伴便對他說：

「拾起他的屍首……」如能弄習慣了，以後還要招待許多死人呢。講不定有一天還得拾起……屍首呢。」

我們一人抓住影子的一角落，把德國兵的屍首抬過兩塊田。這屍首越來越重，我們得休息三次。沿途兵士們講笑話，以遮掩他們對於這差使的厭惡。我們抬到目的地後，又不曉得中尉預備挖的墓場究竟是在那一點點。因此我們只好後放下屍首，走去探問。我們走開時，我們中間那滑稽的傢伙，對着死的德國兵搖着一根指頭說：「我們走開時你可不要撒跑。」

德軍退時留下一批狙擊手，因此美軍所有的露營區都有哨兵嚴陣以守，而這些哨兵實很認真。一天夜裏，有一位相當重要的將軍工作的很遲——這些日子我們的參謀人員都是趕夜工的。午夜時他走出去找一位將軍商量一件事情。他只走了二十步便有哨兵盤問口令。將軍本是在黑暗中摸索，就在這個時候跌進一個深壕。這件事連將軍自己都觉得滑稽，但是哨兵可不覺得有什麼滑稽。他懷疑是敵人搗鬼。因此他一衝衝到壕邊，手裏的槍指着將軍，用一種半是恐怖半是殺人的聲調喊道：「出來，出來給人家認一認，你！」

狙擊手據我所知道的，還公認為合法的戰鬥。但是這一種偷偷摸摸的作戰，多少有點傷了美國人的正面感。我們在法國登陸，擊退德國以後，才有這種不痛快的感覺。我們在義大利等處作戰時，也遭遇到敵軍的狙擊，但是總是小規模的。現在諾曼第，德國人大幹起來，規模宏大。到處都有狙擊手的埋伏崗上，房子跟瓦礫間，草中間，什麼地方都有。不過他們射的地方，大多是在又高又密的圍樹間諾曼第人的農場，都有這種樹木為界，此外每條路每條小巷子，路邊巷邊也都有這種樹。

這是狙擊最理想的地方。一個人可以帶着殺天的軍糧，躲在密密的圍樹間。你去找他，等於海濱釣魚，我們每進一哩，後邊總留有十來個敵人的狙擊手。我們兵士走過路或是走過田野時，他們便舉一個來開槍。我們每次進駐一個新營時，得把狙擊手完全肅清，才算安全。我從陸後往的第一個營營，整天都有槍聲，花了一天的工夫才把他們都圍捕了。因此我每到一個新地方，總是坐臥不安，好像避過了地雷陣地。

以往我服役時，我們士兵一遇起偶然有的狙擊，大多取一種輕視厭惡的態度。但是在法國時，狙擊一物而為重要，我們必須學習預防，而且還要學習得快。有一位軍官朋友說：「從前單獨的兵士總在預防狙擊，現在我們全體都在小心預防了。」

狙擊手盡是死於圍兵，一直與糧糧皆盡時，他們便投降。我們的兵覺得這太不合倫理了。普通美國兵，對於公開作戰而被捕的總圍兵，倒沒有什麼。只是這一種偷偷摸摸的狙擊，却恨到無以形容的地步。因此美國兵也畏懼，不等與他們來投降，便先把他們打死。

實際上法國這一部份地方，只適合小規模作戰。這地帶滿滿是小農場，每農場都圍着又密又高的樹木為界。不管你站在那裏的農場上，總看不到農場外的景物。因此我們的兵士，隨便朝那一方看，條條都多看到一百碼遠。誰是鎮沒木的地方，便是河水泥濘，長着林莽一般的高草。在這種地理環境下，戰爭差不多是一人對一人的作戰。有一位曾在太平洋區服務相當久的軍官，對我說這種戰爭最像他參加過瓜島的戰事。

我們第九師在部隊切斷瑟堡半島的第二天，我搭一部吉普車去看這地勢新佔領的地方。諾曼第

一帶有許多地方的險惡可愛。半島的西部多山岳，高高低低。縱目所望，一片青翠，到處都是樹木，有時像你從樹子上鑽下去，田野縱橫，正像本雪凡尼亞州那富腴秀麗的東部。這地方太美麗了，不應當打起仗來，而塞尼亞亞，西西里，義大利，有些地方也是如此。有一天我真想去報導一個像戰爭那糜爛的地方的戰爭。

我們這次的開車，提心吊膽。美爾軍隊已經往北打，逼近瑟堡，因此這一帶的德軍完全不能伴有組織的抵抗，只有一條路可以逃生。路上全無人馬車輛來往。我們車子開了好幾哩路，一輛人都沒有看到。人家對我們說這地帶滿滿是狙擊兵，而我們也知道樹林裏有一小羣一小羣的德國兵想投降。然而我們什麼都沒有看到。那些美麗的，兩邊都栽有樹木的小道，全是虛空無人。牛在田野上滿足地吃草。風景像彷彿是「生」有了假期，而「死」則在躲藏着。我看了心裏害怕。

我們終於到了一間學校的石房子。這學校暫改爲敵俘收容所，因此我們便停下來看看。一羣一羣的俘虜老是在押進來。此外又有單獨的美國兵，與原來的隊伍分散已有數天，現在走到學校的院落裏來休息，休息一會後又去找他們原來部隊。

這時被進來的俘虜，大多是從一個德國醫院押來的。德國大夫在學校旁邊的小棚裏醫治輕傷的俘虜。我走過去時，有個兵士脫下褲子，讓大夫在他屁股裏找一個碎片。德國軍官中有兩三位會講英文。他們問得好。有一位醫生，強對我說：「我從軍四年，今天是我四年來最好過的日子。」

我在院子裏碰到兩個兵，他們失掉了吉普車，今天早晨爲德軍圍困了好幾個鐘頭，現在剛剛走回來。這兩個人，一是兵士麥斯納（紐罕海許萊亞州人），一是兵士麥法蘭（北加羅林那州人）。他們倆

是第九師炮兵營的偵察兵。昨天夜裏他們睡在一片草場上。他們醒時，聽見四周都有人聲，可不是美國聲音。他們偷偷一看，不到三十步外，有一個英國兵在傑手，於是他們只好開始爬。他們爬了好幾個鐘頭才離開危險區，然後站起身來跑。他們在路上碰到一個法國人，便把他帶着走。

「這法國人真是給我們俘虜了，」他們說。「他嚇壞了，話都說不出口。我們用中學時代的法文和一本字典說了給他聽，他終也聽懂我們想找東西吃。於是他便帶我們到他房子裏去。他替我們煮雞蛋，炸薯扒，咖啡。我們今天早晨本來是垂頭喪氣，但是我們這位法國俘虜可把我們弄好了。」

這兩個兵士說，他們會給那法國人拍了兩張快照，他們非常感激那法國人，替我推想，他們一生一定都會把這法國人的照片帶在身邊。

這時候這一區的法國人，被「解放」還不到十二小時，他們還有點不大容易相信這是事實。他們人是如釋重負，但是不知道怎麼做才好。我們離開俘虜營走上吉普車時，看到四五位法國鄉下人——大概是二十來歲的農夫——靠在附近的一間屋子的牆上。我們坐在吉普車上調整車機時，有一個農夫畏畏縮縮地朝我們走來。他走到時微笑地遞一朵玫瑰花給我。我不能夠全下午手裏拿着一朵玫瑰，因此車子拐彎時我便把花丟了。但是使得你對於人類有好感的，就是這一類的小事情。

我們下一次停車的地方，是個風景佳麗的小城叫做房尼維爾。小城西面臨海，正中心有一個斜斜的鋪石頭的廣場，性質有點像是公共方場，不過不是方形，而是長方形的。方場的一端停有一部陸軍卡車。方場上有五六個美國兵，散站在人家的門口，人人手執步槍，以射擊的姿態，防備萬一。街上

有些法國老百姓。我們車子回到方場的盡端，那兒有三個法國本地警察，站在市長辦公廳的門口。他們不會講英文，既這裏有一個女人會，因此便派個小夥子跑去叫她來。我們的周圍還站有一羣熱切而好奇的六百來人，圍了一共圍有二百來人，是聚者太聚都有。

那多瑪被文官大人他發問了——站是個皮膚黑的小婦人，頭髮灰白，我推測她，身上笑臉嘻嘻的。他的英文相當好，我們這裏就真沒有德國兵沒有。她揮頭去問警察。人聲裏人人立時說起話來。那聲音就像是一陣狂風吹着，於是那羣聚的喧囂竟然把什麼話的聲音都壓過了。到末了警察們只好就叫那女官跪下，以問我們這問到那女人說回答。她說城外樹林裏都有德國兵，這裏可沒有。就在這俯首見，一個德國兵從附近一窗二層樓的窗口，探出頭來。有人看到了他，於是我們便派一位德國兵去送他。

那小婦人這病好，我們這煩燥都未曾帶去病裏。和我們一道的中尉對那女人說這話沒人受傷。我們很高興。這病這病到這病來，有許多人的病好，盡許我們的病好。我們立在那裏，至少有一個半鐘頭。對於本地人，這病比這病好。他們必裏雖然待了安穩，只是怕記在軍中，回來。他們還有點拘束，不敢隨便地說話。但是我們從不問他們的細節中，感覺感到他們的對我們是歡迎的。

有一日門的這病人，從他領子裏拿出一條子紅白藍的三色帶，他剪下六吋的帶子，分給每個人，美國人法國人都有。幾分鐘後，人人的衣襟的鈕孔上，都有了法片在上。隨後有一位紅臉的中年人，穿模樣像其神氣，趕着一輛高輪的馬車跑來。他背後站有一個穿軍裝的德國俘虜，還有一個生病的俘虜，則站在一個担架上。那農夫單騎了這兩個德國兵，模樣非常得意，彷彿在等人家拍手。

稱讚似的。

法蘭克百建者是討教我們。有一個看模樣像是當地的銀行老板，跑來問我們怎麼處置俘虜。我們叫他把俘虜送到卡車上去，又問他一共有多少俘虜。他的回答我們吃了一驚。他說兩哩外的樹林裏有七十個，附近小鎮上有一百二十個，另外一個小鎮上又有四十個。據我所打聽得出來的，這些俘虜似乎都是他親自捕到的。有一個蒼眉不展的法國人走來。他是個大夫。他說有二十六個重傷的德國兵在火車路上，急需藥物。他要的是開藥和沙爾登藥。我們答應他送點過去。

入羣中有一個人，好像是小說中的人物——那種專寫巴黎波希美人浪漫生活的小說。他非詩人莫屬。他身穿散漫的衣履，看起來好像是女人。他戴厚的眼鏡，捲在耳朵後的頭髮約有一尺長。我們那些慌慌的粗兵看到他時，臉上的表情筆墨難以形容。

我們終於在人羣走出來時，有一個矮小的老頭兒，身穿褪了色的藍工作褲，跛着追上了我們。他比手勢，請我們上他的咖啡店喝杯酒。我們既不敢違背當時小鎮裏四海一家的精神，只好犧牲自己，領頭進店。我們去坐在一本掛壁上，圍着一張赤裸裸的長桌子，那矮小的法國人踉蹌地跑來跑去，嘴巴裏咕咕叫不停。他讓前領警察和他的家屬進來以後，便把前門鎖上。

那軍用咖啡店裏的存貨都喝光了，只剩下點酒和生命水。（白勃蘭地酒）。當位也許不知道「生命水」是什麼。那是一種兇極的酒，用鐵絲網，肥皂水，錢的發條，和帳篷的舊木釘等一起燒成功的。牌子好一點的，還有確酸甘油的味道。這個小法國人在我們小杯裏一人斟一杯，我們擎起杯來，大家碰碰杯，到處有人在喊法蘭西萬歲，空氣裏彌漫着人類的博愛，眼淚則流下我們的面頰。不過我



們的掉淚，可因酒太辣，拚命抑制自己，不至於伸手去摸自己的喉嚨，或是痛苦地哼了出來。這種博愛的玩意兒太不好捉，照我想，每個喝過一杯生命水的美國人，都應當得緊心的勸導。

我們的兵士，對於諾曼第鄉野的可愛，都有深刻的印象。這地方的風景，與英國的很不相同。英國的農村，裝飾得整齊齊，好像是威尼斯的花園，在諾曼第則野草叢生，比較不整齊，然而近於自然。諾曼第的大道是碎石路，小路則是砂礫的。路又窄又彎來彎去，笨重的軍車輛來往，頗為困難。有許多地方，有的要彎路只准一方向的交通。

普通的美國人，覺得諾曼第的天氣太可惡了。三天陰天才有一天好天氣。天晴時，天空一片清藍，太陽出來，一切都好，只是空氣中還有一絲冷意，因此我們那在樹蔭下的帳篷裏，覺得寒冷。天氣壞的時候，宇宙黑暗，中午時我們在帳篷裏還得點燈，外邊不是細雨紛紛，便是點點滴滴，此外又時常刮冷風，弄得我們的骨頭和心都淒涼極了。

差不多人人都穿長襪褲。我除了正式制服外，一共穿了四件絨線衫。我們軍隊離開英格蘭前，大衣都給收回，因此我們中間有許多衣服穿得不夠暖和。夜裏我們將衣服摺起來放在鋪蓋底下，不然第二天早晨衣服便會濕的，因為天氣潮濕。天氣的潮濕，人的臉因此紅，草因此青。但是紅臉是少女的，青草是牛吃的，我個人則覺得普通美國人於身體好及熱得汗流夾背時才是最快樂的。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我在半島正中間某一小城，距離瑟經沒有多少遠。我們停車間兩個年長的法國

警察，在那些地方可以買到某一種東西。法國警察身穿深藍色的制服及武裝帶，他們的人相當嚴整好看，因此便懸上皮帶我們買東西去。我們開開警察們要到那裏去。他們於是也問問我們往那裏去。我們本是裝作買東西去，在那些那一條路上的路邊，我們自知法文太差，解釋不清，只好說謊，但是法國人可以為我們領到車子直開到遊左律軍手裏的懸崖。他們立刻跳起身，敲着肩頭的肩膀叫他停車，隨即起伴與大家握握手，行行禮，慌裏慌張地跳下車，說了一聲嚇壞了的「再會」。這些孩子可不喜歡惡鬼。

有些德國軍官對於這種插假乎心裏高興，但是那些彼爾德尾的拍粹可不是這個樣子。我們抓到一個青年拍粹，他時人非常生氣。我們打到這處兒，他認為完全不合情理。美國人全夜進攻，而德國人不喜歡夜襲。這傢伙押進來時，他憤然抗議道：「你們美國人！你們這樣子打戰法！這不是戰爭！這是瘋狂！」這德國人是那原生氣，連他自己話裏的諷刺都沒感覺到——我們雖然瘋狂，仗還是打勝的。有一位德國高層軍官被押進來時，他第一件問的事是他個人勤務兵在什麼地方。人家告訴他說他的勤務兵已經死了，他立即大發脾氣，責罵我們不應當連他私人的安樂都要取消。「以後誰替我挖坑洞呢？」他責問道。

進攻歐戰的初期，一幾種盟軍高層將領來諾曼第視察——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安諾德，海軍上將金，和拉森奈——當時到處是大將，你碰在二顆星的將領身上，也用不到說對不起。將軍似乎都喜

歡擺勇敢的架子。和或者應當說他們身既爲大將，當得做出勇敢的樣子，以作部下的榜樣。因此高級將領，一遇附近有炮彈飛來，頭也不低，眼也不眨，表示一片英雄氣概。幾批大將上我們潛頭陣地來時，窺兵們請他們坐鐵甲車，因爲這一帶滿滿是狙擊手。將軍既是將軍，一定不肯坐鐵甲車，只肯坐一尊軍官坐的指揮車，全無遮蓋。結果他們當然只坐指揮車。他們可不知道窺兵們沿途都私下佈置好鐵甲車和坦克，藏在叢樹底下，以防萬一。

Saint-Sauveur-le-Vicomte 這小城鎮受毀壞的慘，我從未見過。這地名宇不好念，我們把它念成三沙維爾。這裏的房子都毀得東歪西倒，街上滿滿是瓦礫，我們的車子就在瓦礫上開。雙方的轟炸和炮彈把這城弄到這個地步。這地方正像我們上次大戰的照片，例如上次大戰時的凡爾登及這一類血戰的地方。城邊有非常大的炸彈洞，發聲聲響的房子都可以掉進洞去。有一位上次大戰的老兵，說了一句話很可以比較這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他說：「這次戰爭就像上一次的，只是洞口大一點。」

據我們知道的，我們入法國時並沒有人講什麼有歷史意義的話。上一次大戰，你們知道有人說過：「拉斐那德，我們來了。」（註一）我們聽到的，最像有歷史意義的話是一個美國高射機關炮手講的。D日的兩星期後，有一位炮手坐在土墩上看倫敦寄來的花旗報。他突然問說道：「喂，報上說的諾曼第灘頭陣地，是在什麼地方啊？」

我仔細看他問的話是認真的，我便答道：「喂，你坐的地方就是啊。」

於是他說：「噫！我與你死。我知道都不知道。」

註（一）：拉斐耶德為幫助美國獨立而法國將軍。

## 第八章 巷戰

驕地通訊員最喜歡助將軍中，有一位是第九師師長門敷。S·愛蒂少將。我們的喜歡他，一則因為他對我們絕對坦白，二則因為他的好人好像是我們穿慣了的舊鞋子，舒舒服服，三則因為我們公認他是個恰好將才。我們在突馬西亞，和西面里時認識了他，後來在法國，又碰到了他。

愛蒂少將像他的軍長勃拉特雷，比較總是教書先生。他的人又高又大，戴眼鏡，他的眼睛有點斜視。他是中西部人，因此講話的聲調就是中西部的聲調。他還以芝加哥為家鄉，雖然他當軍官已有廿八載了。上次大戰時他受了傷。他雖然並非口若懸河，但是他會講話，而又容易笑。他雖則是以當兵為職業，他還是不起戰爭，對於戰爭的浪費和悲劇，甚為熟悉備惜，有如普通的一般人。他也像任何普通人，急着想早一點打勝仗早回家。

上陣作戰時這少將住在一部卡車裏——這部卡車本來是當機械站用的。卡車裏佈置得好好的，有一張床，一張寫字台，櫥櫃，還有地氈。他的勤務兵是個整潔有禮的土士，皮膚黑，原籍是南美洲伊瓜多共和國。他的僚屬睡在孤洞裏，但是他則什麼都不怕，老是睡在卡車裏。有一天夜裏在他那師部時，炮火太兇，連他都不受得了。附近爆炸的炮聲碎片，開始落在卡車頂，因此他也只好離開了。

普通時候他每天上午坐在他的寫字檯辦公，午後巡視各國各營司令部。他上前線每每是乘一部沒有武裝的吉普車，另外一部吉普車緊跟在後面邊，上有機關槍手及步兵各一，以防敵人狙擊。他的

夫於出發時每每這麼說：「別慌，師長旅行時不怕馬吃力的。」他的吉普車載有一部戰便電話機，他隨便時突然想和部下通電話，只須停下車，在路邊接發線。

愛帶少將特別喜歡於兵士們最不想到的地方，突然出現。他知道尋尋覓覓的地方，司令官一出場，可以發動士氣。因此他時常大路步在前線上走，從來不躲避，或是指出什麼應注意的標程。

有一天愛帶的車子出巡。我們在一個司令站停下車，坐在一條街道的草地上，和一班軍官一同看一砲彈團。我們前幾條在附近放炮，但是我們這一方向可沒有什麼。突然間有一顆砲彈從砲團管我們頭上直掠而過，炮聲震得低，彷彿飛穿樹梢似的。這顆彈只是嘶嘶地響，並不大聲嘶叫。人人立即倒在地上，雙手抓着草——連上校都是如此。這顆彈在隔壁的果子園裏爆炸。愛帶少將可動都沒有動。他只是說道：「噫，這是我們自己的砲彈啊。」

我和少將已經相當熟了，因此我胆敢問他道：「師長，要是這是我們自己砲彈的話，這樣打仗法可太荒唐了。我們朝北打仗，砲彈可往南飛。」

少將大笑而不答。

少將又喜歡偶而於早上四點鐘爬起身巡視營部站和食堂，搶在士兵的前面。他這種夜裏的漫遊，產生了一件最有趣的故事。有一次第九師在非洲作戰，開到一個新的露營。當時大雨如盆，地上的泥濘有膝蓋那麼深。橫縫的木釘打在地下總打不穿，營寮老是塌下來。士兵們個個都弄得又濕又慘。那天夜深，少將可憐那些兵士們，步行出外巡視。他走過一個地方，看到一個兵士在打一個帳篷前邊的樁子。那兵士用鋼盔當做錘子在敲，非常不願手。他的鋼盔在時候滾滾到樁子，滾得滿身是泥漿。他

又氣又罵。少將當時走路打手電筒，兵士一看到有光便喊道：「喂，弟兄，過來替我照一照好不好？」

營帶少將於是壓低地蹲下來，替兵士打着手電筒。那兵士一邊敲一邊讓這燈，終於把椅子打下去了。他倒踏起來時，少將問道：「兵士，你叫什麼名字？」

兵士嚇了一跳，慌攔身連細一看，不禁喊道：「耶穌基督！」

惡僕李島驢役中，我在第九師那裏住了九天——切斷李島的就是這九師，同時又是海上惡僕大港三師兵之一。第九師是我們最好的一團精兵。它曾在非洲登陸，曾與突尼西亞和西貢里。一九四三年秋委調至美國，企多華都在訓練中，以便進攻歐洲大陸時，只有幾師兵有作戰經驗，第九師即是其中之一。

我們在途中游時，第九師出了一件怪事。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軍事檢察員把第九師的名字發表得特別起，遠在官師之後。因此第九師有了一種心理線錯，以為人家瞧不起他們。他們辛苦作戰，死傷慘重，恪守職務，結果國內的人似乎全不知道。

有功而不認，這會影響士氣。每位指揮官都知道對外宣傳可以激勵士氣。這裏所謂宣傳，不是說捏造事實，而是對國內人士公開報告，講某一部隊怎樣受苦，有何成就。普通士兵要是知道他的赴湯蹈火，不是沒有功勞，而國內的人也會知道，那麼他的拚命一定更情願一點。

因為他在海外作戰時受了人家的忽略，第九師現有小心的計劃，以免重蹈覆轍。第一步是新的審查

政策，作戰各師的番號敵人實在知道以後，我們這邊就可以公開宣佈。第九師打破這大難關後，又設法去招待戰地記者。他們成立一個小規模的對外業務組，由一位軍官主持，還有一小隊兵，卡車一部，專同普通戰地記者見面，此外又有輾達三個，電燈，及桌子。上第九師來採訪新聞的記者，有一頓飯吃，在地方寫作，有部吉普車上前線，或是一位送信員，隨時可以送信到後方。

雖然有這一切的設備，一師兵當然還是得靠打仗打得才有好的名譽。第九師是打得好。在瑟堡戰役中，全師的行勳好像是滿美好的標榜。以前作戰有經驗，究竟是有好處。不只是私人的作戰好，全師的行勳都配合到十全十美的境地。我以前早就說，戰爭的黨組織，其重要性遠在一般人夢想得到的以上。

第九師在這戰役中所表現的，不是我們過去以前所常做的。第九師緊緊咬著敵軍的頭頸不放。總人退一步，第九師為進一步，緊緊追逐，不給敵人有重整軍隊或是保持平衡的機會。第九師進得那麼快，簡直變成滑稽的。那時我在師本部裏，七天中被擄前進六次。這弄得那些帶帳的兵士們苦死了，我聽見一個兵士在說：「這真幹法，我還不如加入大馬戲團。」

普通的師司令部是相當安全的地方。但是第九師可不。老是有什麼事情發生。師部有幾次中彈，損失了一些人員。倘而有狙擊手打死我們的一個人。我和第九師在一起時，沒有一夜的安眠。我們的大炮，就在我們的四周，成夜地放炮。德國飛機也時常來，在黑暗中嗡嗡地響着弄得人人神經緊張。有一天夜裏我和副官暹上尉同坐在一個帳篷裏，忽然聽見一聲響亮的爆炸，隨後是一聲凄厲的哀鳴聲穿過我們頭頂的樹梢。但是我們既不跳起來，又不撲在地下。我只是說道：「我知道那是什麼。是我



們自己燒彈的帶子。我從前當過步兵，我聽見過好多的炮彈帶。有時候聲音像狗哭。沒有什麼可怕的。」

「你說得對，」納爾遜上尉說，「是炮彈帶。」然而幾分鐘後，我們便發現這無害的炮彈帶，原來是一塊紅燙燙的，鋸齒形的，一尺見方的鋼鐵彈片——原是德方二百四十耗的大炮彈——落在我們一百碼外的地方。你看我這自作聰明好難為情。

諾曼第鄉下的戰事，是一簇樹一簇樹的戰鬥，一入城鎮，則是一條街一條街的巷戰。有一天，由於十分偶然的机会，我跟一連步兵參加巷戰。這連兵奉派去肅清瑟堡城郊敵人的一个据點。因為這件事很可以代表普通一連步兵，怎麼進攻敵城，我特記錄下來給諸位參考參考。

我本來完全没有參加巷戰的意思。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般，上營司令部兜個圈子去。我和時代週刊和生活畫報的一位記者及一位攝影師一同去。記者的名字是瓦頓倍克爾，攝影師是巴勃·卡拔。

我們到營部時，實際上已經到了前線。營司令部設在一條窄街上的教堂裏。在對街的一個院落裏，憲兵們正在搜查新逮到的俘虜。我跑過去和他們混了一會兒。俘虜還高抬兩支手，只有很近前線時俘虜才這麼做。我們顯而易見得出他們很害怕，急於討好俘虜他們的人。我的旁邊有個兵士，他向一個德國兵要他領上的徽章，那德國孩子便遞給他。這些俘虜身上有一股臭味，好像是發起來的袜，有的俘虜是俄國人，其中兩個且有老婆隨身。這兩個女人和她們的丈夫一同住在前線。媳兒們慌極了，以為我們要打死她們的丈夫，德國人藏着徵用的俄國人打仗，便是靠這辦法：德國人向他們宣傳，他

們一落在我們手裏，我們立即便會槍斃他們，因此他倒不敢隨便投降。

我們往底下看，看得見城裏的大火，一盞一盞冒天的黑烟。我們的四周都有炸彈在爆炸。我們自己的炮彈沙沙地衝過我們的頭上，到了前邊砲的一盞爆炸。同時德軍的二十幾顆彈，在我們我們的頭頂，落在我們後邊的一個小鎮上。步槍聲和壓發管的勃拉勃拉聲則時時都可以聽見。這一切弄得我們神經非常緊張。德國人和我們最近的地方，只有二百碼遠。

我們正在那兒徘徊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少尉，身穿呢壕衣，眼戴黑眼鏡——其實那天是陰天，又暗又冷——跑到我們的旁邊來說道：「我們這一連幾分鐘內就要出發去消滅一個堅強的據點。離這裏約有半哩遠。塗上房子裏也有狙擊手。你們來不來？」

我當然不肯去。隨一連步兵去作戰，那可不是延年益壽的好辦法。但是人家既然邀請我，我又有什麼法子想呢？所以我便說：「好的。」瓦頓倍克爾和卡拔也肯去。老瓦似乎從容不驚慌，卡拔的大胆則是出了名的。我竟然和這種人走在一起。我們開步走。這一連的兵士散開在前兩路的兩邊，等着軍官下令出發。我們一直走到隊伍的最前頭。我們走時，那年輕軍官介紹他自己。他是米索里州人，名字叫做奧魯翁。蕭克來來。我問他怎麼會取了奧魯翁（獵戶星）這麼一個怪名字。他說那原是文豪馬克吐溫弟弟的名字。蕭克萊是這一連的連副。連長是波士頓人麥拉夫林少尉。軍營中有一位是剛剛補充來的，到前線只有三小時。他沒有作戰的經驗，我注意到他有時連我們炮隊放的炮他都低頭躲一躲，雖然如此，但還強自鎮定。

我們周圍的兵士都長了二星期的鬍鬚。他們的制服穿得又發光又髒——這是他們登陸時穿的那種

不舒服的，掩護瓦斯所發透的衣眼。他們的人十分疲憊。他們且戰且進，全無休息，差不多已有三星期——他回憶在該天的地上，人大部分時間是濕的，神經永遠緊張，吃著冷的軍糧，看着朋友們死去。有一朝兵士與我談，差不多以敵軍的強度對我說：「你為什麼不把這一切告訴國內的人們？他們所聽到的只是勝利和一大堆的光榮得意。他們可不知道我們奪進百碼便得死一個人。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們這種發生在戰場裏的事？」

我告訴他這是我一向所說的話。這傢伙相當氣憤。他說他的部隊不曉得為什麼不調回國休息，老是去打仗。他罵我說：「這不盡然，因為還有別的部隊比第九師打得更長久，死傷得更多。人一疲憊便會遺留後子。明天你必與我打對壘了。」

我們等待到四時，當三發之傷又暗時天空突然下起雨來，慢慢弄得我們全身濕透。連副拿一張地圖走過來，說：「敵軍已佔領這一連怎樣？帶一個敵人捉獲機關槍某樣成的堅強據點。我們的軍隊已楔入地裏，但我們有現成槍去前這一條街，可還沒有人去過。這條街差不多一定是在步槍槍火之下。」

「我們這裏叫『攻法』連副說。」一小隊步槍走先。後邊緊跟着一小隊重武器，以機關槍作掩護。重武器又一小隊步槍。其後則是一小組的臼炮，以防敵方有什麼重武器。臼炮組後又一小隊步槍。殿後的是其餘的重武器。這列隊繞到敵人的後邊。我們也不知道這將運到什麼，而我也不要你上面所描第一陣，你和同一個兵營不幹？我們不前也不能。」

我說：「好。……現在不安怕了。一件事時你開始做，羅得會有害怕。最可怕的是這期。幸喜這

次的小打短打，生得突兀，我也沒有時間可以預期。

雨下得不停，看樣子要下一個下午。我們都沒有穿雨衣，晚上我們一走全身濕透。夜裏我可以回帳篷避雨，而這些士兵們可是打到什麼地方便睡在什麼地方。

我們團團要出發時，突然間有一批子彈惡狠狠地朝我們頭頂上直撲。『又是這些該死的二十耗，』連副說。『還是等一會兒。』兵士們本來都躲在牆下，現在鑽得更低一點。那些惡狠狠的小炮彈汪洋他打我們正後遺的草坡上。山坡上有個法國農夫原來在後院裏繫馬。他趕快跑進屋子裏去。炮彈落在房子的周圍。他的馬路上還有兩個德國兵和一個美國兵的屍首。我們往前幾步便看得見了。

敵人的炮停了，而我們終於奉命出發了。我們離開高牆的保護時，得在一片無掩護的空地上跳過一條小陰溝，隨後又繞過一個拐彎。兵士們一個一個跑出去。他們都是蹲下身衝過這危險地帶，好像是人猿。一過了陰溝以後，他們便竄到路邊，偶而停下腳蹲下來，休息休息。兵士們出發時，連副老是沖着他們嚷道：『現在分散開。你們不要引起人家的炮火吧？不要集做一團，每人相隔五碼，分散開，該死。』

你人遇到危險時，就有一種差不多不可以抑制的吸力，逼得你去和人家靠在一起。兵士們雖然明知靠在一起的危險，跑起來時總跑做一堆。有一個中尉早已跑了過去，他在那邊喊遠：『你們在右邊的，注意街的左邊有狙擊手；在左邊的，注意街的右邊。你們彼此盡量互相掩護。』

有一位上士對一位走過的兵士說：『你那手榴彈取出筒子來。放在筒子裏沒有用處。丟掉筒子。對啦。』

有的兵把手榴彈裝在米爾槍的槍尾。他們人人都有手榴彈。有的還有勃朗林自動來福槍。有一人拿着一個火箭筒射筒，在這些稀散的行列中，偶而夾有一位醫務兵，手裏提着一袋一袋的繃帶，左臂上有個紅十字。兵士們彼此不說話。他們只是默然走着。他們一個一個跑出去，每人相隔幾秒鐘，一點也不畏英雄。你們總以為進攻的人們又兇猛又勇敢。這些兵可是猶豫小心的。他們實際都是獵戶，模樣可像英國獵豹的野獸。他們臉上有的是嚴肅的憤慨。

我覺得他們的模樣太悲慘了。他們不是戰士。他們只是些美國孩子，一時的隱隱註定他們手執着槍，冒着雨在天涯海角一個陌生的被城裏一條死亡的路上偷窺着。他們心裏害怕，可是自己又沒有退伍不等的權力。他們沒有其它的選擇。他們是好孩子。全下午我隨着他們在一條神祕的，鋪碎石的街上偷窺走時，我時時和他們攀談。他們雖然就是不是避人不吃眼的戰士，他們還是打勝仗。主要點就在打勝仗。

現在是輪到我單獨跑過那十五步的空地。有一位兵問我可有步槍。我每次人實在走上火線，他們便問我帶槍。我說我沒有槍，通訊員不准帶槍，因為這違反國際法。兵士們以為這不大對。軍曹終於對我作手勢——差勁到極了。我屈膝縮身地跑出去，跳過陰溝，往空地上跑。上帝啊，我在這兒真覺得驚天動地。我必須在空地的正中間停下腳來，因為我前面還有一個人，得保持相當距離。我爬在一棵小樹下，彷彿這棵小樹也有什麼掩護的作用似的。

我剛剛要跑出去前，和後邊一羣兵談了起來。我正預備把他們的名字記錄下來時，軍曹便叫我跑出去。因此我等到一個多鐘頭以後，軍隊正蹲在房子後邊久等時，我又返回去記下那些兵士的名字。

當時大雨傾盆，因此官廳停了下來，把扎雷管放在廳堂上寫名字時，每個兵都舉手寫進住雨，使扎雷管不至於淋濕。

下午四點鐘天下午一小時小兒能了幾位同伴：軍曹柏黃沙（奧茨人）；兵士格羅（庫沙爾嘉州人），他的綽號是「黃沙」；兵士維克名字赫爾索，他才記得上來，兵士雷其（庫特長崎人）；分隊長雷其（庫特長崎人），他身體又高又黑，瘦得很像小兵，因此他說話的時候時常揚了一下；兵士艾利（奧茨人），他很有經驗，因為他同人頗不睦；兵士艾逸（奧茨人，奧茨人），他有三下下巴，他軍前最老，他同他住，他軍前裏面有共同火槍掛射筒的，這支武器壞了，現在在一年交換槍；兵士奧特（紐約人）；軍曹哈頓（奧茨人，奧茨人），會兩湖交傷；軍曹溫德新加坡（本登凡居亞州人），於諾曼登戰役中已有兩件紀念品，一是他鋼盔上的一柄深洞是敵軍狙擊手貫給他的，還有一件紀念品是個裝香煙的皮盒子，是一個軍醫師傅給他的。這些孩子們是第九師的老兵，大多也曾奔突巴西亞及西面里作戰。

我們進到強福，每一夜只是幾步。兵士們屈下身緊挨着街旁的牆壁走。我們周圍是一片喧鬧。我們終於來到一個不消遠。街上的房子均未炸毀，只是牆壁上偶爾有一個圓洞，竹子則全震破了，人行道上滿是碎玻璃。牆上都有幾倍敵師的電話線。這裏的老百姓大多走光了。拾廢物一個個差不多是驚駭的，就像管一層空虛中，殘剩交線是更大然而狂。氣伶伶的問問，碰的一聲關一聲關，突然間有一響聲響起下衝來，互相追逐。狗的主人頭然是跑光了，而狗兒們也變或野的。狗叫得那麼大聲，我們這叫牠們安靜下來，就心牠們會引起敵軍的注意——這恐讓亮燈包下。

這條街轉來彎去，因此我們連前鋒隊在什麼地方都看不見。但是不久我們便落到前面不遠有步槍聲，我們便繼續前進。還有德軍最嚴槍那迅速勃拉勃聲。我們停下不動相當久。我們等着時，連副決定走進我們正後邊的房子去。廚房裏是一個法國中年人和他的老婆。他們是窮人。女人手裏抱着一條黑狗，胖子朝天，就像在愛撫嬰孩似的。女人用兩頰擦着狗頭，安慰牠。狗正因為聲音鬧而嚇得全身發抖。

不久就有人傳話來說，這街上到半里外的一間德國醫院，現已肅清敵蹤。那醫院裏有許多我們的傷兵，現在他們已獲救了。於是連副，瓦爾倍克爾，卡拔和我便走上街去，可是還是貼着牆走。我沒走好遠便和他們走散了。因為我走過房屋的門口時，兵士們出聲喊我，我躲了進去，記下一兩個人名。

現在兵士們的情緒好一點了，因為還沒有死傷的消息傳下來。這一段的房子蓋得高，等候的步兵崗可以門口搭橋。我走了半個鐘頭才走到醫院，一到那邊可有與舊事了。醫院已空吾手，但是勉強得很。隔一條橫街似乎還有巷戰。我用似乎這兩個字，因為戰局實在不明。巷戰就使戰那麼混亂。這一條橫街，那邊又開一箇槍。在這些突擊崗還有長久的沉寂，間有零星的槍聲。我只看見偶然有個兵槍槍地在。敵人一個也看不見。有一半的時間我不知道戰局究竟怎麼樣，兵士們也是如此。

醫院入口再過去，相隔約有一排房子遠，有兩部美國坦克車停在街中心。兩部坦克間相隔約有五十碼。我與坦克車走去。我們的步兵躲在沿街的門口。我和前邊那部坦克遠差有五十步遠時，車上開起七十五耗大砲。這開砲聲在窄街上響起來可怕極了。玻璃從附近的窗口丁丁當當地掉下來，坦克的

間，周圍冒着煙，空條窄街都在震動發抖。坦克車繼續開炮時，我趕快躲進一個門口，因為我怕德軍會回炮。門口裏邊是一個和街道一樣高的地窖，地上是泥土，沒鋪地板。上面顯然是家酒舖，因為地窖牆邊滿滿是酒瓶的架子。架上還有酒瓶，可全是空的。

我又退回門口去，看着那坦克車。坦克車現在往後退。突然有一團黃火球打穿坦克的車底，爆炸聲極大，嚇得我眼睛自動地眨了一下。距離我不到五十步遠的坦克，已經中了敵人的炮彈。敵人的第二炮打裂坦克車邊的人行道。頓時火烟四起，但是坦克並未起火。坦克車的人立即滾出轉塔來。這事情驟然殘酷可怕，炮手們朝我跑來時，我不禁笑了起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拚命跑的人。他們連頭帶手都在拚命跑，臉上歪成長途奔跑者的歪臉。他們衝進門口來。

我和他們一同消磨了下一個鐘頭。我們換一個門口，坐在空門邊的箱子上。地上和台階上都有血，方才有位兵在這裏治傷。坦克車中彈的經過原來如下：他們向前邊一個掩護體開炮時，敵人以七十五耗的大炮回炮，弄得到處是火烟，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坦克車上的人們決定先退一退，以找可以運炮的位置，不想只退幾步便停了，因為司機一時給火烟迷瞎了眼睛。不幸車停的地方恰巧是在一條橫街的盡端。雨更不幸的，橫街上又有敵人的個掩護體。坦克停的地方正對着敵人的炮口，敵人只須一瞄準他們便完了。敵人的第一炮打中一個輪距，於是車子開都不動。他們棄車而跑便是這個時辰。他們逃出來時敵人爲什麼不開火，我可不知道。

這些遊難的坦克車手自然人很興奮，但是他們仍以興高采烈，準備再幹一下。進攻階臺第以前，他們都沒有作戰的經驗。然而這三星期來，他們車子打仗已有三次了。每次一修裏好便再作戰。這一



次可以再修理。他們的車子的名字取得很適宜，名字是「梳回來。」

這些孩子們最愁的是，他們離車時，未曾將車機閘桿。我們還可以聽見車機促促地響着。坦克的摩托身響着太長久很不好。但是他們又不敢回去開，因為車子還是正對着敵人那掩護起來的炮口。而且他們跑出來時戴的是皮帽子。他們的銅盔和步槍都還在車裏。「我們沒銅盔，沒步槍，那就完了！」其中有一個說。

這羣坦克車手，共有下列諸人：中士甘尼里，芝加哥城人，是這部坦克的司令官；上士瓦撒姆，亞拉巴馬州人，是司機；下士奧格蘭，敏尼亞波里斯城人，助理司機；中士施爾拉斯，第拉威亞州人，炮手；還有下士雷因斯，甘撒斯城人，裝炮手。最後一位年齡頂大，而且只有他一人是結過婚的。他從前曾在甘撒斯城一家大工廠當衛隊。「我做一千五百位女人的憲兵，」他笑着說。「我多麼想回去幹那差使！」他這滑稽當感的話，其餘的人都出聲談許。

司令官甘尼里要指給我看他的坦克在什麼地方中彈。事實上他自己也還沒看到，因為他一跳出車便跑上街來。炮火沉沒一點以後我們偷偷回去，爬到與坦克車差不多平行的地方，但是我們很小心，不敢把頭露在橫街的拐彎上。敵人的第一炮打中支撐輪距的那塊厚厚的鋼做的擋臂，從車邊很低的地方穿了出來。「哎呀！」甘尼里驚奇他說。「炮彈剛剛穿過車底的火藥箱！我不曉得火藥箱為什麼沒爆炸。要是火藥箱一炸，我們可就完了。那只要一下子便不可收拾了！」

街上還是空空洞洞，闕無一人。坦克車再過去兩排房子遠的地方，有一部德國軍車孤零零地停在街中心。卡車已被炸毀，車胎都已曬光了。這部卡車是我們唯一看得到的東西。看勢去，一個人影

都沒有。這有一面德軍兵向上街來攻擊警務兵。他說前邊有個人受了重傷。他的人極興奮，越喊越生氣，而警務兵不同於德兵。我們聽警務兵的話傳了下去，不久便有一個警務兵從一個門口閃出來。那與雷恩兵沖着警務兵亂戰，開始咒罵起來，於是警務兵也跑起來。他們一同跑過那南部坦克，跑了一條路，像這一間屋子的門口。

我們正對面的一個拐角上，有一個已鏽穿毀了的掩護體。那是一個兩面通街的拐角，就像美國拐角上的遮飾，只是沒有上面，而是一座鋼骨水泥的掩護體，上邊有槍洞。坦克車手把這個掩護體擊毀了，然後移車去打前邊另外一個掩護體。另外一個掩護體是在前面，相臨有一排房子邊。掩護體是建在一間房子的後邊裏。坦克車手在這掩護體時，自己受了創傷，但是在自己受傷以前，這掩護體也擊毀了。

戰事有一小時的沉寂。拐角上那第三個掩護體，並沒有人進攻。我們的第二部坦克只是稍為往退去。步兵們進入二層樓上，由窗口向橫街亂放槍，目標看都沒有看到。時有一門二十耗的大炮放了一發，震動我們附近的房子。於是我們的第三部坦克，也就用機關槍隔低矮的屋頂，對着那開炮的窗口射擊。危險的發音雖然多，但是據我想，雙方都沒有受傷。

隨後我們看到一輛德國兵走上街來，走過我剛才說過的德國卡車。打頭是個軍官，手裏拿着一支德軍旗幟上的紅十字旗。他被壓着橫街埋伏的槍林彈雨，一蹶跳過那受傷的坦克車邊，上街去歡迎德國兵。他高聲喊着前進。後來因為他會講德文，他便把他們帶到我們這邊來。有八個人在抬着兩個受傷的德軍的傷兵。其餘的跟在後邊走，抬着雙手。他們走經過我們的旁邊，朝醫院走去。這些

德園兵工廠就是守第二掩護體的。我並沒有留下來看吾軍怎麼擊毀第二掩護體。大概是我們那第二部坦克，朝前一開，掉轉身炮轟那掩護體。第二掩護體一擊毀，這一帶的敵軍，除了狙擊手外，全巴肅清。步兵們本來都躲在門口，到那時候便可以繼續推進，上橫街挨門沿戶地搜捕殘餘的敵人。

一個城市的據點真是這麼克服的，至少還是我們撲滅一個據點的經過。普通時候不一定有坦克可以幫忙，而且血也不是流得這麼少。我們進攻的據點是城裏最後的據點，我們出動時，城裏敵軍的抵抗已經在崩潰，因此守軍並不怎麼苦守。但是我們去進攻時，可不知道這一切。

## 第九章 巴黎

我本以為這次戰爭中，我永遠不會有什麼興高采烈的日子。但是我的這麼想，是因為我沒想到巴黎的解放！沒想到我竟然是這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的一部份。我們趕上巴黎自由的第一日——歷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之一。我們的進巴黎，是在一片混亂中。我們在附近一個小城鎮上等了三三天，關於巴黎的消息，每小時聽到的都不相同，傳說不一，互相矛盾。據午前傳說，我們似乎就要突破德軍的鐵圍，即將衝入巴黎，援救苦守城裏一部份的法國內地軍。午後的消息可不對了，敵軍已經有了援軍，似乎又是一個史達林格勒。我們不忍想起巴黎的毀壞，然而有時候則覺得這似乎是無法避免的。

我們畏縮地由巴黎出發那日早上，戰局便是如此混亂。我們進了巴黎邊境八哩以後。開始聽到有人在謠傳說法國第二裝甲師已經入城。我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一個法國上尉不放我們過去，我們和他爭了半個鐘頭，他才准我們通行。我們在一個花園一般的平原上走了一刻鐘，陽光燦爛，景物青翠，我們前邊和左邊的遙遠地平線上，堆積着雲塊。我們車子慢慢地開進巴黎的邊郊，不久便到了市區，立即走進了一片空前規模的繁榮歡騰的喧鬧中。

沿街滑滑着圍慶日看熱鬧的羣衆，只是這羣衆是發了瘋似的。巴黎的街道很寬，但是路邊還是擠滿着人。女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白色或是紅色裙子，顏色鮮豔的農婦裙子，髮上插着花，戴着閃耀發光的大耳墜。人人都在擲花，有的甚至擲蛇紋石。

我們的吉普車慢慢穿過人羣時，成千的老百姓湧來湧去，只留下一條窄道可以通車。發狂的男女老幼，抓住我們，吻我們，拍我們的肩頭，拍我們的身背，把他們的快樂喊了出來。我搭回吉普車，上載有合衆社的高雷爾，柏格勒爾上尉（華盛頓城人），上士皮陸（麻薩諸塞州人）。我們的臉都給人擦吻得通紅，不過樂倒是夠樂的。

有一次我們的吉普車給人羣擋住，只好停了下來。我們立即受人家包圍，羣衆抱我們，吻我們，扯我們。人人都堅持要吻你的雙頰。連美麗的女孩子也是如此。不曉得怎的，我開始吻起父母抱着的嬰孩來，我這樣簡直像是討人家歡喜的政客。和已經好幾天沒刮鬍鬚，我的鬍鬚灰白，我又禿頭，這都沒有關係。終於有些法國人對我們說，城裏還有狙擊手，因此我們又戴了鋼盔。

老百姓看模樣吃得好穿得好。街的兩邊是一排一排綠樹和現代建築物。所有的鐘子都因為慶祝而關門。腳踏車極多，再加上軍隊的坦克和吉普車，那一定壓壞不少人。

一個又瘦又高的快樂的女人，身穿淺褐色的袍子，朝我們的吉普車跑來。她講純粹的美國話。她是海崙·卡唐夫人，在巴黎住了二十一年。她自從一九三五年以後，未回過美國。她的丈夫原是法國陸軍總部的軍官，曾做德軍的俘虜二年有半，現在已經放回了。現在他和她在一起，身穿平民服。據她說，她的兩個孩子是惟一在巴黎度過全部戰爭時期的美國孩子。

我們由白蘭安街及笛奧良街入巴黎。我們心裏有點害怕，但是我們以為只有人羣的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危險。但是我們終於給街上的老百姓阻住了路，而在人民的喧鬧聲上，還聽得見不過的地方

有爆炸聲——德軍在守着塞因河的那一邊，想把橋樑炸毀，隨後街上有機關槍的答答聲，頭頂上又着戰場上那種高速度炮彈的噹噹聲。我們這些久經戰場的，有的趕快低頭躲避，但是巴黎人只是哈哈大笑，繼續鬧下去。

我們在巴黎的第一個鐘頭，最深入的地點是上議院的附近。有些德國兵被圍在上議院裏，拚命開槍。因此我們只好在附近找旅館開房間，旁的人在打仗，我們可以寫作。德國遠在城中心沿塞因河作戰，但是他們只有死路一條。城裏已經有一全師法國裝甲師，而美國軍隊又在源源開入。

巴黎被解放時民衆的狂歡，旁的隨軍記者已經寫得盡詳盡細。他們在最初幾天所報導的已經夠多，我也沒法子再多寫。實際上我們大多如受洪水泛濫，不知所措。我自覺得完全沒有報告它的能力。巴黎的解放是些麼偉大，我要寫它，自覺不配。我不曉得從何說起，說什麼才好。你寫下來的文字，柔弱到魯鈍的地步。也不是只是我一個人有這種感想，我聽見十來位通訊員都是這麼說。我們大多覺得不能夠把我們這時代最可愛，最光明的事實，充份地描寫出來。也許是因為我們好久沒看到什麼光明的，因此不習慣了。

不管怎的，那一天我們在巴黎的幾個美國人，從午夜二時到夜裏十時，老是給人家吻，老是給友愛的人牽拖着拍着，弄到後來我們也不曉得入到了什麼地方。人人都吻我們——小孩子，老太婆，大人，美麗的女郎。他們跳着，叫着，推着，簡直是發了瘋。他們在你身上到處別上明亮的小旗子和徽章，業餘的攝影師替你拍照。他們往你的吉普車丟花和善意的番茄。有一個小女孩子甚至丟一瓶蘋果

汗灑到我車上來。

我們開車經過時，一大堆的人拍手歡呼，好像是在戲院稱讚什麼表演似的。我們在吉普車上的人，以微笑回禮，弄到後來我們的笑變成呆板的露齒笑。起初我們也是揮着手臂回禮，後來手臂酸痛，只好搖搖手指。我們老是握手，後來手都抓破了。只要我們的吉普車一停，立即人羣一湧而上。那些湧不上車來的，飛吻給我們，我們也飛吻回禮。

他們唱歌。他們唱非常好聽的法國歌，我們從未聽見過。他們也唱「第拍拉雷」，「馬蒂朗」，「在那邊」這些第一次大戰的舊歌，以及「馬塞曲」。我們走過時，法國警察向我們規規矩矩地行禮，但是臉龐上是微笑。我們前邊的法國坦克車，在人行道邊停了下來，立即受了包圍。

隨後不曉得人類怎麼老是起了這個怪念頭，想叫人家簽名。簽名的運動始自第一天晚上，到了第二天，已經擴大到不可相信的地步。人人都要每個兵士的簽名。民衆塞着扎記簿和紙頭給我們簽名。這情形簡直像好萊塢。第二天有個女人。有一大疊整齊的小白條，一共至少有三百張，請人家簽名。

解放日的天氣好極了，第二天也是如此。前兩天陰天又下雨。但是在解放日，天是一片清藍，陽光明亮溫暖——一個十全十美的日子來慶祝這十全十美的大典。

第一天下午，只有入城的大街還開放通行，擠滿着人羣。橫街用繩子圍住，闕然無人，因為那裏還有德軍的小防禦工事及狙擊手。

巴黎以美女聞名，果然不虛傳，女人們的打扮得煞是迷人。她們的頭髮梳得怪，衣着服飾極富想像力。他們在這可愛的溫暖的季節，穿起顏色鮮豔的衣服，因此與旗幟的街道一樣滿這些巴黎女人，顏色鮮豔奪目，使得世界旁的東西都顯得暗淡無光了。一個兵士說得好，入巴黎時最大的快樂，是看到人又穿起顏色鮮明的夏天衣服。

巴黎像任何大城市，也有骯髒不好看的人民。但是這些又醜又醜的人，也是有情感的。合衆社記者高雷爾給一個全世界最儂最醜的女人抱住接吻。但是我得加一句，因為高雷爾的人長得漂亮，因此年青美麗的女郎來擁抱他的，也比我們多。

有一個滑稽的小老太婆，她的人太矮小，要和軍車上的人接吻，不夠高度。第二天她身邊帶有一個活梯，車子一停，她便爬上活梯去和兵士們擁抱，說笑，接吻。

第二天和第一天有點不相同。最初解放的幾個鐘頭，你可以感覺到人民的驚喜交集，感激流涕，差不多像是野獸本能的反應。他們吻着你的時候，有的真的在哭，一邊掉淚一邊喊道：「高謝你們，噢，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來！」

第二天可是一個特地佈置的慶祝日。大家事前預備好參加的。你看得出來女人們打扮得特別漂亮。老頭兒掛上勳章，孩子們則洗了又洗，擦了又擦，穿上星期天的好衣服。於是人人都下筆城來了。到午後二點鐘時，接吻，喊叫，簽名，拍手，已經到了差不多叫人吃不消的最高峯。又是那片自由而可愛的巴黎的喧鬧。身逢盛會，快樂至極。



我們從巴黎的南邊開車入城時，沿途看見成百的巴黎人——都是雜民和從假期回來的——在坦克和大炮間，騎着腳踏車回家。

有些法國人真使我們這些神經質的人顯得可笑。每部戰爭電影都應當有一個漠然不關心的法國人，一個法國式的車別林，一邊是些緊張的兵士，可蹲伏溝子裏，躲在矮牆後開槍。在這緊張局面中，大踏步地走出一個法國人，身穿靛色的藍工作服，頭戴法國輕帽，嘴上牢根快燒完的烟支搖搖擺擺地從兵士們的旁邊走過。自從進攻歐洲大陸日起，這種事我親眼看過四次，我每一次都禁不住笑起來。巴黎還在作戰時，人民便是這個樣子。騎腳踏車的老百姓有時停下來，一支腳踏在人行道上，看着同一排房子間的打仗。

法國第二裝甲師以危險的速度衝入城時，我注意到一部坦克車上的司令官，眼上戴着護目眼鏡，在抽着一支雪茄。有一部卡車上有一位兵，吹笛自娛。許多坦克頂和卡車頂還有狗兒，一同上陣作戰。

而在這一片荒唐的，虛曠的行伍間，又夾雜着人民在推着嬰孩車，車上堆滿各種的行李，有的人提着手提箱在走；有的在騎腳踏車，車上裝着非常沈重的東西，要發下來時，非有人幫忙不可。

而在這一切的中間，還有一部有前後座的腳踏車，上邊是一個男人和一個美麗的女人。他們倆都穿着靛色的藍短褲，好像在消磨假日似的——他們無疑的是在消磨假日。

於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巴黎下半城的人行道上，到處停有坦克車。這些坦克車都是法國兵開的，每部坦克車立即成爲一種社交的中心。小孩子們爬上坦克，有如蒼蠅的蟻集。穿白衣服的女人，爬上去吻駿孔慌憐的兵士。第二天大清早我們看見一個女郎睜眼惺惺地從坦克的幫塔裏爬出來。

裝甲的法國兵都穿美國軍裝，他們的配備都是美國的。因此大多數人初看到我們，以爲我們也是法國人。後來他們覺得迷惑不解，便問道：「英國人？」我們就說：「不是，美國。」於是對方小叫一聲，多吻我們兩次。

我們每次停車的地方，總有一個人會講英語。他們向我們道歉，說不能請我們坐他們穿去喝一杯，因爲茶裏沒有酒了。他們總是說：「我們等你們好久好久了！」這好像是一支歌的腔句。

有一位老紳士說，他們等我們到法國來等了好久，可是一來可來得快。他說法國人以爲我們登陸後至少要半年才會打到巴黎。

我們這些隨軍記者都想參加巴黎的解放，因此我們放棄作戰的軍隊有好幾天。我們這些記者人數太多，連我們自己那覺得好笑。照我想，於解放日入巴黎的戰地通訊員，不管是敵軍投降以前，或以後，總共至少有兩百人。陸軍已經事先替我們選定一間大旅館，巴黎德軍「投降，立即徵用。但是第一天天未黑前，那大旅館便已住滿記者，因此軍隊只好再替我們徵用對街另外一間大旅館。

我們作戰這麼久後，旅館的生活似乎有點奇特。我們的房間是拐角上的大房間，有安樂椅，有一張懸床，一間浴間，又有女婢聽差侍候。白天的時候沒有電，熱水隨時都沒有，沒有飯堂也沒有麵

吧，除此以外，旅館的一切大概一如平時。

我入坐在安全的牆壁裏寫作，偶然抬起頭望望滿街快樂的人羣，真不容易相信巴黎打過仗，更不容易相信這等還存着。

總之估價的四年中，巴黎的衣冠稀少，但是說人民快要餓死，那顯然是不真實的謠傳。諾曼第那一帶的農人，人人似乎身體健康又吃得好，我們總是說：「嗚！鄉下人總是吃得最好的，等到我們到巴黎來探聽。在巴黎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受苦。」

這黑暗的四年中，巴黎的人民自然是受苦的。但是我不相信他們身體上的受苦，不至於到我們所

想的那種程度。  
他們不但受着極大的經濟限制可憐，穿得又舊又破。事實上他們現在的摸樣，定和和平時代底差不多。但解脫痛苦只有很少食糧。飯館不是完全關門，便是只賣最簡單的點心——咖啡和三明治。至於他們所穿的，更不用說。其實是大麥熬成的，是天下最難吃的東西。法國這四年來只喝這一種咖啡。不過只要到巴黎，雖是小城鎮，你就可以吃到雞蛋，還有肉吃麵吃。食物不是沒有，只是交通困難，沒法子運到巴黎。

我請到巴黎時，街上幾乎沒幾汽車。我們第一天碰到一位因居巴黎四年的英國女郎，乘我們的吉

普車走一撥路。她與彼得好像是個小孩子，誰還是她四年來第一次乘汽車。我們告訴她這不是汽車，是吉普車，但是她總說，在她還是汽車。

除了軍用車以外，我們那時還看得幾部法國平民的汽車，只是這些平民軍皆已徵為軍用。車子的擋泥板上，車頂，及車邊，都漆有綠草的白字：圖一（法國內地軍的縮寫）。

德軍除了在最後幾星期搜括外，平時的紀律相當好，但是法國人還是實在厭惡他們。有一位女人對我說，德軍初來的起星期還好，以後便變成傲慢的。巴黎人民的對於德軍，只是容忍而已，別無其它。

德軍於後來戰局越來越絕望時，對於法人抵抗運動的領袖，果實採取中古時代野蠻的刑法。但是巴黎大多數的人民——那些不管誰家都是一樣的普通老百姓——日子過得並不太難過。普通巴黎人的恨德軍，只是因為他們聽到些氣憤不過的事，同時又因為駐軍太傲慢，太盛勢凌人。

我們第一天夜碰到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到巴黎人民對於德軍的感想。我們那天夜裏寄住在一個家庭式的小旅館。房東太太帶我們上去看房間。一個嬌小伶俐的法國女婢跟着她上去。

我們正在看房間的時候，房東太太打開一個衣櫃，裏邊架子上邊有一頂德國兵忘記帶走的軍帽。房東太太用手指尖檢它起來，伸直着手臂拿得遠遠的，做一個鬼臉，把它擡在一隻椅子上。

那小女婢可提起她美麗的腳出力一踢，把它踢到房間的那邊去。

幾天後，我們這些通訊員離開巴黎，重隨軍隊上戰場。在巴黎我們三個月來第一次睡在床上，在鋪地氈的地板上走路。這是個美麗的經驗，但是因為某種變態的原因，我們的人一回到戰場，睡在帳篷裏的行軍床上，以蘋果樹爲窗幔，以青草爲地氈，我們心裏就有了一種大的安慰。

合衆社的高雷爾當時和我在一起，他對我說：

「這說來諷刺，我們必須回到軍隊裏來才找到和平。」

巴黎的歡樂優美及大都會化，總有點刺激我們的神經，因為我們作戰幾年來的經歷，適適相反。由此可見我們如要回到和平時代的正常生活，必須慢慢地來，不要太突兀。

論功勞最應當看到巴黎的美國人，恐怕又是要等到最後才能看到，說不定還永遠看不到。我的意思是說那些作戰的兵士。只有一旅美國步兵和一個偵察隊真的入了巴黎，入城後又匆匆出城作戰。那最先待在城裏的人們都是非戰鬥員，例如心理戰衛員，民政員，宣傳員，記者等等。我好幾次聽到後方勤務部的兵員說，法國人因爲巴黎的解放，對着他感激地歡呼接吻，他自覺得有點慚愧，因爲那畢竟是破陣的人，那爲巴黎的自由，打開路的人，還在城外作戰，全無享受接吻與歡呼的機會。但是這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的。

(完)



## 譯者後記

本書譯自一九四四年美國版的初版本，原書名 Brave Men，共三十五章，記錄盟軍一九四三年六月的進攻西西里島，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巴黎的解放。作者原係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書中內容皆由其專欄，併湊而成，洵爲此次大戰中最優秀的報告文學。現選譯書中九章，以敬告諸國人。九章文字，除一二小地名外——如某街某門牌——悉係全譯，以保持原文風格。

作者恩尼·派爾(Enie Pyle)不幸於本年四月殉難於大琉球島，美國總統及海陸軍部長等親發悼文，備受哀榮。作者生前的專欄，每星期在美國三百一十家報，(發行數共達一千二百二十五萬五千份)刊載六日，報告其隨軍見聞，因其專寫平凡的士兵生活，獨創一格，極受人民歡迎。作者第一部書名「這是你的戰爭」(Here Is Your War)，收錄其在北非及突尼西亞戰地通訊，現已構成電影。本書出版，銷路更廣，於本年春季，在全美國最暢銷書中，始終佔非小說類的第一位。

派爾的寫作，不但深受美國大眾的歡迎，而且又有相當文學價值。現譯名小說家史迪倍克的評語，以作跋文的結束。史坦倍克說：「現代戰爭其實有兩種，彼此間沒有多大關係。第一種戰爭是地圍，後方勤務學，戰役，彈道學，軍圍，師圍等等的戰爭——這是馬歇爾將軍的戰爭。第二種戰爭是普通士兵的戰爭。這些兵士們想家，嗜睡，談諧，粗暴，在鋼盔裏洗襪子，埋怨飯菜的不好，向阿拉伯或是任情當地女孩子吹噓吊膀子，以一種幽默，尊嚴，而勇敢的姿態，混過這空前卑鄙醜惡的戰

德

出

們

一五六

爭，這種戰爭是恩尼·派爾的戰爭。關於第三種戰爭，旁人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一寫起來，可文比任何人都好。」

林 疑 今 一九四五年五月





# 勇士們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初版

基本訂價：

著

者

美 Ernie Pyle

譯

者

林 疑 今

發

行

人

孫 伏 園

印

刷

者

南 方 印 書 館

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

分發所行

重慶	重慶	重慶
美專	美專	美專
校街	校街	校街
九十七號	九十七號	九十七號
成都	成都	成都
林森路	林森路	林森路
聯營書店	聯營書店	聯營書店
西安	西安	西安
南院門	南院門	南院門
聯營書店	聯營書店	聯營書店

# )  
449928

# 449 8



基本定價  
現售實價  
—— 幼料紙本 ——